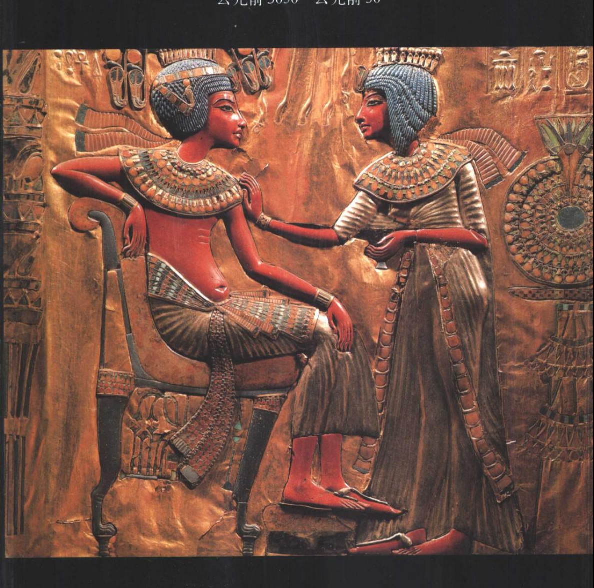
生活在遥远的年代

尼罗河两岸

古埃及

公元前3050～公元前30



埃及传说，起初，洪水滔滔，包被世界，大地阴霾笼罩，无动无息。忽然，一朵荷花奇迹般浮出水面，花瓣中，太阳像只金色的鸟儿冉冉升起；洪水退去，温暖的阳光呵护着大地上幼弱的生命。

——摘自《尼罗河两岸·古埃及》



ISBN 7-80603-593-1
Z·169　定价:64.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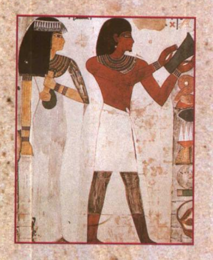
生活在遥远的年代

尼罗河两岸

古埃及

公元前3050～公元前30

聂仁海　郭晖　译



山東畫報出版社　中國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尼罗河两岸·古埃及 /[美]时代－生活图书公司编著；
聂仁海，郭晖译.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9
（生活在遥远的年代丛书）
ISBN 7-80603-593-1

Ⅰ.尼…　Ⅱ.①美…②聂…③郭…　Ⅲ.埃及－古代史
－前3050～前30－通俗读物　Ⅳ.K411.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52379号

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字：15-2001-54

书　名　尼罗河两岸·古埃及
编著者　[美]时代－生活图书公司
译　者　聂仁海　郭　晖
出版者　山东画报出版社　[illegible]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编务室（0531）2060055—5420
　　　　　　市场部（0531）2906847（传真）
　网　　址　http://www.sd-pictorial.com.cn
　　　　　　http://www.sdhbs.com.cn
　电子信箱　webmaster@www.sd-pictorial.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厂　　址　山东省临沂市解放路76号　邮编 276002
版　次　2001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1年9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16开（787×1092毫米）
　　　　12印张　263图　98千字
印　数　1-3000
ISBN　7-80603-593-1/Z·169
定　价　64.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生活在遥远的年代

尼罗河两岸·古埃及

拉美西斯三世同前几任皇帝一样，妻妾成群。后宫中满是美丽的埃及佳丽和异域的公主。

尽管她们给了君王们无尽的欢娱，但是也会给他们及其继承人带来灾祸。拉美西斯统治的第32个年头，他的一位王妃密谋暗杀他，并立自己的儿子为王，废黜指定的继承人。经过精心谋划，这位王妃联合了后宫中其他一些妃子以及她们的卫兵，甚至包括法老的一些亲信，共同采取行动。阴谋者们很清楚，如果一旦失败，等待他们的惩罚将是死亡，但是他们的计划还是进行了。他们决定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置拉美西斯于死地，即便是借助魔法。

《尼罗河两岸·古埃及》是时代－生活图书公司为您推出的世界历史丛书《生活在遥远的年代》中的一种。本卷讲述了关于拉美西斯的各种令人胆寒的故事，以及古埃及人的神秘而真实的生活。尼罗河孕育了古埃及灿烂的文明，昌盛达3000年之久。这一切都激发了我们无比的想象力。恢弘的金字塔，巨大的庙宇，沉思的斯芬克斯像……它们总是令我们惊叹不已。然而更令人称奇的是那些人工留下的物品，虽然古埃及人并不期望让别人看到：成卷的草纸，陶器的碎片，以及座座墓冢……正是它们，在诉说着建造者们的故事，他们建造的雄伟作品美化了埃及大地。

本书通过古埃及人的眼睛展现了埃及的历史，作品运用当时的艺术和个人叙述，对各个阶层的人民的日常生活作了非常细致的描绘。比如书中记述了一位住在代尔迈迪那村的一个性格多变的石匠兼工头帕尼布的故事，他率领一群手工艺人在国王谷修建并装饰皇家墓穴。书中还讲述了一个独立自强的妇女瑙纳克特的故事。她养育了八个子女，但是有几个子女不孝，她于是把他们在遗嘱中除名，并告知他们这样做的理由。交织在这些故事中的还有关于人们日常生活的细致描述，记录了他们的食品、服装以及他们对于生活、爱情和来生的看法。例如，书中有一位生活在公元前20世纪的名叫戴婻的妇女，她的丈夫极端自私，只关心自己，她苦苦劝他从善。戴婻的女仆病倒了，很可能死去，而身为牧师的丈夫胤德弗却无动于衷。绝望之下，戴婻给他写了一封请求信。胤德弗没有及时给妻子回信：他死了。但是死亡不能作为不尽家庭义务的借口，戴婻希望胤德弗在读到她的信后，履行他的职责。信写在盛满食物的红陶碗上，摆放在他的墓室里。

为编纂这套丛书，时代－生活图书公司的同仁们饱览了学者、旅行家、博物馆和大学的藏品，不但给每一本书都配了丰富的艺术品和工艺品的插图，以期编写的故事能够惟妙惟肖地再现逝去的生活，还绘制了各种各样的地图、城市和建筑物的复原图，以期重建故事发生于其中的整个世界。开卷的概览，是一篇有深度的史论，配以大事年表，让你首先对所述时代的概貌了然在胸。叙述力求引人入胜，不落俗套。每一处细节，每一个形象，每一桩轶事，每一件史实，都会让你耳目一新——感受到那遥远年代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

丛书总审：陈学振
责任编辑：焦冬梅
翻　　译：聂仁海
　　　　　郭　晖
装帧设计：李海峰

生活在遥远的年代丛书

封面图片说明

这是一个动人的夫妻恩爱场面。图中安赫赛娜蒙王后正为她挚爱的丈夫图坦哈蒙国王用香水施涂油礼。这一场景刻画在金质王座的后嵌板上，是在国王墓中发现的许多件镀金物品之一。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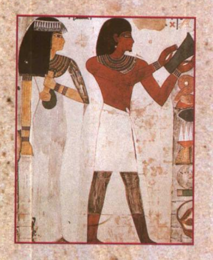
生活在遥远的年代

尼罗河两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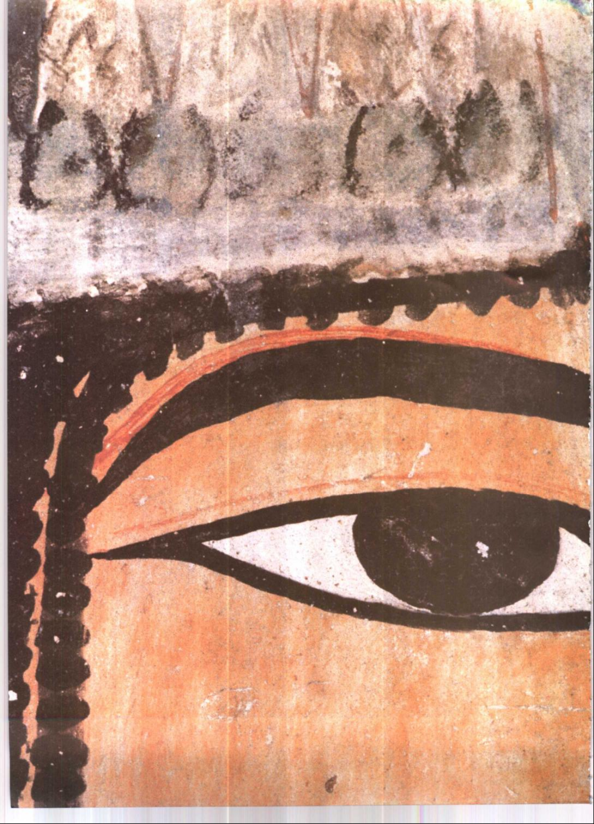
古埃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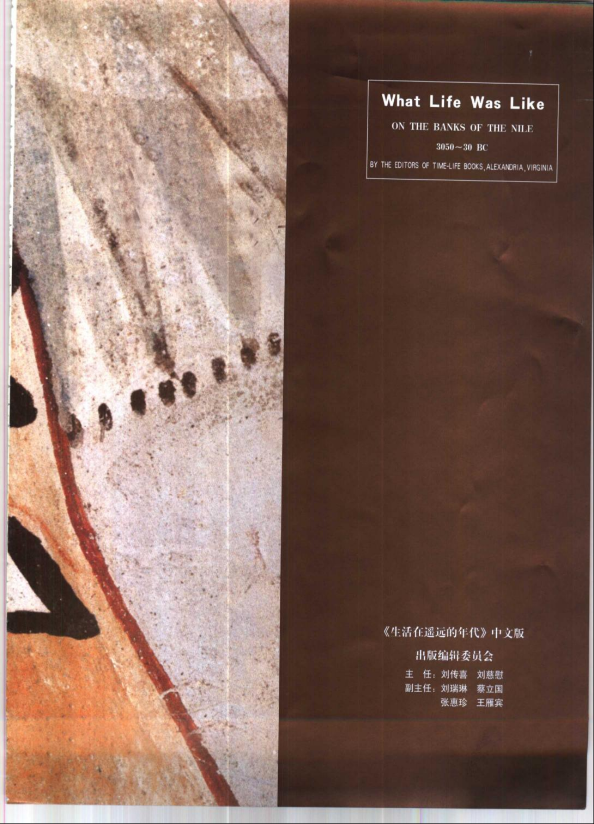
公元前3050～公元前30

聂仁海 郭晖 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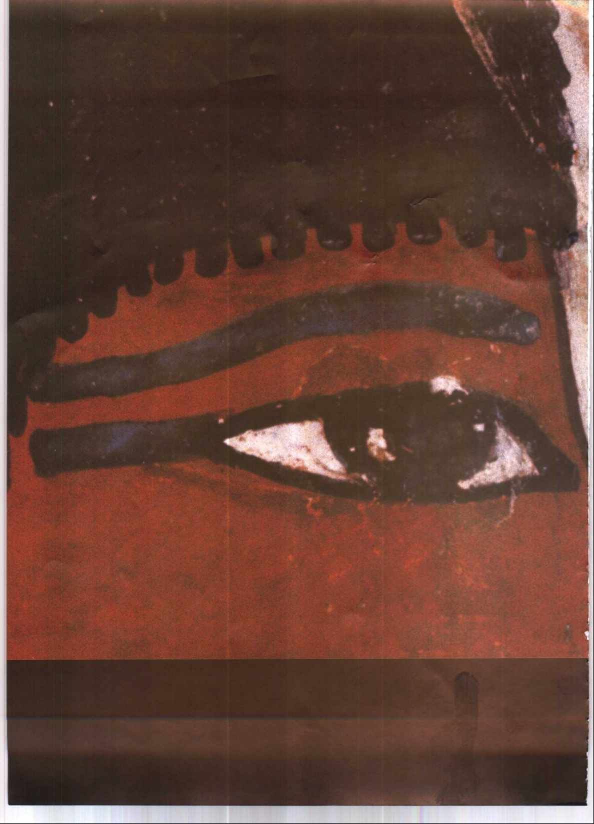


What Life Was Lik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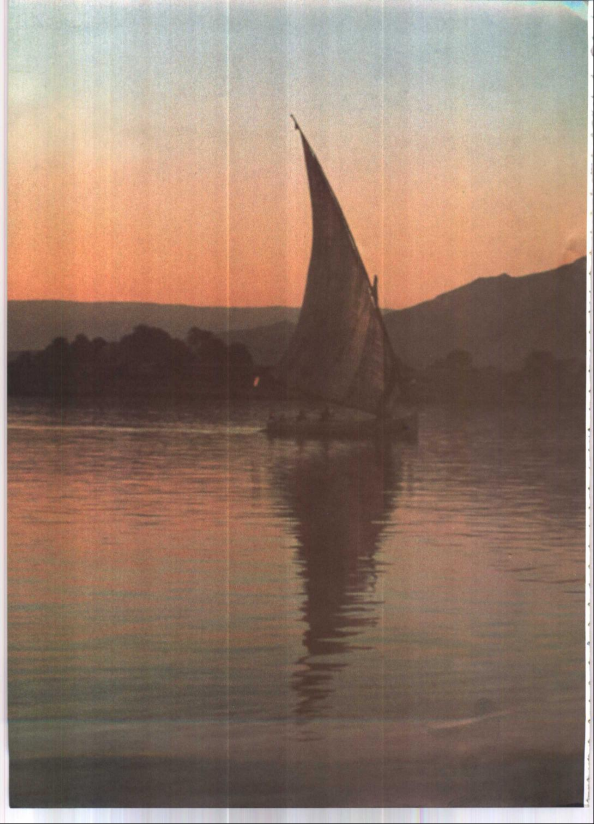
ON THE BANKS OF THE NI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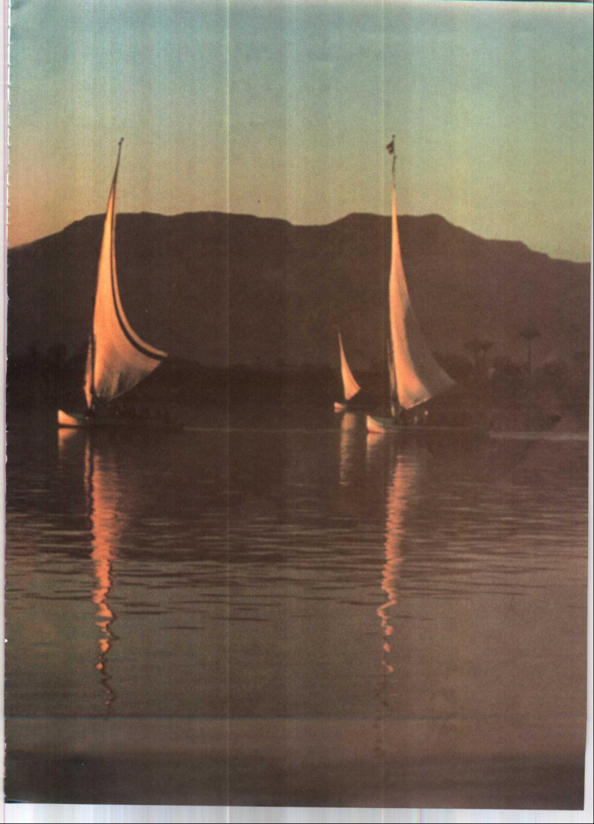
3050～30 BC

BY THE EDITORS OF TIME-LIFE BOOKS, ALEXANDRIA, VIRGINIA



目　录





三千年辉煌

纳尔迈

每年夏天，尼罗河水漫过河岸，溢满干涸的大地，古埃及人又一次目睹了造物的奇观。埃及传说，起初，洪水滔滔，包被世界，大地阴霾笼罩，无动无息。忽然，一朵荷花奇迹般浮出水面，花瓣中，太阳像只金色的鸟儿冉冉升起；洪水退去，温暖的阳光呵护着大地上幼弱的生命。自此，每当尼罗河水退去而迎来耕种季节时，人们便拜倒在太阳神瑞和他在地上的化身、自称拥有神力可保臣民丰衣足食的法老的脚下。

像地球一样，埃及诞生于阴霾混沌时期。5000年前，拨开云雾整顿乾坤的统治者或许有神相助，但他们也有许多障碍要扫除。尼罗河沿岸实际有两个王国——南面是上埃及，位于悬崖峭壁环抱的绵长河谷和沙漠一带；北面是下埃及，占据着宽阔湿软的尼罗河三角洲（参见15页地图）。在三角洲，居民散布在沿河的许多地方。相反，在上埃及，尼罗河是村民们相互交流的惟一大动脉，这样也给政治的巩固带来许多



本大事年表从埃及统一诸王朝到罗马人入侵为止。大变动时期如第一、第二中间期，个别王朝有重叠现象。

蝎王时期　埃及人开始使用象形文字记录日期、事件和统治者的姓名（见上方页边的空白处）。

纳尔迈的征战统一了上下埃及，这块石板记录了纳尔迈的功绩：他头戴上埃及的王冠，在鹰神何露斯的帮助下征服了敌人。

头戴镶有两根金羽象征王权的王冠，何露斯登上他作为上埃及统治者保护神的宝座，并成为统一王国的最高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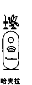
便利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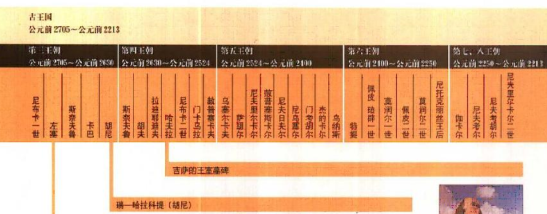
公元前3100年，上埃及受来自耶拉孔波利斯（一译希拉康坡里）镇统治者的控制，他们忠于何露斯——一位长着猎鹰头的神，与太阳神几近一体。上埃及的国王开始征服三角洲，要一统天下。这些统治者的最后一位纳尔迈王将他的名字和功绩刻在了一块精致的石板上。他的后人阿哈（亦名美尼斯）在孟菲斯建立了新都。该都位处尼罗河口与三角洲汇合处，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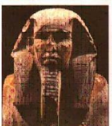
阿哈和他的后裔一同建立了最初的王朝，并统治埃及长达3000年之久。每个王朝都由一系列有亲缘关系的法老构成，又因无嗣法老的去世或王室外篡权者的得逞而覆灭。据传说，阿哈一次外出狩猎时被一头河马驮走，而他的王位遂由其后代继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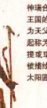
两王朝最初的法老巩固了政权，为建立长期稳定的古王国铺平了道路。那时，埃及人已经创造并使用了象形文字，将智慧与知识代代相传；召集远方人力修建工程或进行军事远征，显示了他们卓越的管理才能；高大的墓碑上绚丽的艺术作品，则表现出他们对来世生活的热切向往。这些贡献使他们的文明跻身于世界最为悠久灿烂的文明之林。


胡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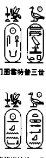

哈夫拉




左塞，下巴上戴着法老仪式胡，开辟了石立墓碑工程的纪元，建筑阶梯式金字塔存放其遗体，为真正金字塔的到来谱出前奏。


何露斯与太阳神瑞合为一体，古王国的法老们敬其为天父。这两神一起称为瑞—哈拉科提或瑞—何露斯，被描绘成猎鹰头顶太阳圆盘的神像。


胡夫之子及王位继承人哈夫拉，也是大金字塔的监造者，在吉萨建造了他自己的金字塔和240英尺长的斯芬克斯像，该像下为狮身，上为哈夫拉的面像。



门图霍特普三世

塞格嫩拉泰二世

称为神之王的法老们雄心盖天，渴望死后一统天国。这种雄心在第四代王朝时达到顶峰，当时胡夫法老在世，他命令在孟菲斯附近的吉萨修建大金字塔，准备将来把自己的木乃伊存放在塔内。这座金字塔根据第三王朝的方案，动用了2300万块巨石，成千上万名工人，历时20年建成。一篇祭文中写到，这高大的金字塔可使死去法老的精神“像太阳神的眼睛升上天堂”。在该塔附近，胡夫的后人又修建了两座较小的金字塔和凝神沉思的斯芬克斯雕像。

最终，古王国的法老们似乎丧失了神赐的保国富民的神力——部分原因是埃塞俄比亚的雨季雨量减少，尼罗河缺乏水源，减少了农业的产量。人们的希望在烈日下萎蔫，对神之王的信心也逐日减弱，地方官僚在无形中增长了权威。随之而来的是一段时期的内乱，史称第一中间期。“我来诉说这段内乱。”许久以后的文字记载了一位埃及人的讲述，“发生了这些不该发生的事。”这段动荡时期一直持续到来自南部底比斯的统治者控制上埃及为止，经过与北部诸王的交战，武力统一了全国。

至此开始了中王国时期，该时期目睹了第十一、十二王朝的法老们重获古王国先辈们的王权。一些法老精明、经济，他们

时期	王朝	国王
第一中间期 公元前2213～公元前2061	第九、第十王朝 公元前2213～公元前2035	莫伊伯、科提、莫里卡尔、伊提
	第十一王朝 公元前2134～公元前1991	门图霍特普一世、伊涅特夫一世、伊涅特夫二世、伊涅特夫三世、尼布赫泊特尔、门图霍特普二世、门图霍特普三世、门图霍特普四世
中王国时期 公元前2061～公元前1668	第十二王朝 公元前1991～公元前1784	阿门内姆哈特一世、森乌塞特一世、阿门内姆哈特二世、森乌塞特二世、森乌塞特三世、阿门内姆哈特三世、阿门内姆哈特四世、塞布科尼夫露王后
	第十三王朝 公元前1784～公元前1668	116年里65位国王在世
第二中间期 公元前1668～公元前1560	第十四、十五、十六王朝 公元前1720～公元前1565	尼赫西、希克索斯国王们包括卡亚、阿泊菲斯、哈姆迪

明眼之棺（莫伊伯）

金字塔工程稍歇，其他安葬措施却变得繁复起来，创造了扁眼棺以让死者西望落日，即瑞的王国。

饥荒期（莫里卡尔）

干旱和饥馑实是埃及的政治社会混乱之果，这一时期亦为后人所名：第一中间期。

门图霍特普二世

这位以统治底比斯为基础的统治者武力恢复了埃及的统一，建立中王国，标志着一段时期的和平与繁荣：巩固了法老作为神之王的地位。

何露斯运星（阿哈—美尼斯）

布恩的城堡（阿门内姆哈特一世） 内部的稳定使得十二王朝的法老们得以积蓄兵力发动攻打努比亚的战役，在那里埃及军队修建了庄严的城堡，布恩的城堡即是一例。

希克索斯人的王冠（阿泊菲斯）

希克索斯人的王冠（阿泊菲斯） 埃及又转入第二个中间期，从东部来的入侵者称作希克索斯人控制了三角洲，并在阿乌里斯佩戴自己的王冠，在那里出土了上图所示的王冠。

居然用泥砖为心，用从先王那里窃取的巨石为壳修建金字塔。他们向南搜敛新的财源，王军长驱，开到努比亚并修建了城堡。一位第十二王朝的法老吹嘘他的努比亚之征时说：“我掳走他们的女人，我掠走他们的臣民，毁了他们的壮牛。”

后继王朝的君主们此时面对北方部落的挑战，北部自东而来的移民大量涌入三角洲。最终东部来的称作希克索斯人或“外国统治者”的头目夺取了三角洲的政权，强迫上埃及的底比斯君主们向他们进贡。这个分治时期，又称作第二中间期，后世埃及人认为该时期是后来居下，黯淡无光。但希克索斯人给上埃及带来了新技术，包括铜制武器和战车，使后来的埃及更强大。

底比斯统治者不服希克索斯人的统治，着手复辟。南部的军队再次开入三角洲，征战后划地而治。底比斯的阿赫摩斯一世取得了与希克索斯人交战的最终胜利，宣告了新王国成立，这使得埃及的王室权威和辉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十八王朝包括一些埃及历史上最令人难忘的人物：哈赦普塞特，作为女性她成功地充当了传统上只有男性担当的法老角色；图斯莫西斯三世，从哈赦普塞特的影子里走出并显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阿蒙霍特普三世，他外


阿赫摩斯一世


哈赦普塞特


图斯莫西斯三世

新王国
公元前1560～公元前1070

第十七王朝
公元前1668－公元前1570

底比斯的王君们包括
塞格嫩拉
涛二世
卡莫斯

第十八王朝
公元前1570－公元前1293

阿赫摩斯一世
阿蒙霍特普一世
图斯莫西斯一世
图斯莫西斯二世
哈赦普塞特
图斯莫西斯三世
阿蒙霍特普二世
图斯莫西斯四世
阿蒙霍特普三世

阿赫摩斯一世的战斧

底比斯的阿赫摩斯一世的宝物中包括这柄礼仪战斧，底比斯人在它的麾下向希克索斯人发动了一系列战役，赶走了希克索斯人，夺回了努比亚领地。他的成功将新王国引向独立稳定时期。

阿蒙神庙（阿蒙霍特普一世）

阿蒙神在其神庙里有时被绘成公羊的模样，在其膜拜中心底比斯被供为埃及最高神，这种膜拜成为新王国仪式的核心。

图斯莫西斯一世的国玺

图斯莫西斯一世是埃及马上皇帝之一，统帅一支军队包括战车队，就像国玺上镌刻的那样，扩张了埃及王国。

哈赦普塞特的斯芬克斯

哈赦普塞特作为她年幼养子图斯莫西斯三世的摄政王，充当了法老的作用，在这座斯芬克斯像和其他墓碑中将自己雕成须眉君王。

图斯莫西斯三世

图斯莫西斯三世双手托着作供品的酒坛，率兵远征赢得权威，继承了哈赦普塞特的法老位。

露克撒神庙（阿蒙霍特普三世）

位于底比斯的露克撒神庙供奉着阿蒙，在十八王朝诸王的授意下神庙修缮得既大又雄伟，诸王都自称阿蒙转世，并通过资助僧侣扩大寺院来供奉阿蒙。

阿蒙霍特普三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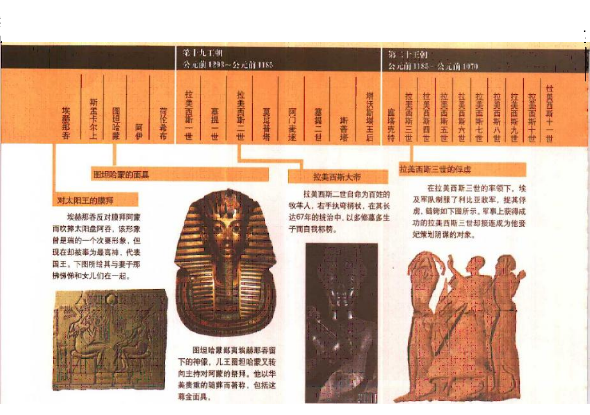
埃赫那吞

拉美西斯二世

交上采取联姻、政治上长期和平统治和修建墓碑都标志着埃及的繁荣富强；阿蒙霍特普三世的儿子埃赫那吞，宣布自己是新太阳膜拜的大神父，供奉太阳盘阿吞；还有儿王图坦哈蒙，以他闪闪发光的随葬品而获得永世的名望。

王国的财富不只限于宫苑，在这段时期，神庙发展得更大更奢华。僧侣操持铺张的仪式，工场仓库里堆放着农民们辛勤耕耘的收获，这些粮食留出专为敬神。这些神中最著名的要属阿蒙，他有时以公羊的模样出现，而其内心却总令人难以捉摸和描述。阿蒙原为底比斯的保护神，常使出身该地的十八王朝的统治者们倍感亲切。但底比斯的君王们懂得将古代传统膜拜的太阳神瑞和阿蒙的膜拜结合起来（就像早期的君主们将他们对何露斯和先人们对瑞的膜拜结合起来一样）。一种推断认为，对阿蒙－瑞的膜拜占去埃及十分之一的土地，并由9万僧侣和劳动者照料40家工场和40万头牲畜。

大体上讲，埃及的一切都属于法老，他以神之王的身份主管神庙、城镇甚至王国最边远的村落。然而实际上，许多君王都很聪明地将可观的财富和权威交给可靠的僧侣、将领和官吏，他们多数也都有较大的地



对太阳王的膜拜

埃赫那吞反对膜拜阿蒙而吹捧太阳盘阿吞，该形象曾是瑞的一个次要形象，但现在却被奉为最高神，代表国王。下图所绘其与妻子那佛悌悌和女儿们在一起。

图坦哈蒙的面具

图坦哈蒙鄙夷埃赫那吞留下的神像，儿王图坦哈蒙又转向主持对阿蒙的祭拜。他以华美贵重的随葬而著称，包括这尊金面具。

拉美西斯大帝

拉美西斯二世自命为百姓的牧羊人，右手执弯柄杖，在其长达67年的统治中，以多條嘉多生于而自我标榜。

拉美西斯三世的俘虏

在拉美西斯三世的率领下，埃及军队制服了利比亚敌军，捉其俘虏，镣铐如下图所示。军事上获得成功的拉美西斯三世却接连成为他妾妃策划阴谋的对象。

产。而法老们决不会放弃享用一份埃及岁人为其征战招募军队、修建工程召集劳工的权利和笑纳其军队从对外征战中掳掠的财宝与奴隶。这一切足够法老们自己消受并养活他们庞大的随从。在底比斯西部的石灰岩绝壁上精美繁复的墓室见证：十九王朝的拉美西斯二世为他数十名后妃及众多的子女生前来世穷奢极侈的花费。的确，拉美西斯和他那时代的君王们为自己建造豪华的墓地养活了在代尔迈迪纳的全体艺人。

然而，随后的数世纪法老们的王权日渐削弱。拉美西斯和其后人建都三角洲上。

到第二十王朝末年，上埃及的地方官员开始我行我素，阿蒙－瑞的大僧侣也自封为底比斯的统治者；至此，埃及陷入到第三个中间期的混乱时代。

这次再没有全国范围内的复兴，埃及的邻国也日渐强大，而且从它的苦难中获利。早些时候就渗入到尼罗河三角洲的利比亚人此时夺取了政权。最终，努比亚血统的君王们控制了全国，建立了末期王朝，此朝起，埃及的政权接连由外来统治者把持——努比亚人、亚述人、波斯人和最后的统治者，那是来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这位征服者建立了埃及的末代王朝托勒密，



巴斯太特（利比亚）



第三中间期时开始出现广泛供奉猫神巴斯太特，布巴斯提司作为该神膜拜中心，也成为政治权力所在地。埋葬在特殊墓地的朝觐香客的尸首以有木乃伊猫为厚葬。

塔哈卡



塔哈卡　塔哈卡作为利比亚血统的法老，为控制埃及与进犯的亚述人交战，后被亚述人流放，其子嗣在亚述人择定新君之前也被挟持。



亚历山大大帝

克利奥帕特拉七世

成为古埃及末代法老，到公元前30年以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自杀而宣告埃及王朝的结束，埃及也沦为罗马的一个行省。所幸，法老们的土地保持了它特有的文化。人们依然拜祭古神，包括母亲神伊西斯，她是复兴复活的女神。

埃及人对来世生活执著不变的关注使他们在墓穴中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珍贵的礼物——绘画、雕刻、纪念品和碑铭都反映出他们在世上丰富多彩的生活以及死后对来世长生的愿望。多亏这些激动人心的物证，加上墓碑上刻绘的字画、纸草上笔录的信件，这些东西历经沧桑得以幸存，使今天的我们能揭开古埃及人的神秘面纱，了解到他们是如何生活、恋爱以及死亡。利用这笔财富，我们在以后的章节里得以从一个新的角度详细记述埃及人——鲜为人知的日常生活、王室家族里的阴谋与野心、埃及疆界外的历险、征战以及不论王宫里的法老还是田里的百姓都为之心动的对长生的寻求。埃及人是否到达了他们梦想的来世，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追寻着尼罗河边古人留下的足迹，找到了他们过去的生活。

希腊王朝
公元前332～公元前30

马其顿王朝
公元前332～公元前323

亚历山大大帝
菲利普 阿黑大由斯
亚历山大四世

托勒密王朝
公元前323～公元前30

托勒密一世到托勒密十一世
克利奥帕特拉二世
托勒密十二世 尼欧斯·狄奥尼索斯
伯利尼斯四世王后
托勒密十三世
克利奥帕特拉七世
托勒密十四世（恺撒里安）

罗马王朝
公元前30～公元395

罗马皇帝

罗马地方行政长官

亚历山大大帝

亚历山大大帝垂涎埃及，赶走波斯人，在三角洲亚历山大城立下希腊人的新都，他建立了托勒密王朝，成为埃及的最后一朝法老。

罗塞达碑

这块大理石碑上刻着一项纪念托勒密五世加冕的法令，用了三种文字——象形文、俗体文和希腊文，是两千年后拿破仑的军队发现的，罗塞达碑为破译象形字提供了解码。

菲雷的伊西斯神庙

尽管地中海各文化的流入，一些当地文化设施仍不断发展，著名的有以尼罗河第一大瀑布附近的菲雷为中心的伊西斯神庙的膜拜。

克利奥帕特拉七世

克利奥帕特拉试图通过与尤利乌斯·凯撒的联姻保存政权——他们生有一子恺撒里安——后又改嫁马克·安东尼，屋大维对埃及的进犯使她自尽，其子之死最终使埃及落入罗马人的手中。

发源于中非高地的尼罗河养育并且界定了埃及，它冲向努比亚境内岩石山瀑布、奔向上埃及肥沃的山谷，这山谷以扇形散开形成下埃及富饶的三角洲。上下埃及的古代区分标志是法老的红白王冠（最下边图例），统治两地的法老佩戴双王冠。古王国的统治者定都孟菲斯，位于上下埃及分界处。新王国期间，底比斯（详见插图）成为庞大的仪式中心、王宫、神庙和陵墓的所在地。埃及此时处于鼎盛时期，向第一大瀑布——与努比亚传统的疆界——以南延伸，经过亚洲西部远至叙利亚。









所有埃及人都依靠尼罗河生存，但这些给太阳晒成古铜色的收割者更直接依靠尼罗河生存，他们肩负着成捆的纸草。每年尼罗河洪水退去总留下大丛的纸草，这种万用的芦苇可加工成纸、绳、布——甚至食品和机器。



第一章　公众形象和私人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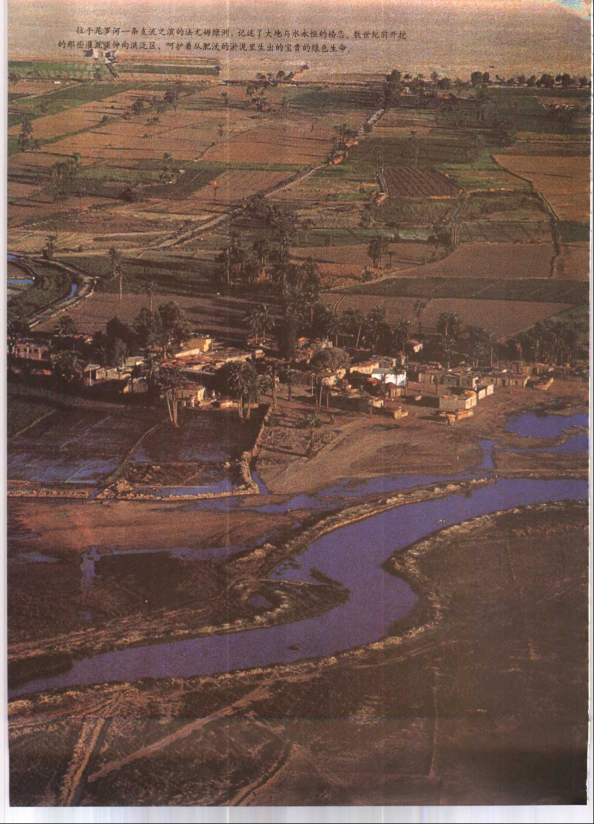
天空中划过的一道光线便是征兆。一年中有70个夜晚，为古埃及人所知的星辰索黛——西里尔斯，来到下界——藏在地平线下人所不知的地方。最后，6月底的一天，索黛忽然冒出来，黎明前几分钟潜入视线。埃及史上较早即有星相学家注意到这种星辰的出现与每年发生的另一事件有关：尼罗河水的涨满；索黛的出现预示着一次浸透旱土的洪水即将来临，洪水退后，土地上会留下一层肥沃的淤泥。这种吻合不很精确，因为河水开始上涨的起始时间可能前后变动几个星期，但很接近，因此索黛的回归便成为古埃及人极其重要的时刻：迎接新年、表达虔诚的谢意和喜庆的节日。

是时，埃及举国欢庆：农场主、渔夫、猎人、穿亚麻织的细软服饰的妇女及城里的工匠和商人；以及沿河各大神庙里供神的僧侣和住在大宅邸的权贵之家，到神一般自在的法老——在这世上由侍从们供养，他可令百姓修建一城，如果愿意，为其遗骨和来世，他可让百姓堆起一座石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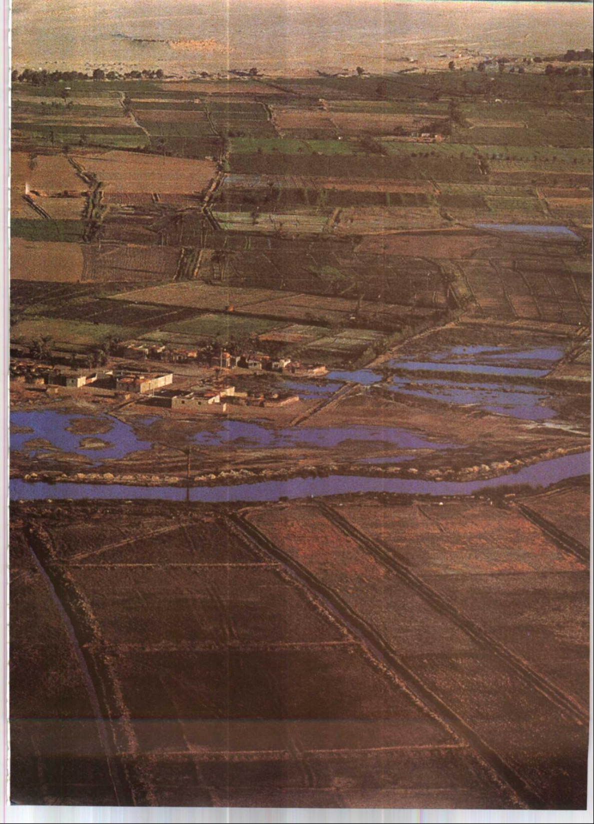
这里的一切生命都依靠着慷慨的尼罗河。河水步伐庄严，时速3英里，在干旱的岩沙地上形成一条繁茂的丝缘。沿岸成百上千的村落像一条串起的珠链，各自定居在洪泛区自然形成的沙坡上。随处都有较大的聚居区，其中几个发展成城市。它们密密麻麻地占据了尼罗河绿色长廊的大半，绵延约13000英里，估计最多容纳人口300万。

就是这些男男女女创造了我们称之为埃及的人间奇迹。虽然他们的才智激情与我们的相差无几，但初识这片迷人土地的人，无不为他们由习俗、信仰和技能决定的生活方式而深感惊讶。在这一章里，你将结识一些曾生于世、代表埃及普通阶层的名人，还有一些令人晕眩的法老及其王后和幕僚。

不幸的是，生活在人类金字塔最底层的人们：牧羊人、赶牛人和农工们没有留下他们生活的痕迹。而那些富人的生活却从纸草上的信件、法律案件、其他文字记载、陶器碎片和石刻上的字画中保留下来。保存下来的记述为数很少，然而这些记述足供我们认识这些表达人类丰富情感的人们。选取这些故事并不是说它们讲述了



位于尼罗河一条支流之滨的法尤姆绿洲，记述了大地与水永恒的婚恋。数世纪前开挖的那些灌溉渠伸向洪泛区，呵护着从肥沃的淤泥里生出的宝贵的绿色生命。



有秩序、不变的社会；而是说它们描绘了有血有肉的男男女女构成的一幅多彩的拼贴画。他们往往不遵守规矩，相互冲突，像现代移民的情况差不多。

选在这里的故事以大量真实的细节，不仅描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而且记述了他们相互间交往的言行：有无法阻止家人虐待续弦的何卡纳克特，有费尽心思对付淘气养子的、耐心的工头奈菲尔霍特浦；有罢黜法老大长官的石匠帕尼布和帕尼布的妻子瓦波特；有背叛前后两夫在已婚期间与帕尼布私通的纺工亨罗；还有不肯逆来顺受的女子瑙纳克特。

约公元前2002年那些等待尼罗河水赐予生命的众生中，有一位过着小康生活的农场主名叫何卡纳克特，他的土地位于尼罗河西岸，在离底比斯西南约10英里的尼波赛耶特村旁。那是中王国的早期，十一王朝散客卡尔·门图霍特普三世在位。全国在两王室间削弱国势的内战后又恢复统一，当政王是强硬派统治者，先王已重新使贸易、艺术和农业发展起来。8月，索黛星开始露面，尼罗河水正溢出两岸，洪水还未达到高峰，也未达到何卡纳克特的地产。

何卡纳克特却惴惴不安，在这关键时刻他不照看自己的田产，竟一连数月远离家园帮一雇主指挥工人监管大量重要的家事，履行管理和主持仪式之职。他被任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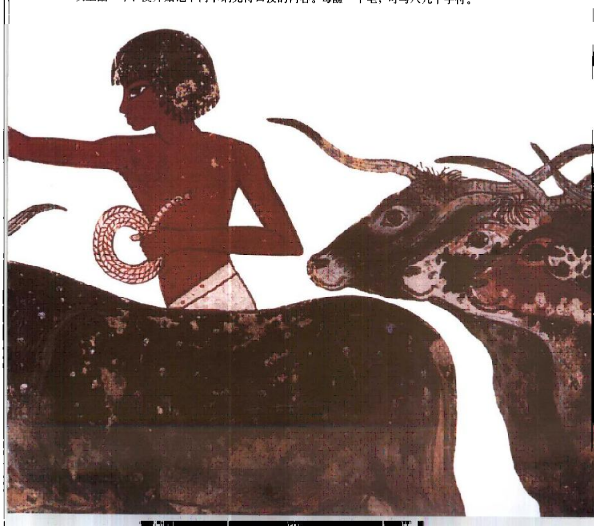
为年度记账，手抓卷绳的年轻牧人聚拢着那些带斑的长角牛。只有富人才养得起牛，养牛不但花费大，而且还要交税。职业牧人看家畜很上心，有些甚至还给这些牲口起名，如美人、才子或好律师。除了在喜庆宴席上，极少数埃及人才有品尝牛肉之殊荣，因为牛多数用于驮物、供奶或是祭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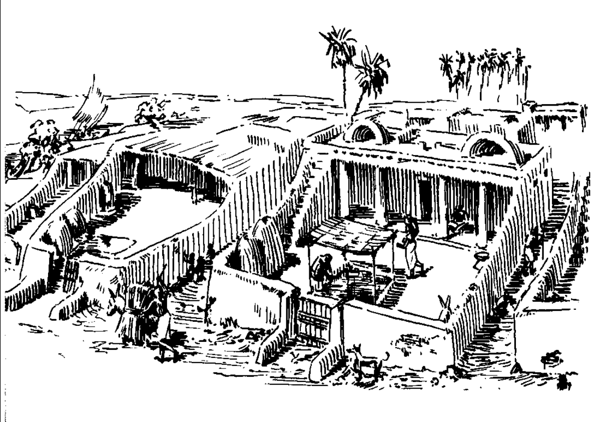
为故去的王室官员伊匹的卡僧，为伊匹的产业提供其陵墓的修缮费。作为卡僧，他受雇监管临时居所附近的陵墓，为此居所他还从最北面伊匹的产业中提取一笔费用，最近他刚去过那边。

随着洪泛的推进，何卡纳克特一心想着的是自己的家产。他把家业留给一个名叫迈里苏的年轻人管理，很可能是他的长子。然而没有他坐镇，迈里苏能撑得起吗?

何卡纳克特不愿听天由命，多次派西哈塞送信回家，西哈塞大概是他的另一个儿子，常受命辛苦地往返为其送信。他可能亲自写信，或者口授让他人代笔。假设他令人代笔。文人到了，身穿和他一样的带绣花边的短裙，那是一块长方形的亚麻布，裹在臀上，上系腰带，下拖到小腿肚，上身裸着。

两人见面相互传统地寒暄几句：“一向可好！”和“好，好！”然后从一卷粗糙的枯黄纸草卷上裁下约10英寸见方的一片纸，笔录者把芦苇笔在一块水润的墨块上蘸一下，便开始记下何卡纳克特口授的内容。每蘸一下笔，可写八九个字符。





一顶遮篷挡着、每日由附近的水渠充满一池赐予生命的水——控制着这座中王国乡下院墙围护的家。这座建筑用太阳晒干的泥砖砌成，那柱石门廊、管门和高窗起到防止阳光直射的作用、房顶的通风口帮助调换室内空气。一对储藏箱后、一些阶梯通向平屋顶，一家人为避暑热可在上面做饭、用餐、睡觉。

何卡纳克特开始警告迈里苏"耕耘要勤快。我的谷物和所有的财产要精心储藏好，因为我让你负责此事的。"连连苛责后，何卡纳克特做出了指示，并警告迈里苏若不严格执行这些指示就会遭瘟、接着诉说他对家里的纠纷深感忧虑，表达他对斯尼夫卢、他另一个儿子的厚爱，最后对迈里苏以前的过失进行了训斥。

迈里苏的一个过失甚至影响了何卡纳克特的日常生活：他最近一次差役要求自带食物，因此他向家里粮仓要谷物。迈里苏给他的竟是沤过的大麦，而不是新鲜的好谷物。这种藐视的态度触怒了何卡纳克特并且激起了他对家里团圆用餐的思念。舒适的房舍，高大的餐厅里墙面涂成两色，装饰边是分界线，何卡纳克特享受了晚餐，与他共进晚餐的有续弦尤吞荷璞、年长的母亲伊匹、同住的女亲荷特珀特、主要侍从及其家人和自己的儿孙们。

用餐者坐在小桌旁的小凳或垫子上，家仆们端来许多芦苇碟，碟上高高堆着烤鸭或烤鹅，周围一圈美味的蔬菜，这些家禽或许是他禽圈里养得最肥的。正当热气腾腾的食物从厨房里端来时，在房后露天室里，轻风送来调料的香气——葱、蒜、

莳萝、荷兰芹、百里香、芫荽、墨角兰或土茴香子。

然而他现在此地，远离家乡，儿子居然不能给他新鲜的大麦！那还怎么指望迈里苏把整个家管好呢？这封信里何卡纳克特加了几句难听的抱怨“你在家舒舒服服地吃着上好的大麦，却不管我吃什么，难道不是这样吗？”

他的思绪又转向即将奔来的尼罗河洪水。在人们还没看到涨高的洪水水位之前这段日子里，埃及人谈妥了不少土地租赁的交易，他脑子里也有这样一笔交易。他指示迈里苏令两人拿上家里女人们织好的布匹再去租些地，耕种硬粒麦和大麦。“别随便租哪个人家的，”他警告迈里苏，“从小豪家租些。”

何卡纳克特满意地盘算着这块额外的地。洪潮退后，这片地硬得可以走人了，他的农工们可用简单的锄头疏松土壤，以备耕种。那典型的场面，一排农工手提装着种子的皮袋或篮筐在前面边走边撒种，头儿在后面催促着“快点儿”，或许何卡纳克特的指令还留意到“好好用我的地，使最大力气，用你们的鼻子拱！”为防小鸟偷吃种子，农工们还会把羊群带到地里将种子踩实到土壤里。

为了深播种子，也为使土壤充满空气，农夫们用一种复合的工具即一片硬木展开两个手柄犁地。通常由一对公牛来拖犁；但有时需人工拖。



这顽皮的护家神彼斯和着小手鼓的节奏跳着，将妖邪挡在门外。他开心的吵闹和古怪的模样是为了吓走所有的厄运、毒蛇或是令人厌恶的符咒。尽管貌相凶猛，彼斯是广受欢迎的护家神，供奉在家族祭坛上，艺人还把它的样子漆在家具、陶碗和装饰坛上。彼斯尤其保护分娩，可保妇女分娩时母子平安，小孩们也佩戴绣有彼斯形象的垂饰。

然而，何卡纳克特的收获是否丰厚，就全靠迈里苏了。“在那农场种上大麦”，何卡纳克特此时口授到，但“如果洪水很大，你应该配种硬粒麦。”无疑，一些地可以留种织布的亚麻；成熟的亚麻种子也是一种重要的农产品，亚麻籽油是几种植物油之一，可用作灯油、食用油和化妆品。

让何卡纳克特挂心的不仅是农事。他家人口多，相处不和睦，时常会发生口角，不悦的亲戚和侍从们给他的信中诉说了他们的不满。例如，他十分宠爱老儿子斯尼夫卢，可是他感到他们趁自己不在不好好待他。在谈到斯尼夫卢对他的重要性时他提醒迈里苏，“要向斯尼夫卢问一千次、一万次安”，他神情激动地说，“好好照顾他，多给他些东西”，他要求道，又加上一句，“这家里包括你没谁比他更重要。干完分给他的农活后，让他来找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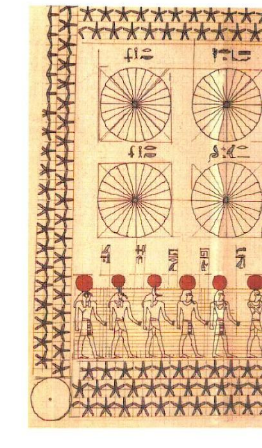
然后他转而谈论另一项分裂家庭的纠纷，围绕他被家人虐待的续弦尤吞荷璞，何卡纳克特又做了一通严厉斥责。何卡纳克特疑心，主要是孩子们还想着他们故去的母亲，憎恨他的新妻，使他们反感尤吞荷璞，但很明显那个名叫塞嫩的女人对她特别无礼。他指示迈里苏收信后立即“把那个女仆从家里赶走。”不过，不训斥迈里苏他心有不平，“就是你让她对我内人不好的”，他指责道。

何卡纳克特发现仅仅撵走塞嫩不能平息家里的纷争。几个星期后，他又口授了另一封信，这次写给他母亲伊匹和家里的其他人，信中他一条接一条地数落了他们的罪状。比如，他家女亲荷特珀特最近回信说家人不让她见美发仆及其他某些侍从。从何卡纳克特在信中的表现看来，剥夺女人去见美发仆是莫大的侮辱。确实，一个社会地位较高的女人，需要这种重要的仆从帮她做这种费时的事，梳理她的长发、辫成小辫或是卷成小卷。

至于何卡纳克特的娇儿斯尼夫卢，这宠坏的年轻人拒绝去找父亲。然而何卡纳克特却不改他溺爱的态度，对迈里苏却总那么粗暴。他总好心呵护家里弱小的成员。如果斯尼夫卢不愿与兄弟们去田里耕地，那没关系，“如果斯尼夫卢想要看牛，就让他看”，他断然道，“他要是想干别的什么，就让他干。”

然而与此同时，尤吞荷璞的问题非但没解决，反而更严重了。一个靠何卡纳克特养活的家伙显然给尤吞荷璞迷住了，想趁户主不在占其便宜。“不管谁碰我新内人，就是辱我，我决不放过他！”何卡纳克特警告说。他接着伤心地痛骂家人道：“你们居然不为我而尊重她！”泄了一通怒气，想到新妻他心情稍稍振作些，因为他最后决定采取行动以安抚内人不会再受家人的折磨了。“把尤吞荷璞送到我处。”他对那代笔者口授道。

这趟工差有尤吞荷璞的陪伴会愉快些，何卡纳克特肯定渴望回家，在自己舒适的家园工作，在盥洗池里放松放松，侍从们会端来凉水往他身上浇，他站在狭窄的浴盆里，浴盆是一块斜面石板，这样水向下流入一个孔中。像许多埃及人一天洗几次一样，何卡纳克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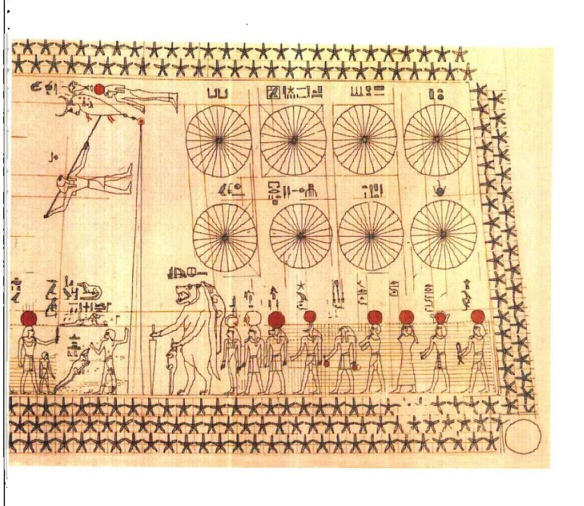


计　时

像多数文明古国一样，古埃及人用月相测量时间。他们最早的日历基于太阴周——根据29天或30天新月——轮回。一年有三季，每季四个月，新年由他们称作索累星预示，黎明正当该星出现在地平线上时，一年一度的尼罗河洪水泛滥也临近了。

阴历并不精确：每月的第一天是不定的，没人预先知道某个月精确的天数。在一年末月底到索累的再次出现可能要过几天或几星期。对这种农业社会的多数人来说，这些不便之处是很不起眼的，但官府却需要更固定的历法——一年有固定的天数，不论星月如何变化。

约公元前2900年，埃及国历采用365天的太阳年。一年12个月，每月30天，均分成三周——新历年多余的五



日划出定为宗教节日。每个法老在位期间，年数单独连续计算。

就像任何按日划分的日历，这种历法依然漏记每年度精确的太阳周约六小时。其结果是，过四年，国历在真正新太阳年到来之前多出一整日。这种误差很明显的时候，纵使政府遵循这种错误的时制，农场主及其他一般百姓大概并不在意。最终，约公元前2500年时，与这种国历并行的是一种官方制定的阴历。这种阴历主要用于安排给每月定名的宗教大事的时间和阴历节日。

通过天文学的墓绘，如上图中王国时期的墓绘残片，我们可以一瞥埃及人对时间的理解。头顶鲜红色圆盘的神像代表某个特殊的日或月，分成小时的大圆圈代表一年12个月里的节日。这种墓绘起着重要的宗教作用，因为要按阴历算定的某些时刻给死者供奉祭品。

埃及人有近似日晷的太阳钟用以测量白天的时辰。中王国的一些棺材上装饰着星辰钟——一系列称作迪肯斯的星辰与一年中某个夜晚的各时辰一致。在新国王法老阿蒙霍特普一世在位时，与太阳或星辰无关的计时钟问世。这些钟是灌满水的罐，底部有极小的孔眼。罐里划着不同的水位线表示时辰。这些滴漏常被雕成狒狒的形象，这种动物是托特神，它与计时相关。有趣的是，除了抽象概念的“在”或“此刻”外，拥有所有制钟技术的埃及人却没有比小时短的时间名词。

或许也很在意个人卫生和衣物清洁。当然在出差期间他也会天天洗，像往常一样到理发铺那里剃须梳发，但离家的苦处很可能使他想念在家的尊贵。

不过，没什么时间细想，洪水临近了，水位高得开始令人不安。一般年月洪峰到来时，洪泛盆地和三角洲平均水深达5英尺，洪水要好几个星期才能退去。然而不是说整个国家都是一片汪洋。有相当大一片地在一般洪泛淹不到的地方，尤其是山谷地区，甚至三角洲都有许多块高地。尼罗河上涨高度很难预测，有时赐福的河水变成吞食的怪物，冲破河岸堤坝，卷走村庄，淹死牲畜，洪水在盆地迟迟不退，延误来年的农时。其他年间，有时连续多年洪泛不足，不分贫富，大部分人口将处于饥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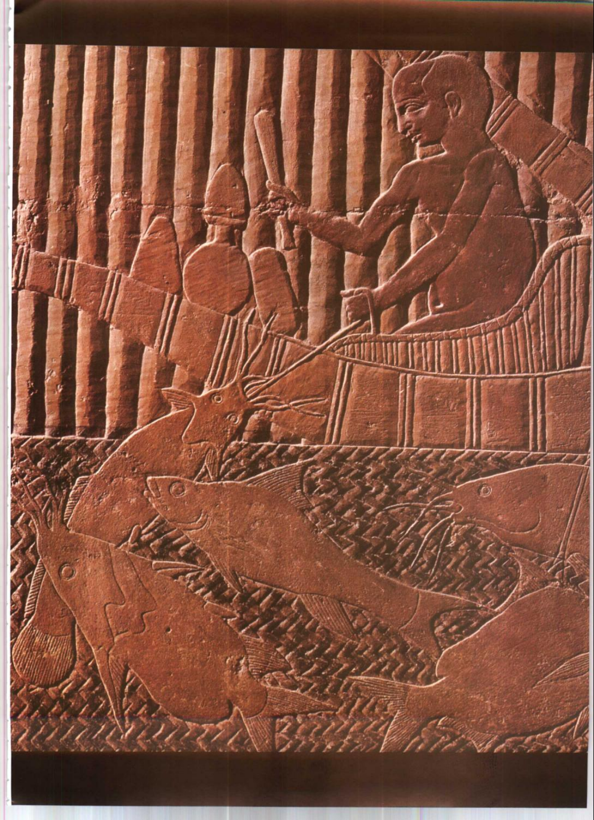
何卡纳克特请人写第二封信时，一切已经明了：当年洪水水位偏低，收成不会好。于是，他指示把家里存粮拿出发放救济。他列出了依靠他养活的人和供给量。他安抚家人道："地虽毁了，你们不会挨饿。"或许他有意夸大苦难好让亲人们对他分发食物感恩戴德，因为他还提到不大可能发生的事，"这里已有人吃人了。"

迈里苏收信后到何卡纳克特地产附近的空墓中看信，看后扔掉，与其他垃圾一起扫进墓室地面的一个洞里。除前面的两封信外，何卡纳克特还交给迈里苏六份函件，这些额外的信函只谈商务。或许那时他已理清家庭纠纷，或者说他把解决之方留到自己返家时用。后来的信件未提家事。

埃及的土地经济由法老、官吏和僧侣在其少数几个较大的宗教和管理中心控制。除这些城市外，埃及的都市生活还是纯朴的，集镇居民主要以制造和贩卖为业，镇内常喧嚣繁闹。这里的手艺人生产种类繁多的实用品和奢侈品：亚麻布、羊



从绑得紧紧的纸草舟(右)上，一个穿着轻便、装载完好的渔人正欲棒打挣脱鱼钩的鲇鱼。其他渔夫有的用渔网网住了成群的胭脂鱼、有的用渔叉叉住了大个的尼罗河河鲈；有的鱼个儿很大，从嘴到尾能达一人肩高。尼罗河有很深的航道和茂密的纸草丛，里面躲藏了大量的野生动物，为古埃及人的生计和运动提供丰富的生活资料。河马藏在甘蔗丛里，但惹着时却脾气粗暴，尽管左边这尊彩陶显得小巧精致，却也透着野性的魅力。



毛服饰、皮袋、凉鞋、盆罐、珠宝、家具、铜锅、器皿、玻璃护身符及塑像和武器。商人销售盐、干鱼、油、牛皮、工具、纸草芦苇制的纸卷和化妆品。商业采用典型的易货方式。那些更有发展的艺人直接为法老所雇。帕尼布即是这样一位艺人，他是从父亲那儿开始石匠生涯的。年纪虽轻，他却吉星高照，有望大大提高社会地位。

帕尼布住在可耕区之外一个有墙圩的村庄上，这村庄坐落于尼罗河西岸底比斯附近，也就是今天的代尔迈迪纳的一个工地。它设在沙山脊与国王谷交界，新王国的法老们就埋在这里的地下墓穴里。是由公元前16世纪末图斯莫西斯一世设立，这小村庄就作为120名工匠、艺人、艺术家及其家属的家园。就是这些人修建装饰这些王墓及里面的设施。公元前13世纪末到12世纪初即帕尼布生活的时代，这些劳动者依然住在这座村子里。此时埃及人已度过一段安定时期，这是由大武王和大兴土木者拉美西斯二世长达67年的执政带来的。而现在法老们走马灯似地轮换，每次轮换都伴随着王权斗争和国内冲突的忧患，这些也常常反映在包括代尔迈迪纳在内

“地虽毁了，你们不会挨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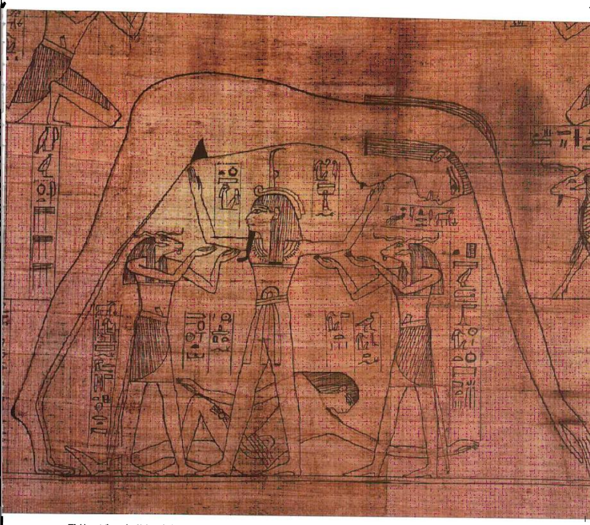
的普通市民的生活中。

代尔迈迪纳的工匠们的生活境遇与埃及的其他劳动者的略有不同。尽管生活在社会底层，他们依附着法老的官吏。这些直接监管劳工的工头们也住在附近，这些人有事直接向法老的大臣禀报。有王室资助，代尔迈迪纳的生活水平比尼罗河沿岸农庄上的要高些，也更有保障。给艺人们的报酬是鱼、谷物和蔬菜，偶尔发放配食的芝麻油或塔盐作为额外奖励。谷物一月一发放，一名典型劳工的配给足够10人的伙食；工头们分得的要多三分之一左右，给他们更大余额去交换别的物品。

因为工匠们被迫生活在沙漠上，王室的管理者们努力从一些方面补偿他们生活上的不足。比如，他们不能每天到河边去洗衣服，管理者们便安排洗衣服务。官府还派仆从帮他们做些家务事如碾磨日常做饭的谷物。驴队每天将淡水送到村里，赶驴人也从其他镇上带来些消息或流言蜚语。

村民们也可得到第一手的流言，不过那就得徒步走到两英里半以外尼罗河西岸熙攘的市场去。这里的交易者不少是妇女，她们坐在装着糕点、鱼、食品、布匹、衣物和其他物品的篮筐旁边，等待交换这些自产自制的物品。艺人、纺织者、水手、农场主和渔夫们拥在小贩们跟前用自己挣来或自制的部分物品与之交换。

在代尔迈迪纳这技艺高手云集的地方，像帕尼布这样的少年都要学习绘画、制图、读书和写字，这是许多村子里的孩子们都可受到的教育，不只是文吏的儿子们。一些男女起码要获得最低限度的识字教育。其结果，这个小村庄的村民们能画会写，写口信、信件、收据、工作记录和洗衣单子，这些文字从墓穴挖掘中拯救出来的石灰石薄片上，称作陶片的坛罐碎片上都可看到，这两样东西也都是作为纸片



用的。近一个世纪以来，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们一直在研究这些碎片和带着粗糙纹路、字迹的石刻，更主要的是几份纸草文卷，包括著名的包含申辩词的案卷向今人展示了帕尼布的故事。一系列有关这个劳工的短文或画面同时揭示出一些这类个别村民的生活。

代尔迈迪纳约有70户人家，沿着主街排成两排，这条主街通向各个胡同。这些道路当时很可能要保持相对的清洁。隔一段时间大部分垃圾会被清走，运到村南墙外的大垃圾堆处。室内有盛装粪便的便壶，因

太 初

把女儿苍穹女神努特举过其兄弟和地神吉布以及气神舒，此为天地初开。神秘的天地之分只代表一种天地形成由神造的解释。来自孟菲斯的创造故事与之大相径庭，而类似于创世纪里讲的：太初神普塔创造世界只是张嘴命名万物而已。这类创世和神秘宇宙的故事有助于人们了解古埃及人的世界观，埃及所有有关创造的故事讲述一个共同的主题：平稳有序的过程，按部就班而后产生一个安定统一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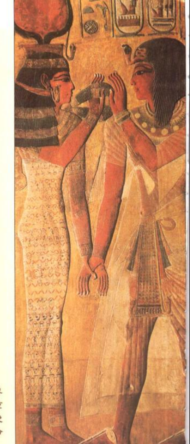


埃及的神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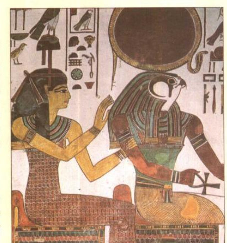
宗教渗入到埃及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从生到死直至来世。从法老到农工人人都依赖一系列的男女神灵保佑世界的平稳和谐，神灵保佑粮食丰产，保佑战争胜利，保佑所爱的人平安不受伤害，与其相伴永生。

尽管埃及的万神殿里供着成千上百的神灵，但只有几尊神是不论什么时代都要膜拜的。一般来说，这些神包括创世神和地狱神，一群次要的保护神和恶鬼，加上个别的地方神。为日常好运和庇护，埃及人经常祷告并祭祀当地神和几个护家神。在主要的节日和特殊活动时要拜祭国神。

通常，当朝法老会把他家乡的神抬高为国神。为提高一个神灵的影响，国王及其僧侣会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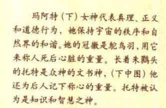


头顶太阳盘、长着牛角的妇女形象即是海瑟神，是埃及女神中最受敬重的。海瑟神与备受青睐的母牛的结合使她象征着爱、生殖、母性和不息的生命力。



海瑟满怀爱意地抬起双手坐在复合神瑞－哈拉科提的身后，瑞－哈拉科提是长有猎鹰头的何露斯和太阳神瑞的复合体，在位王之神。海瑟的姿势反映了她的双重角色：瑞的母亲同时又是何露斯的配偶。

玛阿特（下）女神代表真理、正义和道德行为，她保持宇宙的秩序和自然界的和谐。她的冠徽是鸵鸟羽，用它来称人死后心脏的重量。长着朱鹮头的托特是众神的文书神，（下中图）他还为后人记下称心的重量。托特被认为是知识和智慧之神。



饰该神的故事及其神力。神灵有了新特点，化成不同形象，甚至会与其他神混合。埃及宗教信仰的这种弹性使得一个神在新王国的时期占统治地位。政权落到底比斯人手中，底比斯的地方神阿蒙便升至主宰地位。底比斯人没有试图将神力无边的太阳神瑞推倒，而是把两个神名加起来，把他们的特点合起来，这个复合的新神称作阿蒙－瑞（上页左图），最终成为新王国的最高国神。

贴上金箔，欧索孔二世的面相戴上了令人羡慕的冥王奥西里斯的装扮（中间）。奥西里斯蹲在一根柱上，左为儿子何露斯，右为其妹和妻伊西丝，他们举着手表示护卫。

长着豺头的安努毕斯（右图），是药物防腐和木乃伊的保护神，在亡灵书里占据首位，称心时即由他拨称。

为即使埃及的富豪也没福享用自来水。

帕尼布的房子很可能是代尔迈迪纳村那种典型的四室泥砖住宅。进入家门，经过前室来到起居室、卧室兼餐厅的中堂。中堂后有里间，有时用来做卧室，还有一间带楼梯的小后室，既可上屋顶，又可下地窖，地窖里可存放食品以防腐坏。中堂内仅有的座位是泥砖长凳，上铺芦苇垫，有时可用作沙发或床。做饭一般在后院的厨房里，三面砖围的炉灶用来烤面包。

像多数埃及人一样，帕尼布以面包和啤酒为主食，这两样以大麦和小麦为原料。他们还吃鹰嘴豆、兵豆和蔬菜如莴笋、黄瓜、大蒜和元葱等。帕尼布家每天吃面包，还有鲇鱼和胭脂鱼，由渔夫乘纸草小舟在尼罗河上用钩、网或渔叉捕得。渔夫们把取出内脏的鱼用线串起晒干；这种食品像谷物一样，相当便宜。

帕尼布的母亲酿酒时用水搅合碾碎的谷物，然后将这些碎麦粒发酵几日，过滤后倒入坛中。啤酒也可用变味的面包块碾碎做浆后酿制。

帕尼布属于镇上两群艺人中的一群，每群艺人都有一个工头和文书监管。帕尼布的老爷是一个名叫奈菲尔霍特浦的工头，他虽人到中年，却膝下无子，常忧虑着一朝老去无人承袭。尽管他与自家兄弟们及其子女同住，他却渴望有自己的儿子，好教给儿子如何管

骄傲的技艺

古代艺人仅凭简单的工具和手上的技艺，做的家具却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如下图，艺人在一个椅座上打眼；右页上的这张椅子样品显然是用象牙嵌进乌木做成的，历经3500年保存完好。狮足椅腿的设计——原只为王室家具陈设所用——象征主人的权威和不可战胜。埃及人的钻（左）是用弯曲的木弓和结实的长绳绕住有木钻杆的铜或青铜尖钻头做成的。



理，再把职司留给他。那些怀着热望也有才华的小伙子可供奈菲尔霍特浦选择，他最终选定帕尼布。但没有帕尼布父亲的批准，他也无从收养。

得知帕尼布的意图后，帕尼布的父亲一定很快认识到这对于儿子在物质方面的好处。他很可能大感兴趣地打量过工头的厚羊毛斗篷，由十四码毛线织成，冬日寒风天穿上既暖和又得体。他还可能满意地细察过奈菲尔霍特浦脚上的红皮鞋板和身上的彩色织线和绣边，这些很好地点衬了奈菲尔霍特浦体面打褶的亚麻袍，这种袍又长又宽松，带穗，在颈部系上。这些衣物比他自己粗糙的皮鞋板和粗织的短裙要好得多，尽管工头工作时和他的穿着类似。

帕尼布的父亲清楚地意识到这样做能较大地提高儿子的地位，便同意了。奈菲尔霍特浦在村长等头面人物面前公开宣布收养，于是帕尼布便搬去与这工头和其妻瓦布珂特及其偌大的家族同住。他们住在主街尽头的一排房子里，奈菲尔霍特浦住其中的一所，他的兄弟们各自有一大家人住在附近。在新家里，帕尼布尝到了工头补偿他的甜头：享用牛肉的机会，工匠们会觉得稀罕，还喝上了比大麦啤酒贵两倍的葡萄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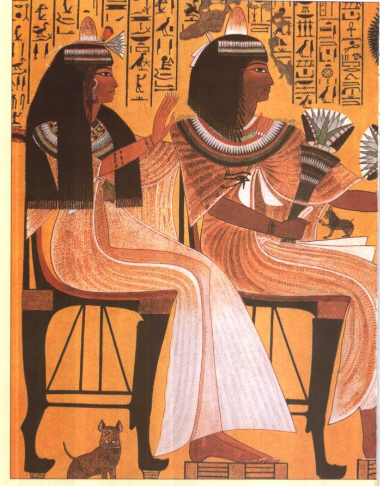


无疑，帕尼布在新木床上比在原来的土炕上要睡得香。床框上有辫好的细绳，绳上铺着很大的羊毛织垫；冬日里他盖着暖和的羊毛毯，用松长的软毛织的像蓬松地毯一样的毛毯可防体温流失。夏日里帕尼布躺在凉爽的木床上，下面铺着细亚麻的薄床单。他或许还享受了舒适的脚凳，并惊喜地看到精美的锅上刻有传统的图案，这些图案显示出当时艺人纯熟的技艺。

然而，帕尼布并没有沉醉于新得的富贵，而变得脾气不好、爱寻衅闹事。或许帕尼布现在喝的好酒给了他不良的影响，或者说也许是酒劲上头的感觉伴着社会地位的突

对美和健康的追求

在尼罗河谷，不分贫富都看重美和打扮，这不只是虚荣的缘故。为防晒、防尘和防风，埃及人用数不清的软膏和防护油组成多种配方，混合一些植物榨取汁，并用猫、河马或鳄鱼脂肪为原料，这些膏脂润滑软化皮肤。此外，加上花果或草混合制成的香精可帮助掩盖体臭。这种香油及香膏在埃及是那么重要，代尔迈迪纳的工匠们甚至因为该运到的香料没到而停工。



那些生活富裕的人们追求优雅、给人美感的举止，如右图所绘。左数第二个是著名的雕刻家伊普易，他正和家人们享用豪华的宴会。伊普易的妻子（最左边）杜瓦麦尔丝举手招呼儿子和儿媳（右）。大家都穿了白色亚麻衣，除了那个年轻人，他身披像教士的豹皮衣，配以彩色珠宝、装饰性冠冕和颈间响珠领，使这身服饰更显得夸张。

男人才穿鞋板。不过人人都炫耀辫好的假发辫，假发辫可以掖住带没药脂香味的锥形牛油脂。夜晚徐步踏来，锥形牛油脂便滴滴融化，使芳香的润发油脂滴到发梢、面部和衣服上。

假发，一般是用人发加植物纤维垫做成，有几种用途。由于总长虱子使头发的护理变得复杂，因此许多埃及人把头发剪得很短或用钩状剃刀（36页图）刮光头发。假发有垫，不紧贴头皮，使人感觉凉爽。假发看上去整齐漂亮；埃及人一般认为灰发和天生秃头极不雅观。那些留着自己头发的人也许试用了埃及的一种帮褪色头发恢复本色的配方。这种配方要用煮开过的黑猫或黑牛的血加上油——使用时还要配以相应的咒语。



同样，埃及人认为涂抹眼黛或眼影既漂亮又取悦神灵，可防阳光晃眼，还能驱走带病菌的小虫。埃及男女甚至儿童都用化妆品突出眼睛的美。眉毛黑灰，上眼皮用方铅末或铅末涂黑，下眼皮用孔雀石粉涂绿；这样便达到最佳的效果。这些矿物都磨得很细，拌以动物脂肪和植物油，可以用木签或象牙签涂抹。赤铁矿粉给双颊添两片红晕，再用红赭石粉染红嘴唇，这样就完成了化妆。



镊子

用时可从漆有精美香椿图案的化妆品盒的最上层拿那些发亮的雪花石膏和鲜艳的玻璃罐，这些罐里装着软膏和油，还有个蓝色的眼黛罐，罐里有根涂眼黛的木棍（中间）。这个化妆盒是卡夫人、贵族妇女马丽特的，卡是图斯莫西斯三世在位时代尔迈迪纳的王国工程的最高执行官。马丽特化好妆、敷过香水后，会把这些值钱的瓶罐放进抽屉里，把化妆盒放到床下。

剃刀

化妆品盒

卡维特王后早晨穿戴时，喝口奶以恢复她的卡（灵魂形式）或精神，而后端详一阵镜子里的自己。卡维特的美发仆正用象牙簪把王后假发别好。

发簪

发梳

然提高在作怪，或是生活在新家里的压力——那些新攀的亲戚嫉妒他天上掉下来的好运或是把他看做外来者造成的。无论什么原因，帕尼布在奈菲尔霍特浦家里表现的是一个既好酗酒又好斗难处的少年，常发脾气，动辄打人。

他的行为虽然不好，帕尼布却有吉星庇护，因为他养父认定他做继承人。事实上，奈菲尔霍特浦很可能把帕尼布爱闹事的个性看成是作好工头的迹象，如果他不能很驯顺，至少可以让其他人服从监察。

代尔迈迪纳的第二个工作队是在一个名叫海的工头的领导下，海是子承父业。帕尼布娶了海的亲戚，一个名叫瓦波特的年轻女子。这桩婚事一定是为了与海家拉关系而缔结的，海以后会是他的同事。但也可能是帕尼布和瓦波特自己决定结婚的，或者至少是接受父母之命。

也许帕尼布在某个黄昏偶遇瓦波特，正值宗教节，他们漫步在国王谷的墓群中。为了这个特别的场合，瓦波特可能穿灯笼短袖的白色打褶紧身长亚麻裙，身后垂着她辫了许多小辫的黑色长发大辫。她的鞋板是用纸草叶做的，无疑鞋尖上翘像船头形，一种刚开始流行的样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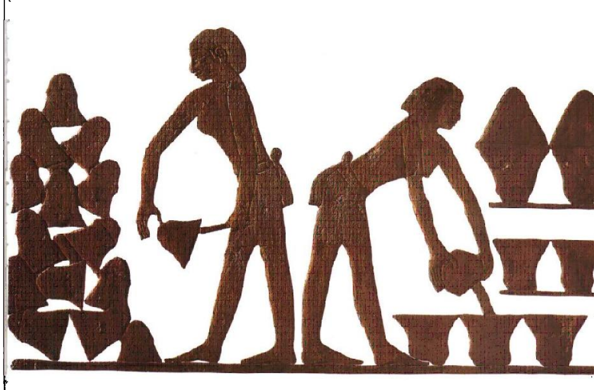
为了赢得瓦波特，帕尼布也可能求助爱之咒语，正像村里的一个小伙子，就用咒语控制了他梦中的女子，“追我要像牛吃草，就像娘亲念儿娇，也像牧人随牲跑。”反过来，瓦波特也会被激得要用姑娘们常编的诗歌表达自己的心情，“长辫未系思情郎，匆匆追来不待妆。”

这种感情的开放态度经常在求爱后仍持续很久。夫妻们造墓时请人在浮雕和绘画中费心地描绘他们紧握手温情地拥抱的情景。这些描绘反映了主要家庭形式的紧密关系——一夫一妻及子女同住——这是一般模式。在古埃及允许婚前有性关系，并且允许一夫多妻，然而标准家庭都是一夫一妻的，这或许有经济方面的原因；除了富人外，穷人家庭几乎养活不起两个妻子。

帕尼布和瓦波特的婚事不用办什么手续。根据习俗很简单，两个人只要决定住在一起即是夫妻了，不需要什么宗教仪式。这对年轻夫妇很快给奈菲尔霍特浦这个忙碌的家庭添了几个子女，最终，这个不断长大的家庭搬出去自立了门户。

生命的支柱

这个陶制面包模是古埃及人为生存所做的一种普通人工制品，其理由即面包是埃及人的主食。每天由女人们用碾子把硬粒小麦和大麦在叫做鞍形手推磨的石头上磨成面粉；就像今天人们所做的那样，面包师们把面、酵母和水揣在一起，有时加奶，不然就加调料、蜂蜜或水果汁，然后等面发起来。之后，像右上图显示的那样，把面团装进上下两半的土锅里，再把土锅放到煤火上。火候刚够，面包师就把锅从火上取下，再用手里的棍熟练地敲几下即可把面包从锅里松下来。



帕尼布吩咐工匠们建一道砖墙，从他家居住区里划出一间做他的工作室。他开始为新家添置家什，如芦苇和灯心草编的箱子或篮子，还有床。最终，作为工头，这地位使他可以拥有更贵重的东西——木制家具和大铜饭锅等。瓦波特也为家里添些收入，或许像村里的其他妇女们一样织布和做衣服，除了自家用外，余下的可以拿去交换其他物品。

尽管对小家要尽义务，帕尼布好闹事的脾气还是不改，终于发生了一件事，奈菲尔霍特浦再也忍受不了了。人们虽然不知父子间这辱没门庭的争吵原因，其结果却为全村人知晓：帕尼布搬出养父家12年后的一个晚上，满腔怒火地追着奈菲尔霍特浦在村里跑了一圈又追到家里。

"今晚我要杀了他！"帕尼布边嚷边砸门，一群村民极力拦着他。后来奈菲尔霍特浦的一个兄弟讲述道，"他捡了块石头砸门，"为了保护奈菲尔霍特浦，一群人在他家门前守了个通宵。帕尼布便把这腔怒气撒在其他村民身上，据奈菲尔霍特浦的兄弟讲述，"他那夜打了九个人。"

这回帕尼布做得太出格了。奈菲尔霍特浦没有在村里的大会上诉苦——让两个工头、文吏和镇上的名流做主，而是越级找法老的高官告了帕尼布一状。为了避免高官判决：重笞或苦役，帕尼布大胆地反击：正当国王的最高官员考虑奈菲尔霍特浦的指控时，帕尼布反而要控告他了。

吉星又一次青睐帕尼布。大约公元前1197年，宫廷的阴谋为受理帕尼布的申诉创造了条件：五年前，阿孟迈斯从后来成为塞提二世的王储手中篡夺了王位。现



医 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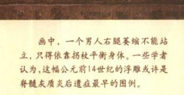
自从远古时期就困扰尼罗河谷居民的一些健康问题一直没什么改变。据公元前1500年的纸草文献记载，一般病痛是耳道感染、消化不良、头痛、疝气、胆结石和“肛内刺痛”——很可能是痔疮。从一些畸形的木乃伊中可看出有些曾患结核病、肺炎和脊髓灰质炎。当时男性的平均寿命是35岁，女性是30岁。儿童的死亡率很高，人们即使饱经风霜活到老年也会忍受关节炎和骨瘤的痛苦。

当时，许多人认为人体内部失调源于肠道的消化不良，其他疾病是风或超自然力——神灵、魔鬼或恶鬼们带来的。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不健康或不卫生带来的。例如，病毒性沙眼是一种普通致盲的疾病，是由人手跟手接触和尼罗河上大量的苍蝇从人们的眼与眼之间飞舞传播的。绦虫来自人与感染的狗、牛和其他动物的接触。带有动物粪便的土壤里有钩虫和蛔虫，农场主家灌溉渠里的死水里可能滋生着引起肠绞痛和肾衰竭的血吸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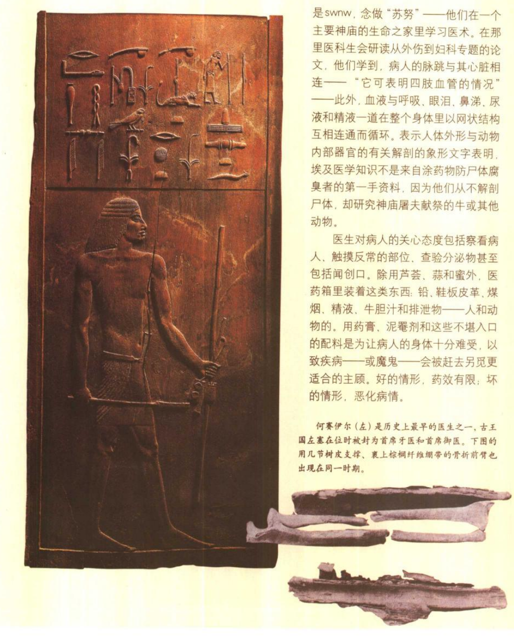
为防治疾病，人们采用了巫术和医术结合的方式。于是，人们便到各种各样的治疗者、巫师或僧侣那里寻求祛除病痛之方。医疗者的主流是医生，或

一个背水人的脊背被过重的负担压弯了，形象地描绘出重体力劳动的后果，而这构成了多数埃及人的日常生活。其结果可能造成终身残疾，这从木乃伊扭曲的躯干的X光片中可以看出。

一个盲竖琴演奏者10指抚弄着琴弦（下图）。音乐是通向盲人心灵的少数几个渠道之一；那些不愿劳作的盲人就会沦为乞丐。有沙粒的面包作为日常饮食——每样食品里都可找到沙粒——把此人的牙齿都磨坏了（右图），此人死时才20多岁。甚至法老都可能患有龋齿、牙龈炎和牙腔脓肿等牙科疾病。



画中，一个男人右腿萎缩不能站立，只得依靠拐杖平衡身体。一些学者认为，这幅公元前14世纪的浮雕或许是脊髓灰质炎后遗症最早的图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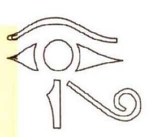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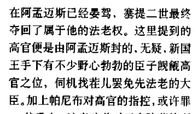
是swnw，念做“苏努”——他们在一个主要神庙的生命之家里学习医术。在那里医科生会研读从外伤到妇科专题的论文，他们学到，病人的脉跳与其心脏相连——“它可表明四肢血管的情况”——此外，血液与呼吸、眼泪、鼻涕、尿液和精液一道在整个身体里以网状结构互相连通而循环。表示人体外形与动物内部器官的有关解剖的象形文字表明，埃及医学知识不是来自涂药物防尸体腐臭者的第一手资料，因为他们从不解剖尸体，却研究神庙屠夫献祭的牛或其他动物。

医生对病人的关心态度包括察看病人、触摸反常的部位、查验分泌物甚至包括闻创口。除用芦荟、蒜和蜜外，医药箱里装着这类东西：铅、鞋板皮革、煤烟、精液、牛胆汁和排泄物——人和动物的。用药膏、泥罨剂和这些不堪入口的配料是为让病人的身体十分难受，以致疾病——或魔鬼——会被赶去另觅更适合的主顾。好的情形，药效有限；坏的情形，恶化病情。

何赛伊尔（左）是历史上最早的医生之一，古王国左塞在位时被封为首席牙医和首席御医。下图的用几节树皮支撑、裹上棕榈纤维绷带的骨折前臂也出现在同一时期。







新王国的头痛治疗法（上图）是劝病人在"泥雕鳄鱼身上祷告，鳄鱼嘴里含着谷物，头上顶着陶雕的眼。"写药方时，医生们用何露斯眼睛各部分为符号（上，右）表示配方的部分药量。

埃及基本的医术是求神医治。新王国神庙石碑上刻的祈求神力帮助的碑文里还刻有耳朵形象（下左），目的是为了使神更方便听到祈愿者的哀求。

在阿孟迈斯已经晏驾，塞提二世最终夺回了属于他的法老权。这里提到的高官便是由阿孟迈斯封的，无疑，新国王手下有不少野心勃勃的臣子觊觎高官之位，伺机找茬儿罢免先法老的大臣。加上帕尼布对高官的指控，或许罪状重大，这意味着对王室陵墓管理的松懈。不论什么情况，帕尼布这个石匠竟能办到在身居高位的高官处置他之前先发制人。

帕尼布会怎样的洋洋得意、鼻子翘得高高地走过那些惊讶羡慕的村民们！或许就连奈菲尔霍特浦都为之骄傲。尽管帕尼布有这么些缺点，他养父竟不与其断绝关系，甚至病重时守护在身边的血缘亲友恳求他那么做，他都没答应。奈菲尔霍特浦死后，帕尼布继承父业，其养父的亲戚指责他用养父的五个家奴贿赂新任高官。其实，不论什么礼物，与帕尼布为新官上任创造的条件相比都要逊色得



多。

另一个永远不曾离开帕尼布的人即是他妻子，瓦波特离开他并不费事，离婚在古埃及相当简单。很多原因可使婚姻破裂：因为对方与人通奸或久婚不育而离婚的不乏其人，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原因，包括个人强烈的反感。任一配偶可提出解除婚姻，只需把对方从婚约上去除即可。如果瓦波特与帕尼布离了婚，她必须离开这个家，回自己娘家住。她可以带走自己带给这段婚姻的任何财物，可以改嫁，还可得到一份家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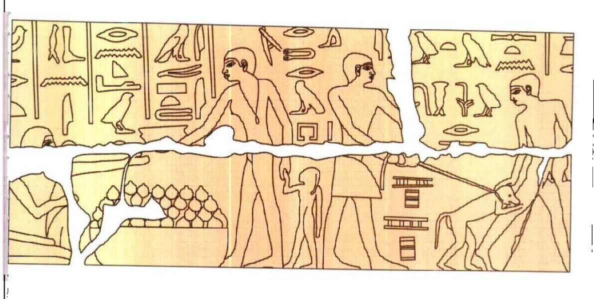
瓦波特除离婚外还有别的选择。如果帕尼布生气冲她发脾气，她可以领他去见当地法官。男人虽然有权打女人，但如果女人被打伤，男人将被处以100下鞭笞和没收一部分财产。

可能帕尼布学会了一些维持婚姻的和谐之方，诸如新王国的智慧篇教给人们的："勿制贤能妻、莫斥其寻物、静静观四壁、井井见其淑。"

即便如此，帕尼布是那种打算考验任何女人忠诚的丈夫。也许他曾爱过瓦波特，但婚后他发现自己迷上了其他女人，他与不少村妇搞出了一段段风流韵事。一次他亲生长子阿泊提公开斥责他，列了一单子他曾私通的女人名字。通奸是件大逆不道的事，如果妻子不贞就更加大逆不道。此种情况，除了很可能离婚外，犯事的有时会遭到鞭笞。但帕尼布在这件事上多亏息事宁人的妻子，似乎逃脱了各种惩罚。

帕尼布的情人中有一个名叫亨罗的妇女，是在拉美西斯二世的神庙作坊里的纺工。她曾嫁给名叫彭大的陵墓画匠，





与帕尼布厮混时她离了婚，而后改嫁帕尼布的异父兄弟何希苏尼泊夫，那是奈菲尔霍特浦在收养了帕尼布许多年后收养的另一个儿子。亨罗和二夫生有一女。

此间，帕尼布仍是亨罗的情夫，因此婚后三年何希苏尼泊夫和她离异便不足为怪了。他们各自公开宣布自己为增加家产所做的贡献："结婚三年中每一个月我都给她28镑小麦，做九个袋子"，何希苏尼泊夫一口咬定。亨罗从她的角度力述她为家里织了大量的布匹，接下来便是价值之争。当地一名商人说是"赖"布、不值什么。经过一阵口角，不得已，他们最终同意分割家产，这段婚姻才算告终。

帕尼布再有不是，15年的工头却做得很称职，像是证明了其恩人选择的正确。他没喝醉酒或心平气和时，一定很不错，甚或有超凡的魅力。帕尼布除了能吸引那些村妇外，还得到了工匠们的敬重和忠诚。

易货贸易

"用你的东西换我的甜榕果吧，"一个水果小贩叫道（上右），一个妇女用碗装的东西与之交换。他们身后，一个警觉的市场管理者牵着皮带拴着的狒狒当场捉住了一个伺机下手的小偷。

易货贸易是埃及市场的模式，因为钱还不为人所知。如果卖者不想要买者的东西，就要用银圈和铜秤砣作测定价值的媒介。比如，像家畜和财产这样的商品即可以根据银或铜的重量定出其价值，然后用等价之物交换。右图即是银（顺时针）——尖细的银锭、碎银或打光的银圈——和三个球状的铜秤砣。

然而，在帕尼布的勇气熄灭之前，吉星却先陨落了：终于有一天，他的死敌、养父的兄弟阿蒙纳克特，早欲继承兄弟的工头职位，经过长期谋算，向上级提交了一份长状纸控告帕尼布。罪状包括偷盗、无故伤人、强奸、通奸甚至谋杀。这些罪状中有一些可能是道听途说，有一些歪曲了事实或者纯属谎言，当然里面也有真事。

这些罪名中有一则是偷金鹅，那是从拉美西斯二世的一个后妃的墓中！阿蒙纳克特揭发道："他竟敢咒骂王的名字，还说，'我没拿。'结果在他家找到了。"帕尼布在盗墓现场给抓住，还发假誓，当即被罢免，可能在公元前1175年被判刑，一

块陶片上刻有这样的字样："砍管事的头。"

在代尔迈迪纳，地位的提高不只仅限于男性，像帕尼布这样出身的年轻人，也可一步登天，一般要通过一桩好亲事。帕尼布和瓦波特结亲后，一个12岁的村姑瑙纳克特嫁给了文吏肯赫克泊赦夫，他年龄刚过70岁，未得子嗣。这种不同寻常的结合一定给这两个人都带来了好处。在这样幼小的年纪就一下子变得富有又承担起成年人的责任，对她后来独立精神的培养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娶了小妻也使肯赫克泊赦夫焕发了青春，延长了16年的文吏生涯，魔力帮他驱走播撒病痛的魔鬼，还保佑他健康长寿。魔力终于完结，肯赫克泊赦夫一命归天，收敛入棺，棺上刻着"归来，赦哈刻克，走出天地间"，且在他颈上留了一条亚麻巾。瑙纳克特的丈夫走了，除她外别无继承人，一大笔遗产都留给了她，而一般寡妇只能得三分之一；不久，她改嫁村里的一名工匠。他们共同生活了30年，养育了八个子女。她给长子起名叫肯赫克泊赦夫，以她前夫之名命名，当然寄托着她对老先生的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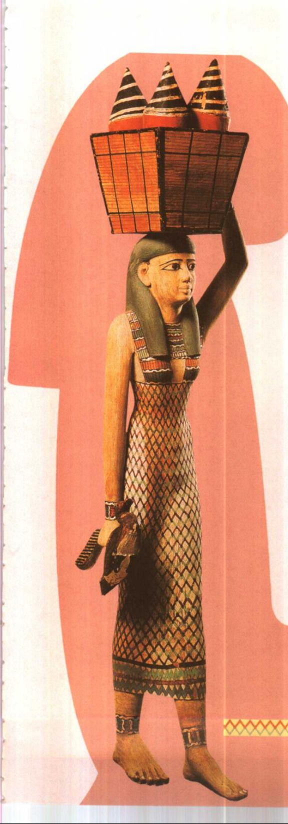
"我养他们小，他们不养我老。帮过我的，我会给他财产；没帮我的，我什么也不留。"

瑙纳克特自己活到78岁时，走到村里的法庭宣布了遗嘱并留下了正规的文案记录："我是个自由的女人"，她开言道，一语道出她不可任人摆布的个性。接着她说自己养育了八个子女，要"给他们应得的东西。"

显而易见，瑙纳克特感到他们不是个个孝顺，没有都回报她曾给予他们的爱抚与照顾，因此她的下文是："我养他们小，他们不养我老。帮过我的，我会给他财产；没帮我的，我什么也不留。"

瑙纳克特死后，八个子女中有四个失去了继承权，而其长子肯赫克泊赦夫除了继承四分之一的财产外，还得到"青铜脸盆作为奖励，胜过他的兄弟姊妹们。"

古埃及人以其记述往日生活的特有方式为今人所知。他们把大量的时间精力用在做石碑上，每块石碑都设计独特，为求永恒快乐的生活，他们向神奉献最迷人的个人面孔。然而这些形象，尽管很有外在表现力，仍只代表他们的外在形象。像陶片、纸草和代尔迈迪纳的废墟等，这些遗物虽然为数不多，但经过认真筛选，通过何卡纳克特和帕尼布等人物，却使我们一睹尼罗河谷古居民那种充实多彩又令人感慨的生活。



妇女的地位

公元前5世纪，史家希罗多德环绕古代世界旅行时所遇到的人群中，最令他惊奇的或许应属古埃及人。他疑惑地写道：埃及人似乎将人类的一般传统熔铸于自己的风俗习惯中。比如，女人来往于市场并投身商业，而男人却留守家中织布。生活在希腊黄金时代的希罗多德游历丰富，加上受过高等教育，已习惯于看到妇女像他本国的妇女那样深居闺中，对社会活动既无权力又无影响。

相反，古埃及市场上满目皆是妇女在交换商品，在田里耕作，或是参与节日的庆典。古埃及的文学艺术中对女性的社会地位也有相应的描绘。例如，左边这个塑像就塑造了妇女在社会中的一种角色——为死者携带祭品，头上是一筐啤酒罐，手里一只鸭。只要妇女出现在古埃及文学作品中，文人们就用一位坐着的妇女的剪影作背景，这种图画文字用来表达女性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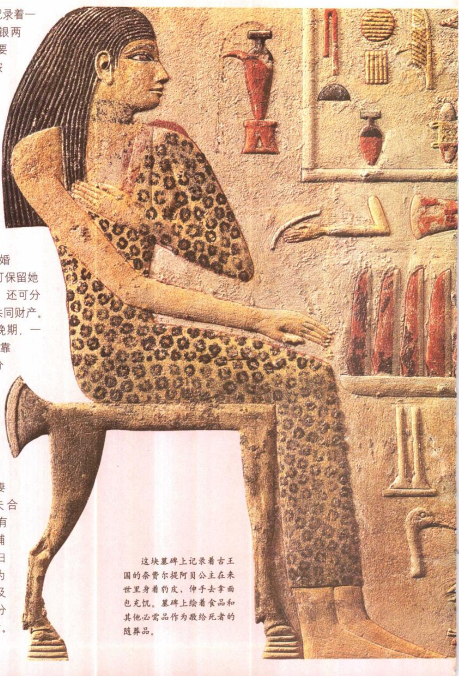
各个社会阶层的埃及妇女享有当时其他各国妇女所未知的权利、责任和特权。在希罗多德时代，有四位妇女，包括实权者哈赦普塞特，她作为神－王领导着埃及；还有一些王妃，最著名的有埃赫那吞之妻那拂悌悌和拉美西斯大帝的王妃拿伏塔丽，都曾辅君参政。当时大多数妇女无望获得哈赦普塞特和那拂悌悌的政治特权及官僚地位，甚至文学也关紧她们通向社会精英的大门时，她们仍然活跃在古埃及的天地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古埃及妇女的法律地位比当时世界各国妇女的法律地位都明显要高。尽管古埃及的法律基于习俗而非法典，法律规定妇女拥有与男性相等的权利。妇女可以不必请男性保护人而自己拟遗嘱或是在法庭上作证。此外，她们还拥有控制自己财产的权利。

一份法庭案例记录着一位妻子将她的银两贷给其夫，并要求其三年后按30%的利率返还。

埃及人认为，婚姻是个人的事，只需双方当事人同意即可。离婚事宜也由夫妇俩自行处理，任何一方可以提出离婚要求，女方除可保留她自己的财产外，还可分得三分之一的共同财产。但是到古埃及晚期，一些夫妇只能依靠婚前的协议平分财产。离婚后，双方均可另行婚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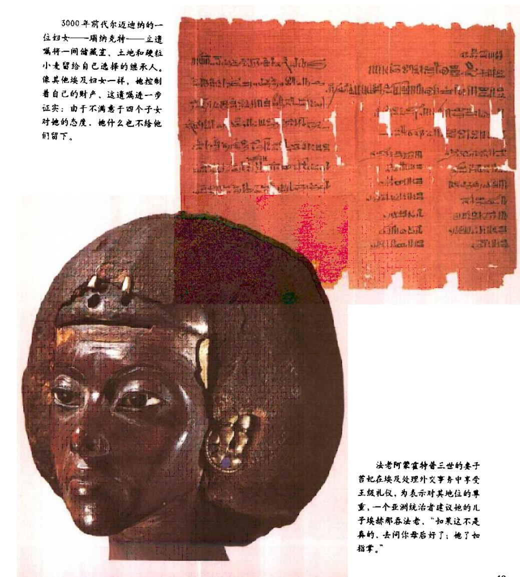
妇女与男性一样可以期望长眠在尼罗河西岸。通常，妻子死后与其夫合葬，但她可以有自己的墓碑以铺开来世之路。妇女死后，家人为其提供木乃伊及葬礼贡品，只分阶层，不分男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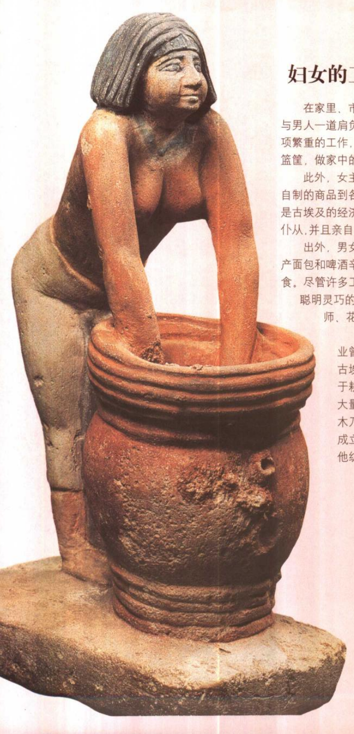
这块墓碑上记录着古王国的奈费尔提阿贝公主在来世里身着豹皮，伸手去拿面包充饥。墓碑上绘着食品和其他必需品作为敬给死者的随葬品。

“太阳升起时我会为你摆上贡品。”

3000年前代尔迈迪纳的一位妇女——瑙纳克特——立遗嘱将一间储藏室、土地和硬粒小麦留给自己选择的继承人。像其他埃及妇女一样，她控制着自己的财产，这遗嘱进一步证实：由于不满意于四个子女对她的态度，她什么也不给他们留下。



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的妻子菩妃在埃及处理外交事务中享受王级礼仪，为表示对其地位的尊重，一个亚洲统治者建议她的儿子埃赫那吞法老，“如果这不是真的，去问你母后好了；她了如指掌。”



妇女的工作

在家里、市场或是作坊，古尼罗河谷的妇女与男人一道肩负起生活的重担。管家本身就是一项繁重的工作，包括做饭，看孩子，做衣服，做篮筐，做家中的所有摆设。

此外，女主人还控制着家庭经济：是她拿着自制的商品到各种市场交换，而这种交换贸易正是古埃及的经济支柱。较富的财主妻子有自己的仆从，并且亲自监管农场和作坊以积累家庭财富。

出外，男女一道在田里、面包坊和酒窖为生产面包和啤酒辛勤劳作，这两样也是埃及人的主食。尽管许多工作只面向男性，像埃及官府，但聪明灵巧的妇女也可成为磨坊主、乐师、美容师、花匠和郎中。

听来滑稽的是，织布作为男人职业曾让希罗多德惊讶，曾经一度却是古埃及妇女独统的领域。织布是仅次于耕作的重要工作，因为埃及人需要大量的布匹做衣服或裹死尸——一个木乃伊就需要400码布。直到新王国成立，大多都是妇女在织布，监察其他纺织工，并且送货兑钱。

“莽归查妻非智者，知妇贤巧莫苛责。”

这位酿啤酒的妇女用发酵的大麦面包在一个缸里用过滤网滤酒。啤酒是埃及人自产的浓酒，男女一同分担这项重任。



这位女船家警告男孩"别给我面包，我正划向岸，这样挡住我脸了。"埃及艺术中常出现从业妇女的形象，在其他文化中，那些职业按传统非男性莫属。

侍者又送来些花瓣，两位制香料者用棍子搅和装满荷花的袋子，榨出香汁。埃及妇女既可参加也可监督制作香料，埃及人用制出的香料油涂抹自身或涂抹神像。

一位公元前14世纪艺术家的速写捕捉到一个年轻舞者的优美弧线，舞中她双手指尖刮地、乌黑的密发轻轻散落。在宗教节日及寺庙仪式上，常有女性舞者伴随其他女子演奏的音乐和演唱的歌谣起舞。

爱情与婚姻

浪漫的爱情和对幸福婚姻的憧憬是埃及妇女生活的重要内容，正如一首古老的情歌中唱的："他不知我多想拥抱他，为他要对妈妈说句话。"妇女相对独立的地位给妇女一些参与社会、得与男性保持一定婚前关系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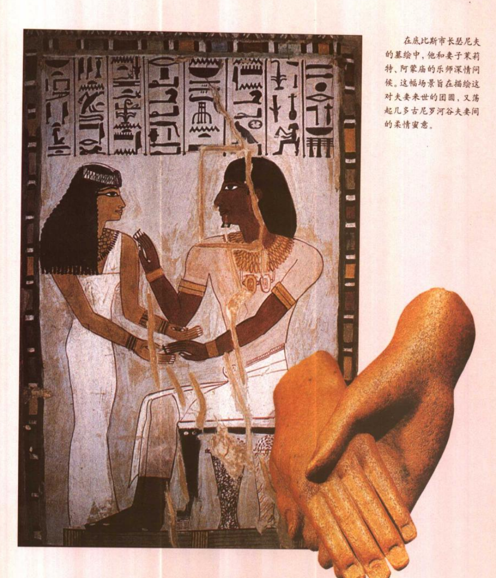
古埃及男女理想的关系是婚姻，这是实现最终目的——生儿育女的最好开端。年轻人有较长的育龄期，倾向于推迟婚期。所谓传授婚恋适当行为的智者警言及指南常劝诫男性："觅妻青壮时，福来妻生子，子孙成群者，荣耀自后裔。"

女孩们性成熟时开始考虑婚姻，看上去许多女孩十二三岁便结婚了。表亲或其他近亲间结亲屡见不鲜，亲兄弟姊妹结亲却只是王室才有，因为王室很看重血统的纯正。婚礼只是家人宾客摆筵庆祝而已；不讲宗教或世俗仪式。婚后，妇女按习俗与新婚丈夫同住或与其家人一起生活，在家她将担负起家庭主妇的重任。

古埃及理想的婚姻是夫妇双方互敬互爱。墓室壁画反映了这种和谐关系，常绘有夫妇间极其温存的姿态——双手相握或是一方手臂轻柔地搭在对方的脖颈或肩上。在一些彩绘中，夫妻紧紧拥抱在一起，并且还有许多妻子形象边注有"他的至爱"这样的字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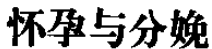
画中一个初长成的女孩手拎荷花和鸭子与父亲打猎归来。尽管她已露出女人身形，可脸型还像个孩子。





在底比斯市长瑟尼夫的墓绘中，他和妻子茉莉特、阿蒙庙的乐师深情问候。这幅场景旨在描绘这对夫妻来世的团圆，又荡起几多古尼罗河谷夫妻间的柔情蜜意。

“美目醒春心，娇颜扬欢情，
莺语唤康强，相拥祛忧病。”



怀孕与分娩

母亲一手搂着婴儿的头，温柔地给孩子喂奶。古埃及这种特殊的母子相依长达三年之久——比其他任何民族都长——也起到一定控制人口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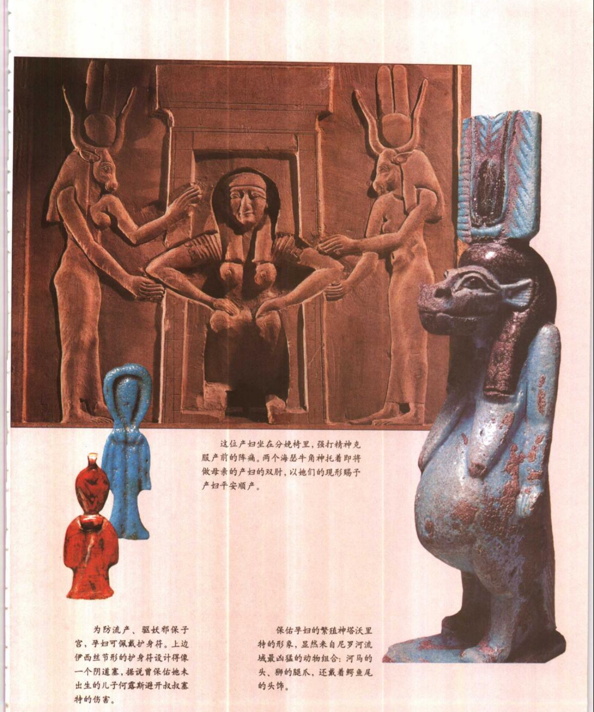
古埃及人十分珍视繁殖力，大多数妇女都渴望生儿育女。新婚的年轻妇女往往一两年内就会生育。如果妇女久婚不孕，当时的一些医疗措施可帮助这些妇女怀孕，其中一种是让妇女蹲下用蒸气熏，药液由乳香、油、枣和啤酒混制而成。

如果一个妇女怀疑自己有身孕，她可做一个尿检——小便到种子上看种子是否发芽。尽管古埃及人不懂荷尔蒙，我们现在知道孕妇尿液里含有这些物质可促使谷物发芽。

埃及妇女很可能生产前照常劳作。一旦预产期到，女方亲友，或许助产士前来为产妇助产。用咒语和药方催生：一种药方，“松活产妇腹中的胎儿。”采用海盐、两粒小麦和灯心草药膏敷在产妇腹上。助产妇们祈求女神们伊西丝（司生育与繁殖之神）、海瑟（牛头人身神，司爱情与欢乐）和塔沃里特保佑分娩成功。产妇跪下或蹲下，有时蹲跪在砖上，以给助产妇空间好在分娩的最后一刻接住新生儿。

任凭家人、魔法和神的佑护，分娩还是有危险：产妇无疑死亡率很高。例如，十八王朝的穆特诺吉姥特王后很可能是死于难产；从她身体里可以看到发育完全的胎儿。此外，5岁以内婴幼儿的死亡率高达50%。

对于那些不想怀孕的妇女，早期避孕法用植物纤维外涂鳄鱼粪和酸奶、蜂蜜和泡碱的悬浮体加盐的棉状隔离层。这些措施偶尔成功，因为奶中的乳酸和泡碱这类碱性物质可减缓精液的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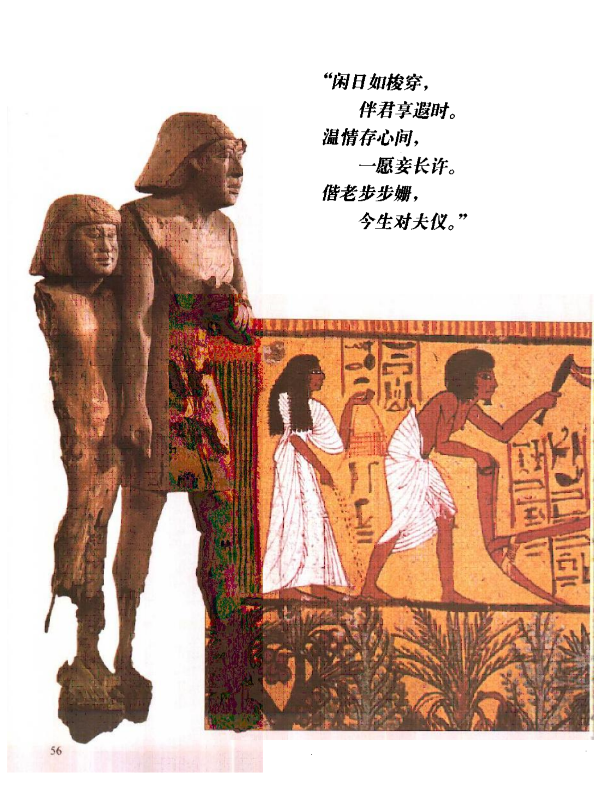


这位产妇坐在分娩椅里，强打精神克服产前的阵痛。两个海瑟牛角神托着即将做母亲的产妇的双肘，以她们的现形赐予产妇平安顺产。

为防流产、驱妖邪保子宫，孕妇可佩戴护身符。上边伊西丝节形的护身符设计得像一个阴道塞，据说曾保佑她未出生的儿子何露斯避开叔叔塞特的伤害。

保佑孕妇的繁殖神塔沃里特的形象，显然来自尼罗河流域最凶猛的动物组合：河马的头、狮的腿爪，还戴着鳄鱼尾的头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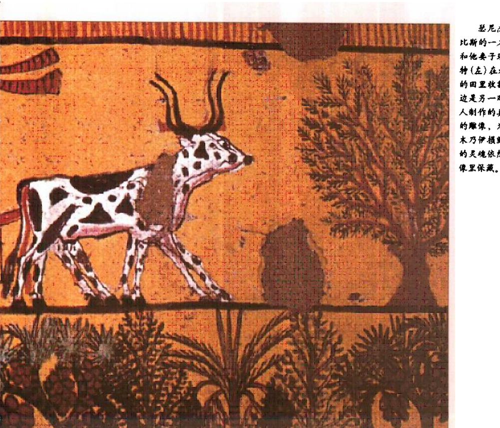
“闲日如梭穿，
伴君享遐时。
温情存心间，
一愿妾长许。
偕老步步姗，
今生对夫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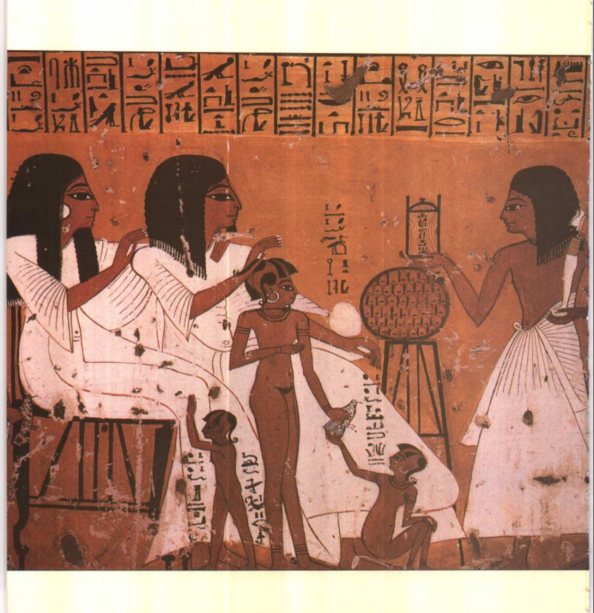
来 世

古埃及一些夫妇说起相互间永恒的爱恋，他们或许言真情切。这些夫妻期待死后能像生前那样生活在一起，因此煞费苦心铸造恩爱锁链以延到来世。许多人雇工从事墓室艺术。墓绘墓雕中，他们一如往昔，富有青春活力，以确保他们来世生活幸福。

丧偶者在等待与亡故的配偶重聚的这段日子里，他或她通过书信与亡者联系。这类信中大多只是些问话，请对方帮助解决日常生活问题；另一些是祈求对方帮家里消病祛穷。但也有不少信是诉说丧偶后人所共觉的痛苦与悲伤。一个丧妻者在亡妻的墓前最后悲痛留言道："这事落到你头上，我整整八个月没怎么吃喝。现今你看，我已鳏居三年；男人鳏居多不好，你看，我这么做只为你。"



瑟尼杰姆，底比斯的一名造墓者和他妻子理尼佛莉特（左）在来世天堂的田里收割。最左边是另一对夫妇请人制作的真人大小的雕像，为防一旦木乃伊损毁后他们的灵魂依然在这雕像里保藏。





尼罗河的子孙

“阿妮科丝！”或“她是我的！”一位埃及妇女刚生下孩子叫道。之后，这声欢叫便成了她新生女儿的名字。在古埃及，孩子降生给家庭带来巨大欢乐，父母频频选换表达他们喜悦心情的字眼为孩子起名，一会儿叫他“欢迎”，一会儿叫他“阿望”。有些名字像“阿蒙的仁慈，”通常是对神还愿。为表达父母之爱，常常要给孩子们起乳名。给女孩最好听的乳名是“妙”，听音思义，是只“小猫”。

埃及的小家伙们跟母亲感情较近，哺乳期长达三年。母乳具有一定的免疫功能，一旦断奶，孩子便很可能染病。为保孩子平安，父母求神佑护，在婴儿颈上佩带护身符和垂饰。一些垂饰里装着写有祛病的咒语或民谣的纸草卷。如果孩子真的病了，那些医疗方式特别考验母爱之诚：若祛走婴儿之病，需要母亲吃只耗子。

在公元前12世纪印诺卡夫妇的墓中，这对骄傲的祖先向子孙们展示他们那个时代的生活。在那个时代，孩子们没有蔽体的衣服，除了传统的鬃卷，头发也留得不长。父母们用充满咒语的垂饰保子女平安（上图）或是携带富于魔力的魔棒，比如下图这个护身符就是用河马的大牙制成。

儿童游戏

“汝臂似斯强，何故退而服？”6世纪的一幅墓绘象形文图解中告诫道。这行字下排了两排做游戏的男孩：从动作不难看出，那游戏即是今天的拔河。这幅墓绘中，双方为首的孩子紧抓对方的手腕，后面的伙伴们顺势用力地往后拽。

古埃及的孩子们乐玩的许多游戏，几千年后仍使各地的孩子们着迷。生活在尼罗河沿岸的儿童们玩跳背、摔跤和骑驴的游戏，骑驴是玩者要在对方的背上掌握平衡的一种游戏。他们喜欢玩令人晕眩的打转游戏，还喜欢扔球玩。

他们的玩具也与现代的极其相似。古埃及儿童玩的东西一般有木棍和泥巴，还有双腿和嘴巴都会动的精制的动物玩具。其中有一种最精巧的玩具，拉动一根细绳，四个象牙刻的小象便快速旋转跳起舞来。

在埃及那些酷热的日子里，游泳是年轻人喜欢的事情。赛跑和摔跤是非常受欢迎的运动。此外，上层社会的少年还要受训射箭骑马，好为将来成为将帅或统治者做准备。



一个年轻姑娘的父母为其后世选择了塑像，这尊公元前14世纪的雕像中姑娘捧着她心爱的小猫。古埃及人把猫、狗、鸟，甚至猴都作为家畜豢养。

玩具有各种各样，从简单的皮革、芦苇、亚麻或木制的球到更复杂的玩物，比如一种尾巴会动的木雕老鼠和下巴会动的猫（下图），要是孩子拉动上面的一根细绳，这种猫的各部分就动起来。娃娃的设计也是各式各样：有上漆的木棒形，一些娃娃的头发上缀着珠子，外加其他的上漆装饰；还有复杂的模拟真人、四肢会动的玩偶（左图）。

右边四个女孩正在玩骑在背上捉人的游戏，这不仅要平衡好，还要眼尖。尽管当时的游戏规则已无从查考，但专家们认为是谁掉了球就要换位。





徒儿手拿一卷纸草和一块写字板，紧随身居高官的师傅之后。学生们在一块涂有石膏的木板上学写字，就像这块木板上面有黑墨写的象形字。

学龄期

“少壮不惜时，无术谋衣食。”新王国的谚语这样告诫少年。对于多数古埃及人，教育开始较早，大部分是职业性的：男孩随父学艺，跟他们学农活或做其他劳动；女孩平常在家帮忙，需要时也到田里收割或是拾落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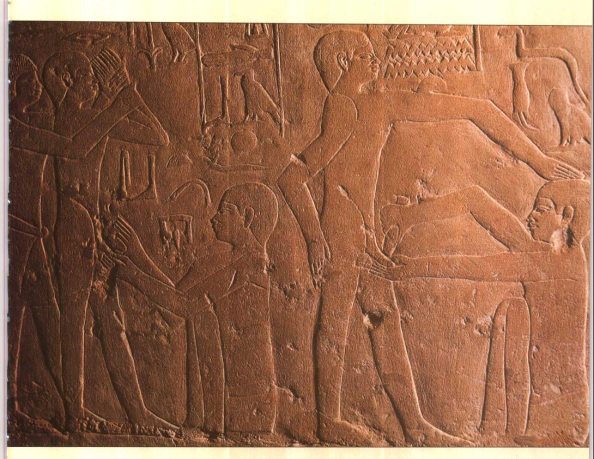
统治阶级的子女在书写、文学和数学这三方面受到更正规的教育。事实表明，一些学生像现代的孩子一样厌学，一个学生在他的抄写板上写道：“课时长无边，迎面如群山。”先生们对这种懒惰情绪也不会熟视无睹：一句埃及古谚说得好“少年耳生后，听时入虎口。”

多数年轻学者为男性，他们学成文人、绘图者和官吏。但挖掘出的一幅画像上画着一位拿着写字板的公主，这充分表明贵族女儿也上学。这些女孩学读写不是为了从业，而是为了享受文学赋予社会及文化的益处。



两个男孩正在帮一对政府官员估算一块麦地的官税。右边的官吏手拿官家定额绳准备测定。

“识字胜于食，知者乐其中；
埃及家私何所值？西方王陵亦无用。”



男孩到了10岁或12岁要施行包皮环割术，这个过程也许标志着进入成年。右边，一位牧师用油膏为其祛痛，象形字图解说，“吾将使汝适。”左边，施术过程中，一名助手在男孩身后把住；那图解指示助手要“把紧，勿令其晕厥。”



在底比斯卡纳克神庙的礼拜堂的墙面上，哈赦普塞特作为埃及史上为数不多的女统治者之一，着以法老传统男装，佩戴着礼仪须。她头戴圆锥形的上埃及白色王冠，手执连枷，正在进行祭祀阿蒙的仪式，求他赐予国土繁荣与多子多孙（这由她身旁的牛来表示）。



第二章　两地之君



古埃及人困惑了：依照传统只有男性可做法老和神授君王，而现在要他们敬畏臣服的竟是位女性。

她就是哈赦普塞特，在其继兄及夫君图斯莫西斯二世驾崩后，于公元前1503年接掌朝政。在古埃及史上亲缘的王室婚姻远非凤毛麟角，这样可联合两个最高血统的家族——神授君王的后裔——并产生理所当然享有统治神权的继承人。

可是，可惜哈赦普塞特为其丈夫只生有一女，而未生子。图斯莫西斯二世临终时，立后宫（埃及上流社会女子、外邦作为外交礼物送来的公主等组成的法老的嫔妃群）中一妾妃之子为王储。形式上，哈赦普塞特只是做年轻王储图斯莫西斯三世的摄政大臣，直至其成年。尽管他现在已剪去少年时期的卷发，标志着他已成年，而哈赦普塞特仍牢牢掌握着国家大权。

王权很合其脾性。虽然这些年来以他的名义发号施令，要向这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交权，她心有不甘。何况他只有皇室的一半血统。使她不能称王的原因只是因为她是女人，而哈赦普塞特可不是一个会让性别妨碍自己的人。

于是她自封为法老和神授君王。心知臣民的谨慎与保守，她便小心地遵循王室礼仪来安定民心。除了惟一的明确代表雄性的圣牛之外，她接受了为世代法老采用的所有称号。塑像中她以男性出现，甚至到佩戴象征法老王仪的假须。

然而这些形式依然难使深切关注王国命运的臣民满意。他们想知道她的统治是否经过诸神的首肯，因为只有这样王国的兴旺昌盛才有保证。长期以来法老的妻女们就有很大的影响力，其中几个甚至在没有男性继承人时执掌大权。现在图斯莫西斯三世业已成人，哈赦普塞特能证明她有神授王权，统治国家吗？

在寻求这种王权合法性的过程中，哈赦普塞特并非孤立无援，她有那些忠诚于她并希望其继续在位的僧侣和官员们的支持。

受过学校教育，饱读经书的僧侣和官员们，深知文字是获得威望和忠诚的有力工具。他们便力图杜撰出哈赦普塞特的神圣身世，以杜绝任何臣民疑虑，使哈赦普塞特有神权获得王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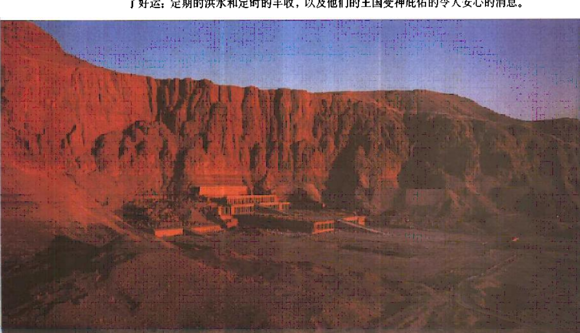
对他们的撰述满意后，哈赦普塞特便命令工匠们把撰文刻到自己墓地神庙的外

墙上，该神庙的石灰石台阶从尼罗河西岸陡峻山崖上延伸下来，与底比斯庆典中心隔河相望。哈赦普塞特死后，僧侣们便向神庙内供奉祭品，以保证埃及最伟大的神灵会接受哈赦普塞特为本族神。然而即使是她风光的生前时代，这座神庙及其碑刻也向公众昭示着女王的威严。每日拂晓，太阳自底比斯神庙上空升起，照亮神庙的亭台楼榭，也照亮刻在墙面上的象形文字，闪耀着哈赦普塞特的奇思逸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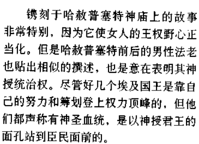
按照碑刻的说法，女王的祖先是埃及的最高神——阿蒙，是一位神秘的隐形神，拂晓时分自己出生，然后又造就了其他神氏。哈赦普塞特之父图斯莫西斯一世（伟大的战争之王）统治时期，阿蒙便准备产下一子以将法老的荣华发扬光大。阿蒙起先问计于托特（智慧之神，文书保护神），后化作图斯莫西斯一世之身使其王后阿赫摩斯孕有一子。

阿蒙依托特之计而行，当王后在宫中熟睡时挨近其身，以甜美的气味唤醒了她。碑刻中记载："他靠过去，要求她，向她显露真身。" 阿赫摩斯王后一睹真神之华貌，而后"他的爱流入她的腿间。"做完"他要对她做的一切"，阿蒙告诉王后，她要给他生一女儿，给她取名叫做卡尼米塔敏·哈赦普塞特，意思是"阿蒙眷顾的最高贵的女人。"

哈赦普塞特来到世上，埃及人民认为她是国王的自然后代，按照传统她将作为人女、人妇、人母满足于服侍父王及继承人。然而，时光流逝，哈赦普塞特实现了其神性，履行了法老的使命。像她的名字预言的一样，她受阿蒙眷顾，给埃及带来了好运：定期的洪水和定时的丰收，以及他们的王国受神庇佑的令人安心的消息。



在这尊18英尺高的石灰岩雕像残片上，佩戴礼仪须的哈赦普塞特透出一股无穷的恬静。该雕像将她塑成奥西里斯——一位死后复生，激发法老们追求永生的神。该雕像使壮观的哈赦普塞特祭堂大殿（左下）益发雄壮，哈赦普塞特将这座大殿献给“我父阿蒙”，并在壁上留下阿蒙生她，并授予她晋身法老、统治埃及的故事。该大殿位于现在底比斯西部的德艾尔巴赫利。



镌刻于哈赦普塞特神庙上的故事非常特别，因为它使女人的王权野心正当化。但是哈赦普塞特前后的男性法老也贴出相似的撰述，也是意在表明其神授统治权。尽管好几个埃及国王是靠自己的努力和筹划登上权力顶峰的，但他们都声称有神圣血统，是以神授君王的面孔站到臣民面前的。

从理论上讲，法老死后成为神继续生存，应同样受生者的礼敬。然而实际上，死去的国王通常蒙羞受辱：盗贼抢掠墓葬，僧侣忽视礼拜仪式去办其他急务，还有野心勃勃的继位者破坏墓葬等等。哈赦普塞特也遭到这种命运。在掌权约20年后，她不是死去就是被图斯莫西斯废黜了。不久，他就毁掉她做法老时制作的所有公开场合的文字。她的雕塑被捣毁，她的名字也从王室碑刻中凿掉了。

即使在其世俗权力顶峰时期，法老也极大地依靠其他人。作为上下埃及两国之主，神授君王宣布自己是普天之下万物之主。但若要管理国家，他需要数以千计的血肉凡人，以微妙的行政金字塔组织在一起，金字塔的底部是普通文书人员，在不同的职位做着文案工作。有些文书人员向田里农民收税，另外的向军营或边塞军人发放给养。忙碌的神庙中，由于辟有作坊和储藏室，神职文书们记录物品，平衡账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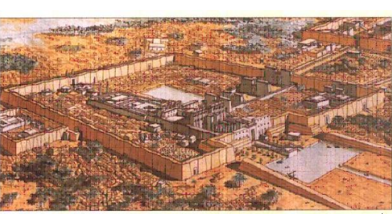
行政金字塔中，在文书人员之上的是贵族阶层如高级僧侣、军官、市长和省长。其中最有才华最有能力的官员由法老擢升至中央行政院，并享有像掌玺大臣那样显赫的头衔。再往上是仅次于法老的两位高官——维齐尔，或法老助理，上下埃及各一位（最初只有一位维齐尔，但是由于工作量巨大而使其一分为二，各负其责）。维齐尔充当法老的耳目——按碑刻铭文的话说，维齐尔是及时准确地获知“一切是与非”的主管人。

高贵的法老不仅是最高法官、平民领袖和军队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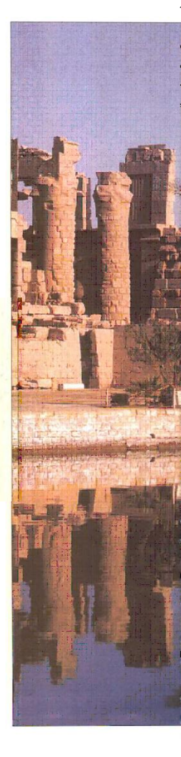
大神庙经济

每天早午晚三次，阿蒙神的最高祭司，都会到卡那克神庙圣湖那静静的湖水中清洗洁净自己后，才进入阿蒙的中心圣殿。然后祭司和随从人员一边吟唱祷词，一边清洁装饰神像，并献上面包、肉类、啤酒、葡萄酒等供品。这些长期以来的仪式获得了神对埃及人的喜悦，消弭了来日的灾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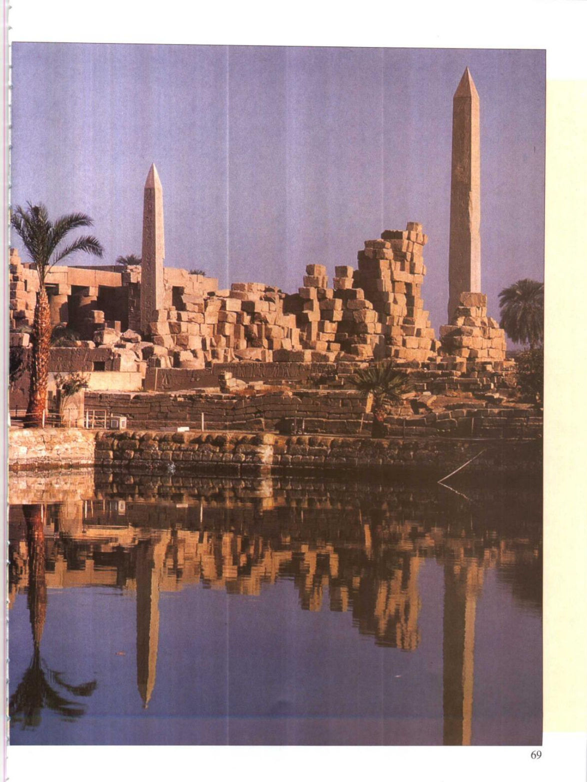
为维持这种简单的崇拜行为，卡那克和其他神庙建筑群都发展成了生机勃勃的商业中心，不仅是埃及政府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引擎。神庙辟有粮仓，供他们自己酿造啤酒，烤制面包；神庙内的作坊中，熟练的织工织出供应神庙的亚麻布。



3000年的历史，卡那克从小神殿发展成为一个围墙高耸的繁华社区。此处所示为约公元前370年的盛况。



一阵清风吹皱卡那克圣湖水面。此处原为熙攘的宗教建筑，是从前国王建礼拜堂和方尖碑、祭拜阿蒙神的地方。



铁匠和珠宝匠打制出神灵的项链和其他饰品；卡那克甚至有自己的商业船队从异邦采购必需品，如制熏香的没药，圣典场合制造载神三桅船所需的雪松等。

如此繁杂的事务事项要求有充足的收入来源予以支持。神庙占有大片的土地（通常由富有的公民赠给，作为回报，神庙为其作一两天的礼拜祈祷），从所收谷物中抽取三分之一作地租储于神庙粮仓中。其他还有开发金银矿收入和珠宝赠物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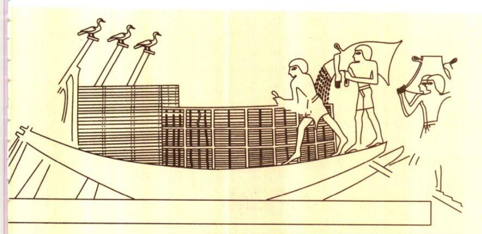
掌管这一切的是一批真正的僧侣。大祭司由法老指定，代表法老负责每日的宗教仪式；他的助手，或称"第二先知"，负责神庙的物产、人员和日常事务；他们手下是非全职僧侣，定期到神庙做运送、献祭、园艺、漆工、文书等工作，并监督各职能部门，如木工房、制酒房、烤制房的工作。

法老作为神授君王，对神庙事业的关注既有精神原因，也为世俗利益。军队缴获的战利品中一部分交到神庙，作为交换，神庙也成了法老的储备库，他从神庙仓库余裕中拿出一部分来补充国家税收，养活修建皇室陵墓和神庙的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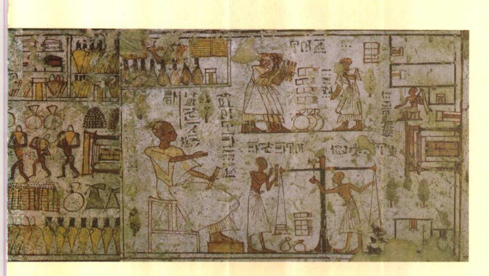
给予僧侣的薪俸是以供物返还的形式进行的。待阿蒙收下置于其神像前的食品和酒类的精神部分之后，神庙人员便消费掉其物质遗存。僧侣有时还充当法官，在神庙门口为全体公民伸张正义。对埃及人民来说，阿蒙神庙及其精神控制无处不在，向某些人传播正义，向很多人供给钱物，对全体人民实行精神麻醉。



祭司彭玛阿特手持熏香，于公元前950年，在卡那克祭拜阿蒙神。作为出入库档案管理长官，他还监督府库物品出入的文书记录工作。彭玛阿特获准结婚并在神庙外建立了家庭，但作为僧侣，进入神庙及近郊之前数日开始，不可进行房事。



往来于尼罗河上为神庙收取地租的平底敞蓬船，可载运约650袋谷物，相当于72英亩农田的收成。神庙于丰年征收谷物，同时保证于歉年时返还多余储存赈济百姓。



在公元前13世纪卡那克的这幅绘画所示的劳动图景中，僧侣文书奈付任皮特（下方坐者），在工人入库称重时细心地记录。别处，工人将一筐筐货物扛入神庙库房（左下）。还有的储室内放有一罐罐油和一卷卷的布（左上）。

司令，而且是天上诸神在地上的惟一代表。作为神圣代表，法老保证诸神会继续恩典埃及，佑其平安。“无人不向我臣服，”哈赦普塞特在赞美其父阿蒙的铭文上声称，“一切外邦疆域都是我的臣民。”

维持国家繁荣与稳定的统治者令人民尊重和爱戴。埃及过去有个词语“玛阿特”(当权者受到尊重，传统得以延续时期那种安定和谐的状态)来表达歌舞升平。埃及历史上确有几次动荡骚乱时期。早在哈赦普塞特时期数世纪前，古王国的金字塔建筑工人分裂为几个集团，互相争战。“看一下父子成为仇敌、手足相残子弑生父的惨剧吧”，战争平息后一段撰文记录道，“每个人的口中只有‘我想吃’，人们的良心都被邪恶吞噬。”后来，当被称为希克索斯人的亚洲人于中王国末期在三角洲地区夺取政权时，埃及又经历了一次类似的不稳定时期。驱逐希克索斯人的过程中，底比斯的阿赫摩斯一世建立了十八王朝（哈赦普塞特即属该王朝），从而开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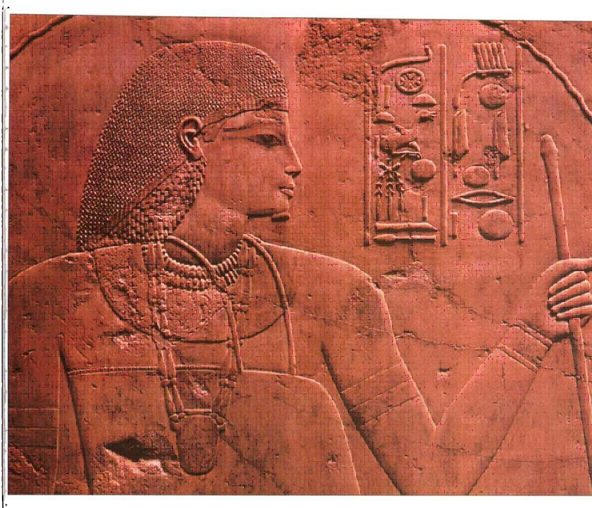


“无人不向我臣服，
一切外邦疆域都是我的臣民。”

了埃及繁荣的黄金时代，称为新王国。新王国的统治者向后人细致地展现了他们的情况。哈赦普塞特及其继承者们在其宫殿的墙面上刻下了他们的梦想和业绩，并同他国王室通信，这些都向后世描述了继承神授君王理想人选的简略素质。这段时期，戴上王冠的人物有阿蒙霍特普三世，他立一平民之女为王后，授她于无与伦比的荣崇之尊；太阳国王阿肯那吞，他不理底比斯和阿蒙大神庙，在自己国都内重建一宗教，被其后人斥为邪教；可畏的拉美西斯二世，积聚了惊人的财富，庞大的嫔妃群，腐化糜烂程度超越了前任任何国王。像其他所有统治者一样，上述国王也有失误。然而埃及长期的繁荣昌盛使人民确信即使是最糟糕的法老也有超人的能力，有助于埃及的强大。

在底比斯城，每年含有大量泥沙的尼罗河水溢出河岸。开始泛滥的时候，居民便欢度热闹非凡的讴比特节，他们注视着洪水轻轻拍打着城墙，庆祝阿蒙神和法老的赐福。在那充满希望的时节，每当田野劳作告一段落的时候，人民便同法老一起参加大游行，从崇拜阿蒙神的卡那克神庙开始，一直到城市南端的露克撒神庙为止。

在卡那克，到了指定的日子，阿蒙神庙的僧侣们喜气洋洋地刷洗神像，为神像换上亚麻布新彩装，并为其佩上珠宝。然后将神像置于花船顶部的神龛中，将花船固定在抬竿上。数排僧侣将抬竿升至肩膀，抬着船走过大厅和卡那克围院，进入喧嚷的大街，沿街两旁平民百姓你推我搡争着一睹圣船风采。国王也亲自到场，迎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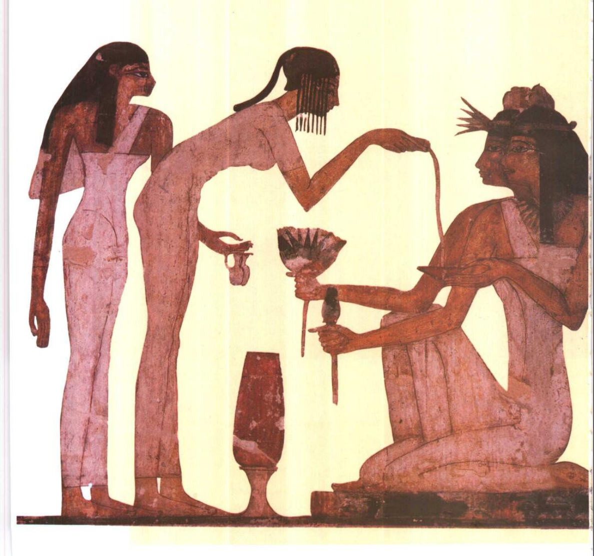
十八王朝的维齐尔拉莫斯，在显贵职位上曾效命于两位国王——阿蒙霍特普三世及其子埃赫那吞，在本墓室壁画图中，他身着贵族盛装，戴金箔颈圈，挂心状护身符。维齐尔为拥有广博的知识、有幸向法老就宗教和世俗事务提供建议而非常自豪。维齐尔曾吹嘘，自己对于“天上、地上、地下任何事物”无所不知。

阿蒙进入露克撒神庙。战士们敲响乐鼓，努比亚勇士则随着赞歌节奏起舞。

露克撒神庙距卡那克1.5英里，哈赦普塞特时代，游行完全是步行，僧侣们可停于路站歇息。后来，把三桅船抬到尼罗河上的大船，由拖船的桨手们和岸边纤手们用绳子拖船沿河而上，直至露克撒神庙。这一切抬圣船和桨圣船的工作，普通工人是无此福缘的；政府高级官员们争先恐后地要讨这份差使。

圣船到达露克撒神庙后，众人留在前厅，法老和僧侣们同圣船进入神庙的熏香缭绕的、黑暗的内殿，并同代表阿蒙

河谷欢宴节上，一名侍女正为一位坐姿妇女斟酒，该节日允许生者同他们过世的亲人相见。妇女及其伙伴手持象征回春的莲花，莲花的清香清醒生者、抚慰死者；葡萄酒也可随意向家人捧出，无论是在世的还是过世的。



皇城节日

从每日例行的喧闹的宗教活动中，古埃及人在历法中创立了喜庆热闹的特别节日，以缓解常年辛劳的痛苦，在皇城底比斯市别具一格的这两个节日是：讴比特节和河谷欢宴节。

河谷欢宴节是所有底比斯居民缅怀死者，崇拜眷顾王城诸神的节日。每年的5月末或6月，底比斯人齐聚尼罗河西岸——底比斯城的公共墓地、皇室陵墓以及祭堂，举行丰富多彩的游行活动。活动从东岸的卡那克开始，阿蒙神的圣像被抬出神庙，置于圣船顶部的神龛之内，圣船缚到抬竿上，由僧侣抬到尼罗河岸。起初只有阿蒙受到如此崇拜，后来其妻穆特，其子峵之圣像各被供入一船，共受崇拜。到河边，三神圣像被转入拖船，横穿河面，巡视诸神及法老祭堂。底比斯墓地内到处是居民存放亡亲遗骨及举办拜祭的礼拜堂。

每个富裕的家庭都设有祭堂，参与庆典的人们开怀畅饮，直至黄昏。在昏暗阴郁气氛中，他们似乎接近了幽冥世界的亲人。因此，河谷欢宴节提供了他们表达哀思的机会——向其亲人表达哀思，向众神表达敬畏，以及对来世的关注。

尼罗河泛滥过后，底比斯人民又加入讴比特节的隆重庆典活动中。讴比特节中，人们随法老和阿蒙神像一起游行，从卡那克神庙开始，一直走到底比斯南岸的露克撒神庙为止。法老参与一种神秘仪式确证自己的神威后，僧侣们将阿蒙神像送回卡那克，底比斯居民有向神问卜的机会，得到是或否的回答。比如一人会问及在部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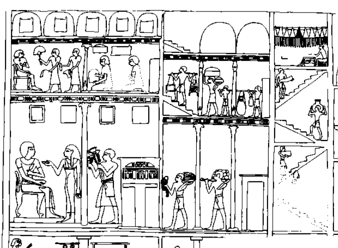
在底比斯，节日期间为敬拜阿蒙，杂技演员和乐师都进行公开表演，其中有一位妇女正摇动叉铃（上图）。该乐器会发出轻柔的类似风吹纸草的声音，据说这种声音能平息诸神——如海瑟愤怒时变化为母狮——的愤怒。


王后谷
国王谷
代尔迈迪纳
哈赦普塞特葬礼大殿
尼克罗波利斯
西底比斯
尼罗河
露克撒神庙
洪斯神庙
穆特神庙
底比斯



底比斯（左）主办河谷欢宴节和讴比特节，二者都自卡那克开始。河谷欢宴节在底比斯西部达到高潮；讴比特节游行则到东岸的露克撒神庙为止。在这两个及其他庆典活动中，国王——上图中是哈赦普塞特——头戴饰以阿蒙公羊角的王冠，看护着僧侣抬着的阿蒙圣船。

兄弟是否健康。若圣船船首向问者降低，则神的答复为是；若向后仰起，则为否。此场合下，人们还可享受到神的赠品。公元前12世纪一次讴比特节时，神庙官员向居民发放了11341条面包和385罐啤酒。



豪富之家

宫廷文书撒特奈夫尔豪富之家（左图三层住房），根据底比斯一处陵墓壁画，是以罕见的内部视图绘示的。这座房子有房顶平台和上下楼台阶（佣工们在最右侧的楼梯上，携容器和生活用品上上下下）。日常起居部分位于二层，曾为图斯莫西斯三世和阿蒙霍特普二世效过命的撒特奈夫尔，则在宽敞的一层办公会客，无窗而又狭小的地下室辟为佣工的工作区，让其纺线、织布、筛米等。

下方（绘于莎草纸上的）略小的房子，是富有的埃及人休闲的乡间休养所。地基高出地面以防潮湿和洪水；该房子如其他埃及住所一样，被刷成白色以反射似火骄阳；窗户高居于上，可防人窥视并能阻挡地上扬尘；房顶平台开通风孔利于空气流通；房前果树既能装点、又可遮荫。富甲一方的埃及富豪，在乡间或城镇郊外拥有更大的房产和花园。

另一神格的神像——可畏的阿蒙－闵（播种大地并带来丰收之神）——进行交通。这种交通使得法老接触王室灵魂，接触王权不朽的实质所在。当他身着新亚麻衣走出内殿进入现世时，人民趋前恭迎，赞美其主。因为无论他此前有何过错，现在已又一次成为神力和慷慨的化身，埃及丰足富裕之源。

如果有一时期可代表新王国的盛况的话，那就是爱慕奢华的阿蒙霍特普三世时期。公元前1386年，当他还是一个少年时就已执掌大权，继承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庞大帝国。北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君主向他称臣；南方，努比亚以黄金向他晋献优厚的朝贡。财富从每一个方向滚滚涌入——绿松石及其他宝石装裹王室，足以今世和下世之用；香料和豹皮披满僧侣之身，堆满香雾缭绕的神庙；乌木和象牙把法老宠臣宅第装扮得富丽豪华。别国国王看着眼红，巴比伦王写道："在贵国，黄金如泥沙，不足为贵。"

在阿蒙霍特普面前，世界似乎有着无限的可能性。形成埃及帝国的伟大战争已由其先人代劳，除了在努比



"在贵国，黄金如泥沙，不足为贵。"

亚境内的小规模行动并已及时取胜之外，他的统治时期基本无战事。

由于疏于军事行动，阿蒙霍特普便寄情于运动和铺张。狩猎是一项传统娱乐项目，在炎炎的烈日下他带领精选出来的侍臣，乘两乘轻便二驾马车，向尼罗河冲积平原与沙漠边缘的羚羊、野山羊出没地进发了。一名驾车好手为他把缰，而他则尽力地保持平衡，一任马车在沙漠灌木丛中飞驰。当车驰近猎物时，阿蒙霍特普便弯弓搭箭射向前方气喘嘘嘘、惊慌失措的猎物，在文书记录的皇家猎物簿上再加上一个数字。

阿蒙霍特普还在专门为其准备的动物身上一展其勇，而其侍从却竭尽全力小心安排，消弭危险。比如野牛，都是事先关进畜栏，再通知国王陛下前来搏杀。毫无疑问，阿蒙霍特普所面对的最危险的对象是狮子。阿蒙霍特普统治前10年，国王陛下"亲手猎获的猛兽"的官方记录为102头。

阿蒙霍特普统治时期，文学艺术得以繁荣发展，尤其是建筑艺术。自建造金字塔以来1000余年间，埃及还从未经历过如此猛烈的建筑热潮。正如金字塔建造者一样，新王国墓地建筑人也可能征募埃及人进行施工。幸亏帝国近期征伐，他们才有了建筑工程劳力的新来源——外邦奴隶。

因此，阿蒙霍特普有能力启动数个宏大的建筑工程。他命令在卡那克和露克撒神庙修建宏伟的神殿。在底比斯的对面，隔河相对，修建法老自己的祭堂大殿，由国王60英尺高的巨像（即门农神像）守护。阿蒙霍特普将神庙献给"其父阿蒙"，祈望众神之主授予他永生及无限的治权。阿蒙霍特普宣称，该建筑是一座"永远和恒久的纪念碑"，完全是用"黄金与经磨制的致密沙岩"建造而成的。同当时的神



新王国时期贵族地产中的花园，草木茂盛、绿树成荫，池塘中点缀着盛开的莲花，鸫鸭相戏、鱼儿游泳。岸边是果实累累的金合欢树、棕榈和无花果树。生活优裕的埃及贵族寄情于自己的花园，在无孔不入的热浪和黄尘中，花园就像一片青翠的绿洲。



底比斯阿蒙霍特普三世宫殿内的地板绘画，以当时的自然主义风格，描绘出莲花、其他水生植物及水禽，焕发出室内花园的无穷魅力。

庙建筑群相似，自成一片世界，有鱼塘、禽类、工场，以及“男男女女的奴隶”。

该神庙及其他工程的荣誉尽归国王本人。然而，工程的设计、监督等工作却是由其助手担任的，其中最有名的是与国王同姓的一个经营建筑业者和管理者“哈普之子阿蒙霍特普”。他出身低微，却一跃而为全国风云人物之一。他写道，由于“其建议精辟独到而被国王任用，在同僚中出类拔萃”。但有一点如其他官员一样，他的发达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早期的文书训练，掌握了“效忠之具”象形文字。他声称：“我尽窥个中奥秘，所以我的进言深邃中肯。”

所有建筑工程中，国王及其助手最为倾心的要算尼罗河西岸、底比斯城中心对面的宫殿群了——厅室、庭院、游乐园达50余英亩，处处雕梁画栋，金碧辉煌。这里的基本建筑材料同普通建筑一样，都是土砖（石质建材留作神庙和其他纪念性碑雕之用，以世代永存）。大批腰缠粗布巾的泥瓦匠，在宫殿工地上从日出到日落，和泥截草，人模制砖，然后置于太阳下晒干。最后砌砖为墙，涂上灰膏，漆以花草纹章，以娱国王及其侍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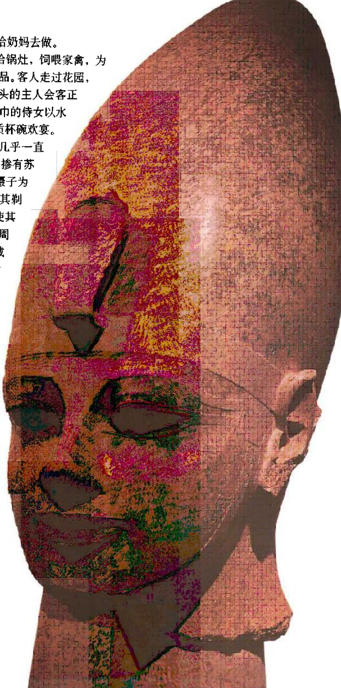
法老的宠臣像埃及其他地方的富裕地主一样生活奢侈，而且房产、仆从更多。客人到显贵大宅做客时，常被引至一环境清雅的方形水塘一侧，此处棕榈树和无花果树环绕四周，绿树成荫。数孩童划动纸草小艇于塘水中莲花间嬉戏，哥哥姐姐们则在凉棚下纳凉，轻轻地咬着猴仆从树上采下的果子。女主人无须为孩子淘气烦恼，

径自享受，而把照料孩子之事都交给奶妈去做。

池塘另侧的工棚下，仆从在收拾锅灶，饲喂家禽，为宴席准备肉类、面包、啤酒及其他食品。客人走过花园，走过高大的木柱回廊，走进花园尽头的主人会客正厅，在宽敞大厅内落座，一名仅束腰巾的侍女以水侍候，然后主客以银质和雪花石膏质杯碗欢宴。

国王起居排场更是宏大，醒后几乎一直要人侍候。每天早晨，侍从侍奉他到掺有苏打水或其他清洁剂的水里沐浴，用镊子为其拔体毛，用青铜或金制剃须刀为其剃须，用油膏如河马油为其擦身，以使其皮肤在干热的天气下保持弹性。像周围的人一样，他戴假发，描眼影，戴金手镯，还把眼影油放于漂亮的化妆盒内，佩戴彩玻璃珠或其他华丽材料制作的项圈。

阿蒙霍特普穿戴整齐要到皇家园林散一会儿步，观赏外国献来的奇花异草，珍禽异兽（早些时候，哈赦普塞特在其园内饲养来自中非的狒狒和长颈鹿，其后的法老饲养宠物狮）。然后，国王会到珠光宝气的后宫看看他的嫔妃们。随着时日的增长，他也需要越来越多的宫室来容纳他日益庞大的妃嫔群和她们自己的仆从。比如，其嫔妃中有一位来自米坦尼王国（叙利亚东部一强大国家，与埃及联姻缔结联盟）的公主，仅其女侍从就达317人。阿蒙霍特普要供养她们主仆，



以红色磨光大理石雕就的阿蒙霍特普三世，头戴上埃及王冠，前部饰以圣蛇像（一条象征王权的立身眼镜蛇）。阿蒙霍特普三世于埃及帝国鼎盛时期登上王位，因此无须对外征伐，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建筑工程上。

并以公主习惯的方式向她求爱。

如阿蒙霍特普不以相应敬意待她或其他公主，便会引起他国敌意。一次，他曾派信使到巴比伦王国，求娶王女为妻。该国王愤怒地回复说，他自己的王姐已为阿蒙霍特普收作妻子，却实际上成为宫中无足轻重的人。国王不满地说："从没人见过她，也不知她是死是活"。阿蒙霍特普致函保证她仍然在世，不过她显然不是受宠之妃而已。阿蒙霍特普也对嫁己女以息巴比伦国王愤怒不予考虑。他傲慢地宣称："自古以来，埃及国王之女从未给过任何人。"

没有任何公主像其原配妻子苔一样受到宠爱。阿蒙霍特普是在十几岁时同苔结婚的，那时他尚未登位。苔不是王室出身，父亲是一位杰出的埃及军官，马匹和战车大师。在阿蒙霍特普长期统治中，苔支持他献身公共事务。作为一个热心的猎手，他对马术师孩子的喜爱远远超过对娇惯的王室之女的喜爱，或者说他对苔的美丽和智慧的赞扬胜过周围的皇室女性的赞扬。多年以来，苔为他生下二男四女，并挑起宫廷重担，以

"哈普之子阿蒙霍特普"，是阿蒙霍特普三世的建筑师，他像个文书一样盘腿而坐，手握纸草置于腿上，墨迹已干的调色板从左肩上悬垂下来，被召侍奉国王之前曾任文书之职。典型的调色板（右下）有两个色盘，一黑一红，使用时，文书先将这两个色盘刷湿润，后以芦管笔（左）在其中刷色。笔、罐和调色板共同组成一个象形文字"文书"（下图）。



自己名义发布政令，与他国通信往来。她的威严和美丽在阿蒙霍特普祭堂大殿的雕像上得以表现，受到人们的景仰：苔同丈夫挎臂坐在王位上，身着紧身亚麻长装，把乳、臀刻画得恰到好处；头戴庄严的王冠，王冠上的传统王后头饰秃鹫和象征王权的圣蛇紧紧相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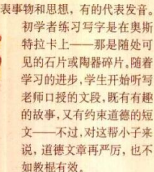
为向她表示恩宠，阿蒙霍特普还用其他方式表达敬重和感情。为庆祝登极11周年，阿蒙霍特普为苔沿尼罗河修建了一个游乐湖。他麾下的劳动力是如此之大，在他下令15天后，就能伴苔乘驳船泛舟湖上。桨手起劲摇桨，环湖侍臣向陛下欢呼致敬。但这对恩爱夫妻似乎忘情于幸福中了。

苔没有理由出于嫉妒心将后宫佳丽当成对手。她"伟大的王后"地位稳固之后，所担心的只是嫔妃们会为国王生下男孩，对苔的嫡亲王子的王储之位构成威胁。其结果，苔与阿蒙霍特普的长子夭亡。后来，苔可能又担心其次子的健康状况，支持其女西塔萌与阿蒙霍特普的婚姻，以期为国王再备男嗣，保证本族继承王位。这种父女结合的事例对埃及百姓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但神授君王不同，可以自由娶女娶姐，只要能给

文书的技能

在古埃及，文字的奥秘只能为少数精英人物所参透，可能只有百分之一的埃及人能读书写字，这种状况使文书享有权力和地位。文书成为最重要的职业，中王国时期一篇鼓励年轻文书的文字中声称："除文书外，天底下没有不受监督的行当。"事实上，许多文书做的是高级僧侣和官员的文字记录工作。但文字知识对任何意欲成为领袖的人都是十分重要的。

文书教育是非常严苛的，因为书面语言十分复杂。学生必须掌握700多个象形文字，其中有的代表事物和思想，有的代表发音。初学者练习写字是在奥斯特拉卡上——那是随处可见的石片或陶器碎片。随着学习的进步，学生开始听写老师口授的文段，既有有趣的故事，又有约束道德的短文——不过，对这帮小子来说，道德文章再严厉，也不如教棍有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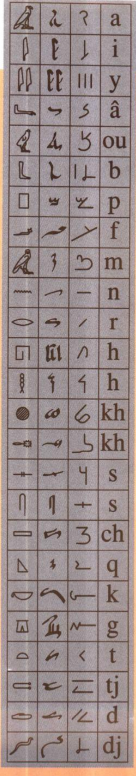


纸草箔，如下图之样本，出土于公元前13世纪，是将纸草茎内的长长的白色芯髓剥下，横竖交错平铺下来，然后用捶棍连续捶击使之变得有粘性，再压上重物凉干。待其汁水挥发掉后，草箔便轻便柔韧了。文书只要用一块木块或象牙将箔面磨光，就可在其上写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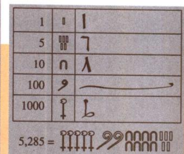
左图中，工人们将粮食装入标准容器，与此同时，一位文书坐在粮堆上以手指计数；而那些站着的文书们（左）则用写字板记录着数量。写字板背后留有放笔的浅槽，文书们在附于写字板的纸草细条（右图）上作记录。

课程既有读书写字，也有算术，以便这些准文书们能做税吏、司库、军需官以及建筑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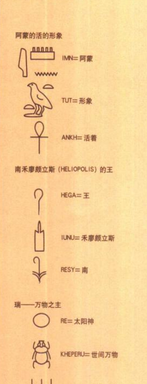
成绩优秀、学习结业者会过上免于手工劳作的优裕生活。他们柔嫩的双手和洁白的亚麻短裙是其优越地位的标志。他们还可赢得后人的尊敬，因为只有通过他们的手，古埃及人的聪明才智才得以流传。



左、右表列出了埃及文书所用的口语语言中的25个语音符号（除了这些表音符号外，另有数以百计的表意符号，代表事物或概念）。象形字与所代表的事物一起表示发音，比如，秃鹰表示大体上近似于/a/的音，篮子形代表/k/音。由于象形文字最初刻于石上，故倾向于方形。使用芦管笔和纸草的文书将其发展成一种被称为僧侣文字（僧侣所用简化文字）的圆润流畅的符号，后来又发展成一种较为平直的称为通俗文字的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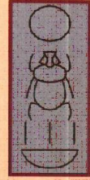
任何事物的计算，从酒坛的数量到方尖碑的重量，都可以通过象形文数字和其相应僧侣符号表示出来。



右方饰板的饰纹拼出国王图坦哈蒙的各种称号，如下图。“图坦哈蒙”由表音符号图特“tut”和阿蒙“amun”组成，而符号“ankh”表示“活着”的概念。

埃及带来一位适当的继承人就行。

对于40多岁的阿蒙霍特普来说，令人烦恼的继承人问题是他接近坟墓的又一信号。借即位30周年之机，他计划举行庆典活动，向其继承者展示自己尚存神授治国之力。他从过去吸取了灵感，因为统治很长的法老都举办荷播赛德（大赦年庆典），以恢复国王的神威。

图坦哈蒙墓穴中发现一把座椅、雕有椭圆形饰纹的椅背饰板两侧，连接着象征王权的图案，包括神牛和头戴上下埃及双王冠的猎鹰神何露斯。



僧侣们翻阅神庙档案为荷播赛德寻找证据，以使阿蒙霍特普大赦年庆典更具说服力。同时，工人们在宫殿附近忙碌着，要为阿蒙建一神庙，为庆典架一围柱看台。派信使赴全国各地，召集埃及各行政区代表，并通知他们将当地神庙的圣像带上去参加庆典，使诸神也见证并承认未来的复兴仪式。外国要人也从邻邦赶来，满怀热望受到国王按外交礼仪的接见。然而，阿蒙霍特普却满腹心事，至少使一位王族客人感到受了冷遇。“我的马车就停在您市长们的车马的中间”，巴比伦国王向阿蒙霍特普抱怨说，“而您却连看都不看一眼。”

在场之人没有一个会忘记庆典活动之前的王室招待会：来宾头戴散发着香气的彩笠，侍从们颈挂新鲜的花环；外邦舞蹈演员们身着短幅外衣，打扮迷人，在场中手执火把跳呀转呀；笛手琴手那袅袅的曲调，萦绕在看台上空，醉人的歌声也煽动着欢宴者尽情享乐。

荷播赛德大赦年庆典开始了。侍臣拨桨，轻舟翩翩，在万众瞩目中，阿蒙霍特普携苔走上看台。过去，法老庆祝荷播赛德，都是在象征帝国四至



这些石膏面具，充分表现了埃赫那吞统治时期，王室雕塑家图特摩斯摸特们的富有表情的面貌。这个历史时期的艺术家们显露出一种对个体独具特征的兴趣。

的诸标记间巡游一圈。但没有证据表明阿蒙霍特普重演了这一传统做法，但他很可能在众人簇拥下巡游庆典广场，祭拜诸神像，以各种方式向众人展示，他仍然大权在握，有力治国。

旁观者可能暂时恢复了信心，但阿蒙霍特普却不能长期掩盖一个事实：自己巅峰已过，韶华不再。多少个日日夜夜，他享用着丰盛饮宴——皇家牛场的牛肉，经三角洲葡萄园精制酒炮制，再浸蜂蜜入味。在其统治下享受到新艺术自由的埃及雕塑家，也不怕将他刻画为臃肿地坐在王位上的大腹形象。可今朝，每次用膳，他都感到牙齿在阵阵剧痛，这种折磨一直伴他走进坟墓。

在其统治第四个10年中，阿蒙霍特普打起全部精神，进行了两次荷播赛德大赦年庆典。然而他确实老了，他的思维也早已落到了时代的后面。

阿蒙霍特普三世御宇38年后驾崩，传位于他与苔仅存之子。新王加冕称阿蒙霍特普四世，但与其父无论形体还是气质，却鲜有相同之处。阿蒙霍特普三世年轻时，充分展示出了法老风采：神采奕奕，高大威猛，虽无外敌可试身手，亦能独立杀狮宰牛。而其继位者，根据宫廷画家作品，却是一位外表怯懦的青年，下巴突出，两臀肥大，几乎是一幅女性形象。然而其古怪外貌并没有掩盖住其皇家血统的荣华：他娶到了美丽的那拂悌悌，并生下六个女儿。但是，其外貌也使他早年便与宫内其他人隔阂较深，过着我行我素的生活，养成了一意孤行的性格。

许多曾使其父王获得快乐的事物都使新王感到可憎。他对底比斯及其阴郁的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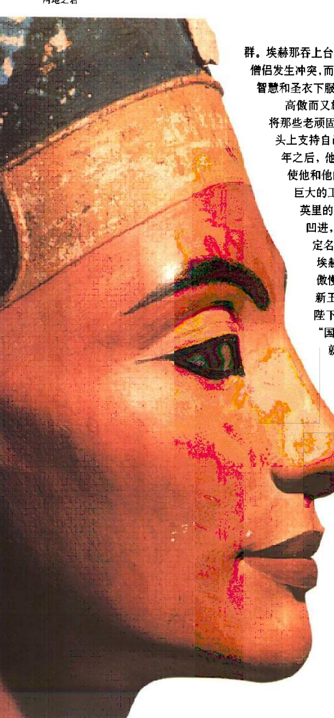


筑不再迷恋，尤其是“隐者阿蒙”（他好像害怕见人、躲避阳光一般）的神殿，他最为鄙视。登位第五年，新王表示不崇拜阿蒙，放弃阿蒙霍特普姓氏，宣布改元，称埃赫那吞（意为“对阿吞有益之人”，阿吞是太阳盘光明神）。

对太阳神的崇拜与埃及人的生活有极深的渊源。崇拜阿吞是对古老有影响力的瑞教（瑞是太阳神，每天从东方乘金船驶向西方，为世间万物带来光明）的超越，即使底比斯的国王提高他们城的保护神——阿蒙的地位之时，也没忘记继续崇拜瑞为主神，居其他诸神之上。阿蒙霍特普三世曾自豪地继承古老皇室称号——“瑞之子”，当时的埃及人民用阿蒙－瑞指代兼具二神性格的完美人物。

也可能受某些深刻的宗教信念的驱动，埃赫那吞性格中的某些成分，向世世代代埃及人民的那种虔诚忍耐，或叫接受并行宗教的妥协倾向开战了。新王如此明显地受到新发现的信仰的推动，居然创作或授命创作了感人心扉的《阿吞颂诗》，并让朝廷要员将之以各种形式刻于其陵墓围墙上。其实，埃赫那吞扫荡由来已久的信仰和习惯，还有其世俗的动机——即提高他自己宗教的地位，同时削弱强大的阿蒙僧侣的力量。

埃及僧侣的影响不仅局限于神庙。多数僧侣于圣地之外都有家室，有职位，定期向神殿报到，祭神护像。当值期间，他们进行例行的自我清洁，每日四次冷水洗浴，数日一次刮理体毛。到神前数日须持斋，杜绝房事。但戒律中却无要求远离红尘。其队伍中有严厉的行政牧师做国王的心腹顾问，并以铁腕管理大规模的神庙



群。埃赫那吞上台后，便与在其父手下位高权重的高级僧侣发生冲突，而他们无疑希望这个怯懦的新国王在其智慧和圣衣下服服帖帖。

高傲而又雄心勃勃的埃赫那吞却决不屈服。他将那些老顽固们挂到一边，提拔任用支持或至少口头上支持自己的官员。这样，在底比斯明争暗斗五年之后，他决定彻底放弃该城，重建新都，以便使他和他的近臣不受干扰地崇拜阿吞。他为这巨大的工程选定的地点，位于底比斯以北240英里的尼罗河东岸，那里石灰石陡壁向两旁凹进，形成一个天然的圆形剧场。他把新都定名为埃赫塔吞，意为“阿吞的视界”。在埃赫塔吞举行的皈依仪式上，军官和其他傲慢之徒都不得不伏身于被称为神之子的新王面前。“他们在他面前伏下身来，在陛下面前吻着泥土”，一段铭文记述道，“国王陛下对他们说：看着埃赫塔吞，这就是太阳盘以自己的名义建成的纪念之城。”

埃赫那吞非常急于甩开底比斯，居然在楼房还没完工时就动身到了新都，显然，到了晚上他和随从只好宿于帐篷内，

美丽娴雅的娜芙悌悌（左）（意为“美丽女人来了”）——雕塑家图特摩斯精心雕绘而成——恰如其名，装点了其丈夫埃赫那吞的宫廷。始作于新王国时期的这首爱情诗，赞美了埃及女性的美丽：

她像一颗初升的晨星，
闪耀在喜庆的年头，
雪白的肌肤，
可爱的眼神，
还有吐字如蜜的双唇，
娴雅的脚步，她迈动着双足，
一步一步俘虏了我的心，
所有的男人，随着她转颈移目，
她怀里的肯定是幸福的人，
也一定是第一个男人！

一直等到工人们在宫殿上合好最后一片瓦。他得到了亲人的大力支持，他们也搬到了新宫。他端庄的王后、杏眼美人那拂悌悌是新宗教的坚定信徒。不久，昔太后尽管本可以明智地在底比斯回忆往日，但也顺流而下，来到这座沙漠之城。

埃赫那吞不仅仅满足于与其他神祇鼎足而立。他最根本性的措施是宣布其他神祇为非法，并关闭其神庙。阿蒙教是他的首要目标。埃赫那吞的爪牙们毁掉阿蒙神像，从神坛和墓碑上除掉阿蒙的名字。狂热中，他们甚至涂掉与埃赫那吞之父阿蒙霍特普三世有关的文字，只是因为老国王的名字与可恶的阿蒙搅在了一起。

不久，埃赫那吞就能够满意地巡视其王国了，因为他知道彻底的整顿正进行得轰轰烈烈。新都内，他在宽敞开阔，光线充足，与阴暗神秘的阿蒙神庙形成鲜明对比的阿吞大神庙向其天父奉献牺牲。都城其他地方也是一派广阔。那些从底比斯跟随国王的新贵们，也都移居配有池塘花园的豪华别墅——房间刷得鲜亮，并绘有栩栩如生的花草鸟兽。一条宽阔的大街将埃赫那吞的府邸和他心腹随员的宅第连接起来，城市行政中枢就位于其南部。城市的店铺之中的酿酒坊和烤制坊，为阿吞提供祭品，同时为僧侣提供给养——他们消费神未动过的东西；水井向全体市民提供清水；还有足够的绿化，在炎炎烈日中为居民提供了树荫和清凉。

卫兵或步行或乘车维持治安。并不是居民喜欢闹事，相反，他们的好日子来自埃赫那吞，而当他身着王者盛装，站到观礼台上面对大家时，他们就感到埃赫那吞是他们的太阳，是他们光明未来的源泉。

在如此刻意布置的背景下，埃赫那吞不再面目可憎，而是在注视者眼中美丽起来。在阿蒙霍特普三世时期就已开始刻画王者个人风格的宫廷画家，现在更加自由。经埃赫那吞批准，画家们没有将这位身形略畸的国王绘成驾战车踏敌营的征服者形象，而是画成一位同那拂悌悌及女儿们在一起的神情悠闲的丈夫和父亲形象。

埃及其他地方的人民对埃赫那吞及其所为却评价不高。被禁神氏的僧侣们发现自己找不到感觉。对在尼罗河两岸田野里劳作的广大农民来说，这些改变无疑不得人心，他们十分小心地保持着对古神的那份忠诚。甚至在国都，贫穷地区的人民仍然保存着矮小但能保平安护家神彼斯的神像。

这位太阳王很快便陨落了。他的宗教从未在埃及整个社会中扎根，在其统治17年间曾辉煌一时，他死后即走向衰落。他的继承者宣布同他断绝关系，并恢复了以前的做法；一度繁华的献给阿吞的都城也遭到摒弃；埃赫那吞本人的名字也从官方国王谱系中清除。一名文书后来写到那段难以言喻的时期时，称其为“那个魔鬼统治”的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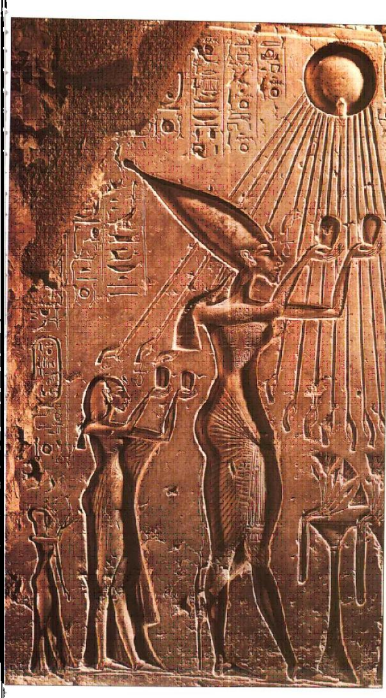
后来几个世代，所有埃及国王都仿效追寻着阿蒙霍特普三世的伟大榜样，而力图避免任何其他一样激进的做法。埃赫那吞死去40年后，国王荷伦希布因无嗣而禅位于侍臣维齐尔——拉美西斯一世， 十八王朝自此结束。拉美西斯及其继承人回到其起源地，远离底比斯的三角洲地区，但继承了十八王朝的光荣传统，保持了强大的军事力量，维持着外邦的朝贡，并同外国交易货物。

体现了新王国光辉的最后全盛阶段的是法老拉美西斯二世，或称拉美西斯大帝。其父塞提一世为拉美西斯一世之子，为培养其注定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角色，做了极重要的准备工作。从十几岁起，他便在塞提的指导下参与朝政。他只想让儿子青出于蓝。

天生就了拉美西斯二世敏锐的洞察力和鹰勾鼻子，其性格也如鹰一般会对埃及之敌迅速出击。在一次战争中，他在叙利亚同赫梯人发生了冲突。后来他同他们讲和，并在此后的长期统治中致力于自我充实。作为一个皇室墓碑建设者，他甚至超过了阿蒙霍特普三世，在卡那克建成了一座列柱大厅，在三角洲祖籍地区建了一座新都城，一段文章描述道：“露台豪华壮观，亭台楼阁处处装点着青金石或绿松石，金碧辉煌，耀人眼目。”可能以色列人为法老做苦力就是在那里，《出埃及记》中有记载：“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待他们。”

拉美西斯另一个消耗极大的工程就是扩大宫室如馆舍的建设，以容纳众多妻子，无数的孩子。其父给了他一个好的开端。“他给了我一个女人，一个妻妾群，而且个个都像宫内女子一般漂亮”，他写到父亲时说。由于妻子众多，所以当塞提去世，独立治国时，他年仅25岁即有了20个孩子。当生命结束时，他已生了几十个女儿，50个儿子，从而保证了死亡无法使他丧失合法继承人——这方面远胜于许多无力生育的先王。

他的原配妻子拿伏塔丽王后，在为他生育了至少四子二女之后升天了。其后多年中，拿伏塔丽的众后继者中有一位赫梯（小亚细亚东部和叙利亚北部古代部族）国王之女，自遥远的安纳托利亚送来，以稳固二强国近来达成的和约。作为交换，拉美西斯答应给公主一批彩礼，包括珠宝、马匹及大量的奴隶。当新娘及嫁妆姗姗来迟时，他致函新娘双亲表示不满，赫梯王后却善意回复道：“怎么，贤兄一无所有吗？”她还略带讥讽地谈到拉美西斯对礼物的关心，说：“陛下，我的贤兄，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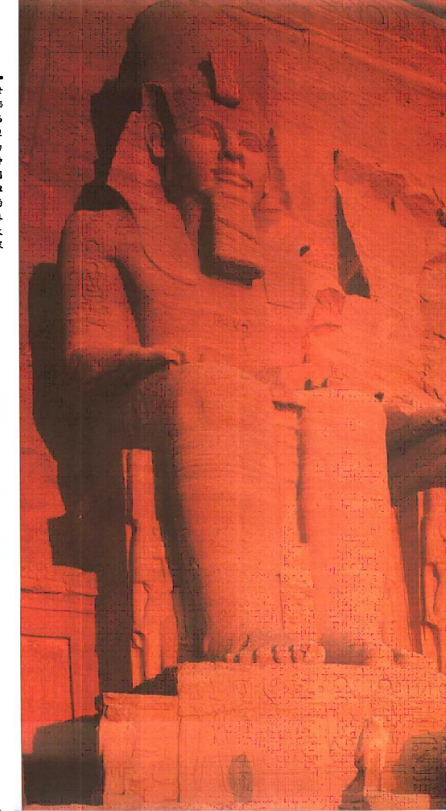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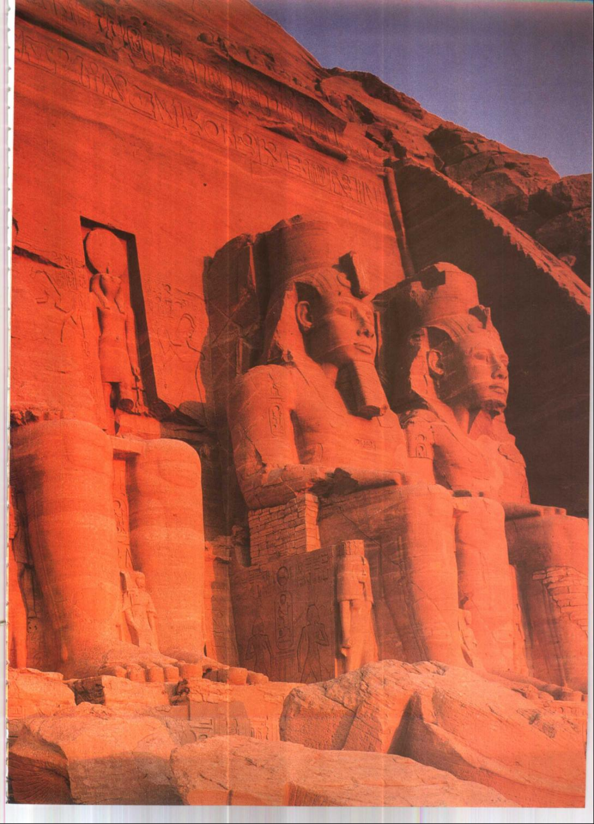
崇拜阿吞

埃赫那吞、那弗悌悌及其一女（最左侧），双手手心向上举起供物，向他们的神——太阳盘阿吞——行效忠仪式，阿吞发出四射的光芒，同时伸出手来接受祭品，并保佑崇拜者。国王及其崇拜者的信心在埃赫那吞所写的《阿吞颂诗》中充分地表现出来：

您仪态万方地升起于天上的光
明之国，
噢，生命阿吞，造物之主！
您在东方的光明之国升起，
您用无上的光芒照亮大地，
您美丽广大，光芒四射，
您的光芒拥抱着一切出自您手的
国度，
只要在天上，所有目光将您注视，
您落下时，一切劳作都已停息，
您升起时，为国王叫醒每一个人，
您照亮大地，每个人都尽应尽之力，
您叫醒所有人，为出自己体的儿子
——
他靠生MAAT存，
他是两地之主。

四尊拉美西斯二世的巨大雕像，从头到脚66英尺，均由沙岩雕凿而成，在努比亚沙漠中守卫着位于阿布辛贝尔的、为拉美西斯建造的巨大神庙的入口。位于其小腿间的是其妻子和家人的雕像。这座献给阿蒙－瑞的神庙面向正东，以便在春分和秋分两天日出时，太阳光能通过门口照进深凹的神庙里面。





竟然向我索要礼物充实自己，这一点却既不友好，也不高尚。”最后，赫梯公主的马车及妆奁穿越崇山峻岭，跨过道道关隘，终于在冬去春来的日子，从叙利亚到达埃及。拉美西斯后来向诸神祈祷，以保证其婚礼免受天气因素的干扰：“愿诸神赐我荣耀，勿遣使雨雪寒风！”

无论拉美西斯多么热切地盼望她的到来，她也不过是拉美西斯宝盒中的一枚珠宝而已。其他珠宝也陆续到来，令年纪渐增的法老眼花缭乱，其中包括另一位赫梯公主，即第一位赫梯公主之妹。拉美西斯原配妻子也好，后宫嫔妃也好，服侍他的女人中不乏叙利亚巴比伦王族姑娘及拉美西斯的几位近亲，包括至少一位姐姐和三位女儿。不少儿女先他本人而亡，均被葬于底比斯西部的陵墓中，或近王妃之谷，或近王陵之谷。拉美西斯的继位人也一定纳过闷：国王本人是否也要安葬于此。他于90余岁离世，在位67年。



拉美西斯尽管以妻子儿女众多为荣，但妃嫔群实际上对国王及其所立王储构成了威胁。法老可以将众

“愿诸神赐我荣耀，勿遣使雨雪寒风！”

多后妃集于后宫，指定侍从看管她们，但他无法阻止她们为其后代谋划前程——一种有时会打乱国王本人计划的勃勃野心。她们在雅致的宫室中，通过唱歌、编织打发时光。在拉美西斯三世统治时期，至少有一次，后宫谋划成功一件大胆而又邪恶的阴谋——是针对国王本人的。

拉美西斯大帝驾崩后，拉美西斯三世即位30年以来，不负英名，屡次击退威胁埃及的外敌的军事进攻。然而，在那一年行将结束时，这位征服者几乎要被自家后院的一帮人物掀下马来。拉美西斯后宫一妃子图谋弑君，妄图以己出王子取王储而代之。卷入其阴谋的人中，既有后宫妃子，也有看管后宫的官员，还有国王的亲信；包括巫术在内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一位同谋明目张胆地制作了法老及其忠诚侍从的蜡像，并以巫术射伤他们。

不管怎样，图谋者们可能真地伤害了拉美西斯三世。因为该阴谋被发现前数周，他就不明不白地死去。生前，他启动了正义之轮以对付搞阴谋者。埃及人民遵循法律原则，如此处理案件：对于受指控有罪之人——即使弑君大罪——也应有为自己辩护的发言机会。共有30多名被告接受12位法官组成的审判团的审判，多数被判有罪，处以死刑。之后，数名法官也受到指控，一名法官被宣布无罪，三名被割掉耳鼻以示惩戒，另有一名被迫自杀。

最后，前任国王的指定继承人拉美西斯四世继承王位。秩序恢复了，仍旧效忠王室的人们都松了口气。但如果其阴谋成功了，长于适应的埃及人也肯定会接受现实，承认篡位者是神在大地上的合法代表——一位应予崇敬的国王，只要尼罗河仍然涨落，田地仍然肥沃，埃及的敌人仍然无机可乘。

快乐生活

对埃及人民来讲，美好生活都由这幅图画的内容包含了：阿蒙霍特普二世的首席御医尼巴蒙，同妻子女儿一起猎取水鸟。这幅绘画像其他墓绘一样，也包含着宗教意义。妻子身着结婚礼服，象征来世的重生。但这一景象也揭示了尼巴蒙及其家人快乐的现世生活，如画面上的出游。女儿在纸草筏子上采莲，父亲以本图所示投棍欲击晕禽鸟，甚至所养的猫可能也在筏上。像这样的出游是富裕家庭娱乐方式中的一种，这使他们的闲暇时光充满乐趣，如上天应其祷告，他们还能一睹苍天的雍容。





游戏与故事的天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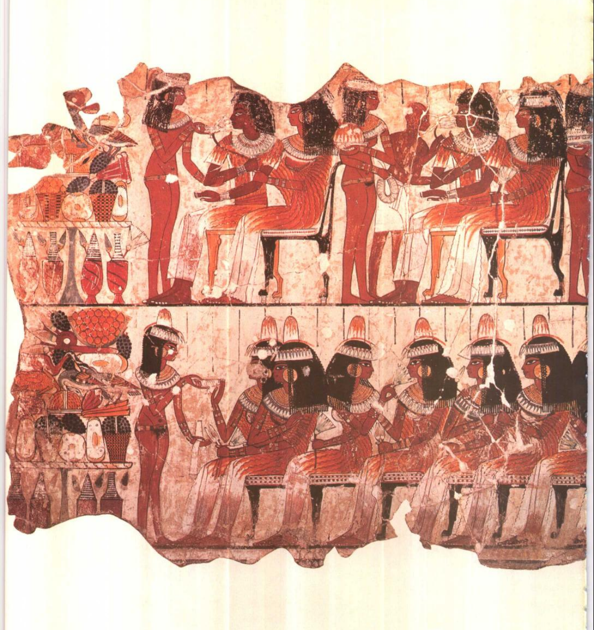
埃及人民喜竞赛和故事，而富有的埃及人却更加高雅多样的进行类似消遣。皇室如拿伏塔丽、拉美西斯二世之王后，在其墓室墙壁壁画上玩着西耐特游戏，再次反映了死后对永世完美的追求。现实生活中，拿伏塔丽和像她那样生活优裕的人都是在乌木、象牙等名贵材料做的棋盘上玩西耐特；与皇室有关的另一游戏是麦荷，是在一呈蛇形圆盘上玩（左图）。棋子有时刻上埃及先王的名字，参与者将棋子一格格往盘中心的目的地螺旋式移动，最后从盘中心逃离蛇口。

故事游戏同竞赛游戏一样，家庭富裕的人占优势。老百姓只是凭记忆讲述故事，而那些受过教育的上流社会人士则更喜欢书上记录的故事与诗歌，而且朗诵出来供他人欣赏。情诗则描述了别恨离愁，无论医生做怎样的努力，都无法克服憔悴与伤感。一位相思的诗人写道："大夫向我走来，我心拒绝他无用的关怀：'她来了'三字就能恢复我的活力，她的名字就会让我站起。"

埃及作家们和艺术家们不怕与社会的权贵逗趣。在二十王朝的墓陵壁画中有一个所谓"讽刺纸草"的场面，轻视社会名流如尼巴蒙等人，上绘狐狸与狮子带山羊与鹅到死者面前去献祭品，以及脸上得意洋洋的狮子正与羚羊玩西耐特两幅作品。富人们也许喜欢类似带刺儿的幽默，尽管最终受害者仍然是富人。



中图（出土于图坦哈蒙之墓），拿伏塔丽正在乌木象牙棋盘（右下图）上玩西耐特，棋盘下方装了一盏棋子的滑动木盒。玩家掷小棍决定每一步走法。另一种流行的游戏是猎狗与豺狗（左下图），其插脚在棋盘上一格格移动，该图为一水牛背做棋盘。



“带上笑脸庆贺快乐的日子吧，不要停下。因为既没有人能把他的财富带走，当然，走了的人也没有再回来。”



令人鼓舞的节日活动

对于埃及的富人，没有比在严肃的和欢快的节日中设盛宴招待亲朋好友更加舒心的事了。只有有产之人，吃喝无忧，仆从成群，才能办得起左图（出自尼巴蒙墓葬之壁画）所绘之盛大聚会。

尽管该图所绘之聚饮为丧宴——葬礼之后及随后每年都为纪念死者而办的聚会——但这实际上也代表了埃及人其他场合的聚会。他们认为，亲人去了另一世界，是同婚姻及生命其他转折点同样值得庆贺的事情。

每一位客人都受到诚心的欢迎，并接受鲜花和馥郁的花环，与头戴的香笠气味交混，醉人心魄。着衣甚少的侍女捧上丰盛菜肴，只见桌上黄油、奶酪、肥禽、牛肉应有尽有，以迷迭香、莳萝子、大蒜、芫荽、肉桂、芥末配以辣味，或以蜂蜜、无花果等水果调以甜味。就餐者盥洗过后即入席，就坐于草席或凳子之上，以手取食，开怀畅饮。

在埃及盛宴上欢饮的客人们，使用匹配精美，刷有彩釉，饰以莲花，施以圆形石座或陶座，并上光的杯盘餐具（左图），以产生一种高雅玻璃样光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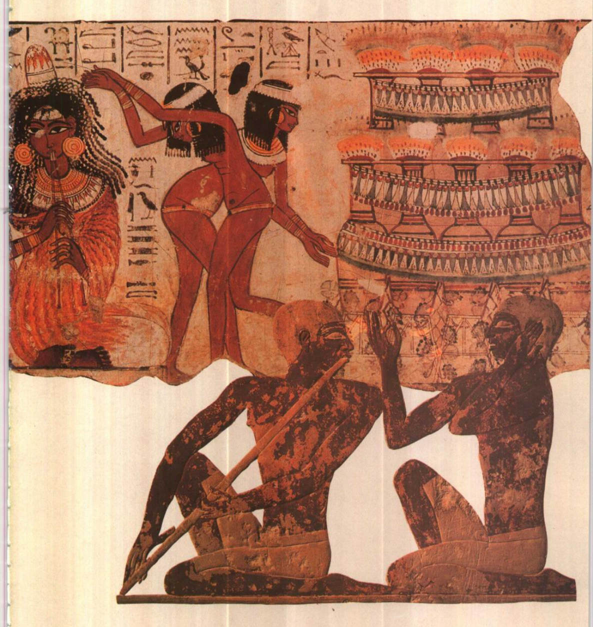
在丧宴上，客人们应尽量多饮，直到喝得醉眼朦胧，头脑发晕，便可以与过世之人相通了。他们的目的是严肃的，但是埃及人也不是过于虔诚而看不到这种做法中的幽默成分。一篇陵墓碑刻上的女客吩咐侍女说："再给我拿18大杯酒。难道你看不出我正努力要喝醉吗！我的嗓子干得像尘土。"

欢宴进行着，音乐飘荡着。用来演奏小夜曲的乐器有竖琴、琵琶、里拉琴、小手鼓、单管长笛和双管长笛。训练有素的歌唱家唱起抒情诗，节拍活泼欢快。头戴珠宝头饰的舞女，束着窄幅腰巾，在转着，舞着，打着响板；客人们则或轻咬指尖，或鼓掌欢迎，或敲击着手形的象牙响板（右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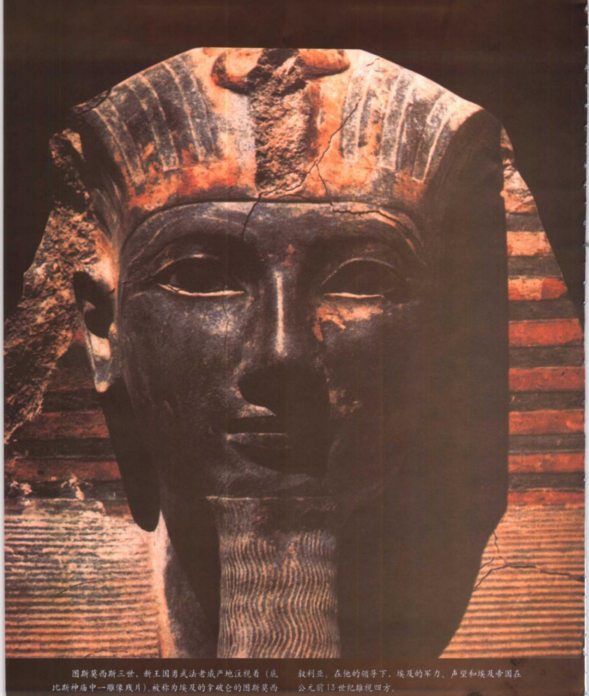
此刻的享乐并没有让宾客忘记一个事实，即死亡是一切尘世欢乐的终结。没有一个到那个世界的人能"把他的财富带走"，一墓碑石刻忠告道。通过如此装饰他们的墓地，尼巴蒙一类的权贵们表达了死后同他们的亲人们交流的愿望。他们相信，有神的佑助和在世族人的祈祷，他们若无物质的也有精神的财富，也能够快乐地畅游太虚。



"每天畅快地醒来，所有烦恼一扫而光。你快乐地畅游太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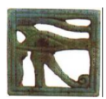
上图（尼巴蒙墓壁画）中的宴席上，一位乐师正在演奏双管长笛，其伙伴们拍着双手；舞女们在酒罐旁扭动着腰肢。下图，一位古王国乐师和着伙伴打的拍子吹奏单管长笛。



图斯莫西斯三世，新王国勇武法老威严地注视着（底比斯神庙中一雕像残片）。被称为埃及的拿破仑的图斯莫西斯，带军队南征北战：向南痛击努比亚，向北远征迦南和叙利亚。在他的领导下，埃及的军力、声望和埃及帝国在公元前13世纪雄视四方。



第三章 “为陛下而战”



图斯莫西斯三世披挂鲜明、威风凛凛地坐在金制法老宝座上。他脚下，库房对面的宽阔广场上，大批部队正在集结。军官们跑前跑后向汗水淋漓的士兵喊着号子，维护着场合的庄严和队列的整齐。一切到位之后，法老站起身，威严地扫视着人群。“拿起武器，开出军队，用我父阿蒙之力量，坚决消灭不把埃及放在眼里的反叛之邦。”

负责军械库的部队立即拖出各种武器：头盔、铜甲短袖衣、皮盾牌、弓箭、标枪、长矛，还有一种叫做“哈百矢”的镰形剑等等，在正式编队面前，武器堆积如山。

军士们只穿短裙，在法老注视下，排成长长的单列走上前来领取兵器。与此同时，军队文书站在队伍上边，在其草莎纸账簿上仔细地记录着姓名、单位及向部队发放的各类器械。

等所有武器发放完毕，部队就要准备出发了。编队在壮观的仪式下越过塞勒边界大桥，离开富饶的三角洲土地，踏上西奈的荒漠。走在最前面的是八列纵队的步兵团，其后是佩带着闪亮耀眼的镶银铜制军号的传令兵。再后面是高扬着公羊头阿蒙神军旗的法老亲兵部队，最后是独自坐在战车上的法老本人，两旁走着两名卫士，为其打着阳伞，遮蔽头顶炎炎烈日。

法老随行人员后面是步兵、战车队、以及牛拉车和满载的驴子组成的绵延数英里的辎重队。他们穿过酷暑，扬着征尘，向着远方敌国，开始了浩浩荡荡的远征。

以上描述的，是拉美西斯三世殡仪庙墙上壁画的情景。他统治的时期是埃及的黄金时期，东征西讨实际上成了家常便饭。如此处所述，战争发生在遥远的迦南或叙利亚。其他战争有从三角洲西征利比亚部族和沿尼罗河溯流而上，长途航行，征伐惹事生非的努比亚人。埃及那时是强国，其势力范围自尼罗河辐射至四面八方。

至新王国时期，金字塔已有1000余年的历史，埃及建朝（古王国）的荣耀也已成为过去。自那时起，这个国家就经历了数次繁荣与衰落，然而，埃及的文明、社会基础、政治基础以至武装力量却经过时代的洗礼存留下来。

在久远的金字塔建设者年代，军队是由业余的民兵小队组成的。太平时期，军

队就为公共建筑工程采石、挖渠等。普通公民也会应召起来应付紧急事件，如尼罗河谷边缘地区游牧民族的袭击等。

缺乏训练的乌合之众不需高深的战略谋略，只需要基本战术。两军进到弓箭射程之内，展开远距离打击。这一般不能决定战局胜负，于是步兵继续前进，短兵相接，两方混战，直到其中一方溃不成军。

古王国法老的中央集权，在数世纪的无敌统治之后终于衰败下去，进入了被称为第一中间期的动乱年代。近一个世纪的漫漫长夜里，战火灼黑了尼罗河两岸，为了一小撮地方诸侯的权力贪欲，埃及同胞自相残杀。

最后，底比斯诸王占了上风，在一铁腕君主的运筹下统一了埃及。这个阶段（史称中王国）中，埃及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得到了巨大发展。通过灌溉，数千英亩的土地得到开发，文化艺术繁荣，与沙漠之邦的贸易交流增加了。军队发展成为一种建制庞大复杂、指挥机构健全的组织。

新兵由军队文书按地区名额征募，服役一定期限。该体制使士兵有机会集体训练、增强团队精神。新兵服役完毕后，回归原地生活，但是，职业军人的思想似乎就在中王国时期得以成型。

当时埃及肯定有原因诱使埃及青年投身从军。由于国家重新统一，战争只限于如努比亚等外敌，为在战斗中身先士卒的勇士提供了奖赏战利品和奴隶的机会。此外，普通士兵也得到了冲破等级晋升的机会：被称为扈从小队的精选中坚分子们，有保护法老本人作战的优先权，所以个人勇敢行为容易被认识和奖赏。

古王国以来，战争武器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配备简单弓弩的弓箭手仍然发射石头或铜头的箭。近身肉搏战中，步兵仍然使用长矛、铜斧或短剑。他们没有铠甲，也是徒步作战。

然而，这一切肯定要改变。中王国倾覆的原因已无迹可寻，但毕竟在统治400年之后，它崩溃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埃及遭受了外族的蹂躏。希克索斯人，一个技术上先进的民族，乘着埃及内乱跨过西奈，并从贵族手中夺取了三角洲统治权。希克索斯人的胜利在不小程度上依仗了其绝对先进的武器，包括铜制刀剑和马拉战车。

几乎整整100年——史称第二中间期——希克索斯人是尼罗河谷最强盛的民族，但这最终也是要改变的。幸而，这一时期的历史资料多少世纪以来保存完好。其中有一篇以第一人称写的墓室铭文，记录的是一名叫阿赫摩斯的久经沙场的埃及战士。

阿赫摩斯像其他小男孩一样，是听着民间战争和那些关于穷凶极恶的外国鬼子和英勇无畏的埃及英雄作战的故事传说长大的。由于是在上埃及小城埃尔卡布长大，与民间传说极有渊源：其父巴巴是一名职业军官，曾在其中几场战争中出生入死，也向瞪大双眼的孩子一五一十地讲述了恶战经过。故事中的那些希克索斯人都是恶棍，是些闪族人，他们的家乡在西奈那边的亚洲。希克索斯人之名出自埃及语，意为"异邦王"。在某些方面，希克索斯人同埃及人同样发达，但至少在一个方面——战争方面——他们要发达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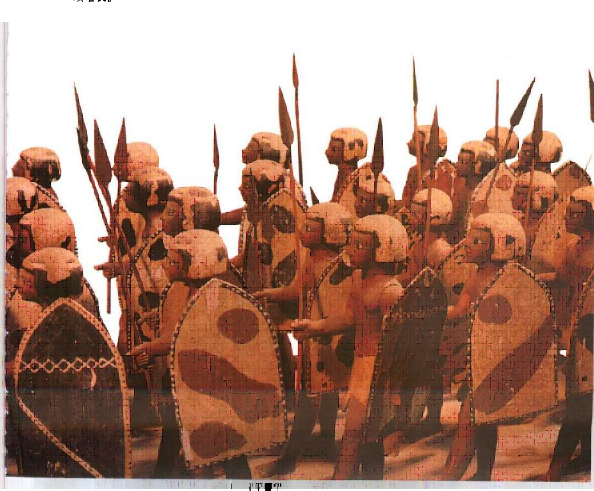
希克索斯人带来了不为埃及人所知的新式有力的武器。他们的枪头、箭头和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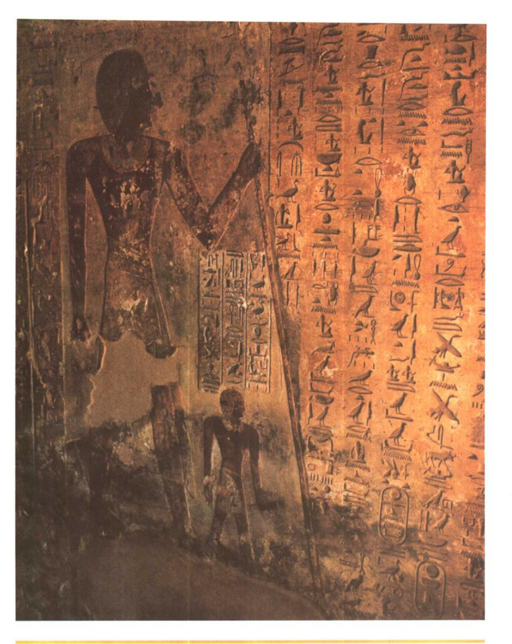
斧都是用青铜——一种比纯铜更硬更致命的合金——打造的。而且，希克索斯弓箭手挎层压木条、兽角和兽筋制作的合成弓弩，能将其铜头箭射出两倍于木弓的距离。更具威胁的是，希克索斯人在移动平台——马拉战车上挥动武器，斩杀敌人，可在敌阵中进退自如，迅急如风，所向披靡。

有了如此多的优势，希克索斯人攻城掠地，最终占领下埃及全境，也就不足为奇了。希克索斯人还与库西——尼罗河上游努比亚王国，自古被认为是埃及属国——建立联盟，断绝埃及的黄金来源。耻辱啊，一个自豪的民族，于古代世界里曾威风八面，雄视四方，现如今却被蚕食鲸吞，萎缩在自底比斯至阿斯旺的数英里的狭小地段中。

总的来讲，希克索斯人算是些比较温和的占领者，最后被许多埃及人接受为合法统治者。他们尽量不去打乱埃及的文化现状，而且他们自己还接受了当地的生活方式，如象形文字系统和皇廷诸称谓。但在上游，底比斯的憎恨情绪，却由于这些外国人侵者（“邪恶的亚洲人”）仍然留在埃及而继续增长。

下图中，每位步兵都手持铜头长矛和绘有自己标志的盾牌（可能是出于应付紧急行动、而快速从武器房中取出时更易于辨认的目的），中王国墓中出土的这些彩雕，为我们提供了当时普通埃及士兵详细而珍贵的资料。





雕饰高大的阿赫摩斯的生平，反映在家乡埃尔卡布城外墓葬石灰岩壁雕刻图上，他手持木棒，身着战士的短衫褶裙，被刻画得远大于其成年样子，以突出反映其杰出的战绩。

从尼罗河三角洲阿乌里斯的据点里，希克索斯统治者在侮辱着可怜的埃及人——至少年轻的阿赫摩斯所讲的故事是这样的。他显然听到过这种奇耻大辱的事。故事中说，希克索斯国王阿泊菲斯想要嘲弄底比斯的埃及人，他命令底比斯的埃及亲王塞格嫩拉·涛二世填掉皇家的河马水池，说这种动物的叫声吵得他无法睡觉。可事实是，河马池距阿泊菲斯的卧室有数百英里之遥。

尽管这个故事可能是讹传。它，或类似的故事却成为底比斯的导火索。整个城市终于爆发了公开反抗。塞格嫩拉成为埃及第一位勇武国王、其勇气点燃了阿赫摩斯年轻一代的民族主义烈焰。阿赫摩斯之父巴巴随塞格嫩拉参加了反抗起义的头几次战斗。后来，约在公元前1576年，英勇的塞格嫩拉被战斧劈开了头颅、死在沙场。

《塞努哈的故事》

对外关系范围较广、外交、商业以及战争，通常需使埃及人长时期呆在国外。而且即使大使、商人或士兵不得不一生时间大部分不在埃及，他们仍然希望在埃及熟悉的尼罗河谷环境中度过晚年。埃及人对客死他乡的恐惧、可以在中王国《塞努哈的故事》中看得清清楚楚。这篇家喻户晓的故事，在远古的中王国时期是文书训练的标准教材。

塞努哈与那些暂时派往他国为法老服务的同胞不同，他是自愿离开家乡的。他是一位宫廷官员，因怕有可能卷入图谋国王阿门内姆哈特一世的阴谋，逃到瑞吉诺地。后来他发达了，并在当地做了有权有势的酋长。但他仍然认为客居之地不过是旷野。结果年纪越大，就越想念埃及："我双臂无力，双腿颤抖，我的心累了，我就要去了。"

得知塞努哈的困境，森努塞特一世垂怜于这位流亡者，向他致函道："你不能客死他乡！"并应其所求赦免了他。"亚洲人不可陪你至坟墓，你也不可身裹羊皮、寂卧荒冢。你走得太远了。望善自珍重，回归故里吧！"

狂喜于归国赦书，塞努哈在风烛残年回到家乡，重沐隆恩。最终去世时，他高兴地得知他将会身涂香油，裹以亚麻布，长眠于配置齐全的墓室里，其事迹将雕绘于墓室壁上——有了平安进入永生的一切条件。

被杀国王的王子卡莫斯，充满爱国热情继续战斗，并向其诸大臣发誓说："我将同仇敌格斗，剖开他们的小腹，因为我的使命是解放埃及、痛击亚洲人。"果如其言，他沿尼罗河向前推进，摧毁了中埃及希克索斯人的政权。卡莫斯执政时间很短，很可能在与希克索斯人的交战中阵亡。他那孀居母亲那郝忒菩与希克索斯人对峙十余年后，卡莫斯的王弟成年继位。

这时，阿赫摩斯已长大成人，按照传统规定他报名参军，接替父亲。他参军后第一次执行任务，便展示了埃及军队的新生力量和机动善变。阿赫摩斯任职于"野牛"号上，这是一艘配有方形亚麻船帆、30名船员的帆船。"野牛"号及其他相似帆船巡逻于尼罗河上，还担任运输军队、给养和武器的任务。船员们必须能在水中和陆上作战，必要时须跳下船去，作为弓箭手或长矛步兵投入战斗。阿赫摩斯及其战友们，实际上就是今天海军兵种的最早形式。

为了为即将到来的决战做准备，阿赫摩斯和其他新兵进行了艰苦的训练。他们训练如何在箭雨中攻破专门建造的"敌军堡垒"，掌握了军队各部密切配合，发挥最大效力的战法：由弓箭手提供火力掩护，突击队迅速向前，搭梯攻城；同时用撞锤猛击，捣毁城门。

碰巧，阿赫摩斯效忠的国王与他同名——写法一致，当时意为"月亮出来了"，即阿赫摩斯一世、塞格嫩拉·涛二世与那郝忒菩之子、卡莫斯之兄。阿赫摩斯一世刚刚成年，他的军队也初出茅庐。队伍有日益充盈的阿赫摩斯似的职业战士和募自尼罗河以东沙漠地区的努比亚一流弓箭手麦得捷人似的雇佣兵部队。

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埃及军队拥有了铜制武器、复合弓弩甚至几辆战车——全部是仿造缴获的希克索斯人战车。他们还借鉴了希克索斯人的做法，抛掉披肩假发，穿上皮革盔甲。

约公元前1560年，对希克索斯人的总决战开始了。阿赫摩斯一世率军沿尼罗河北上，不时登岸作战，焚毁敌人的物资；夺回埃及最大的城市孟菲斯；然后挥师东下，包围希克索斯人的首都。战士阿赫摩斯在其墓室自传中说："国王陛下乘车前行，我徒步走在他的车后；围困阿乌里斯时，我为国王陛下英勇奋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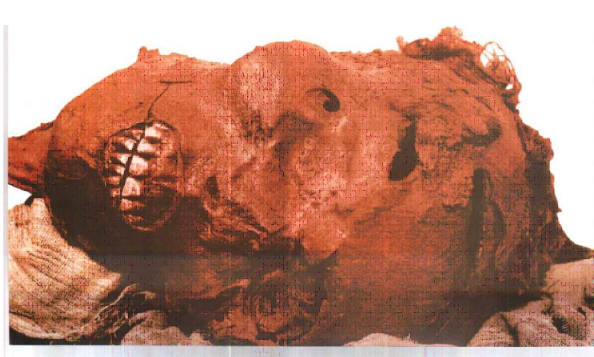
阿赫摩斯时期的武器已使用青铜枪头和刀刃，比起原先的武器更加锋利；而战术却自古王国以来变化不大。埃及人先用射程较远的弓箭射杀敌人，紧接着步兵队杀入，与敌人展开白刃战。无论哪一方，都不主动运用该战术，或希望某战场发生这种战斗。士兵受伤，爬不到安全地区时就会被敌方无情地杀死，因为受伤俘虏既不能做应征兵，也不能做奴隶，毫无用处。

在阿乌里斯附近的肉搏战中，阿赫摩斯"得到一只手"，即他杀死了一名敌人，砍下他的手，并献到记数敌尸的书记面前。

他还曾跳入尼罗河，俘虏了一名敌兵，把他拖到岸上。因这两件功绩，他被授予"神勇金牌"——通常因作战勇敢而受赐的金质饰物。

阿乌里斯之战取得了巨大胜利。埃及士兵肃清了该城后，继续向东追击希克索斯残部。他们越过西奈，直至将其赶至巴勒斯坦。经过三年包围之后，希克索斯人的最后一个据点重新回到阿赫摩斯国王的手中。"既然国王陛下已血洗了小亚细亚的游牧混蛋"，阿赫摩斯的自传中这样写

塞格嫩拉·涛二世木乃伊化的头颅。塞格嫩拉·涛二世领导了反抗希克索斯人的起义，见证了肉搏战的惨烈。从伤口的现代诊断表明，他的头颅多处被斧头、权仗和长矛刺穿。



道，“他要挥军南下收拾‘努比亚弓箭手’们了。”

沿尼罗河南下的大部分航程，阿赫摩斯和他的船员们都可以枕桨而行，因为北风强劲，即使逆流而上，也能鼓帆趱程。前往努比亚的水路，阿斯旺以南，从称为“第一大瀑布”的一段湍流开始极其难行。船员们只好跳上岸来，头顶灼人的太阳，凭双手将船拽过约6英里长的“沐滨”——埃及语“难行之水”的意思。

逆流而上约200英里，水上军队到达了“第二大瀑布”——始建于5世纪前中王国时期的要塞布恩。他们轻而易举地从库西守军手中夺回要塞。“陛下在守军身上大开杀戒”，阿赫摩斯兴致勃勃地写道：“陛下向北眺望着，心中豪气激荡。他已征服了北方，收复了南方。”

公元前1546年，埃及全境解放，阿赫摩斯一世35岁时驾崩，另一位阿赫摩斯继续用兵试图建立帝国。战舰载着阿蒙霍特普一世、阿赫摩斯一世之子，与第二大瀑布以南的库西争战。“我已在我们部队的前沿；我战斗很出色”，阿赫摩斯吹上了。这一战他得了两只手，献给国王，被授予荣誉极高的“王勇”称号。

“我顺流而下，将亚洲人逐回老家；我的军队骁勇善战，就像一团火焰。”

约公元前1520年，在他最后一次战斗中，阿赫摩斯再次航至第二大瀑布以南。新法老图斯莫西斯一世感觉有必要再次教训一下蠢蠢欲动的库西人。阿赫摩斯在陛下面前所表现的勇气——在难行之水，在拖船上瀑布时——使他升任船长。

据阿赫摩斯的自传，国王图斯莫西斯亲自射杀敌国国王。然后，将其尸首拖在船尾，起航回国，以警告敢于藐视埃及新帝国实力的冥顽不灵之人，按阿赫摩斯的描述，“那位‘努比亚弓箭手’像桨一般头下脚上。”

此后不久，阿赫摩斯即退役了。他为法老征战了近半个世纪，忠诚尽职，也受到优厚的报偿。曾七次被授“神勇金牌”之外，他还受到物质奖励——收到九名男奴和10名女奴，以及家乡埃尔卡布附近大量的土地。此外，他卓著的战功也为其族人的发迹铺平了道路：女婿和孙子做了法老的宫廷教师，后来该孙子又被任命为埃尔卡布的市长。阿赫摩斯叫人将其自传刻于埃尔卡布其墓室石灰岩壁上，并刻上浮雕，涂以色漆。石刻作为那个动乱年代惟一的个人记录（一个普通士兵的记录）保存下来，同时也是他儿时所听过的关于坏蛋和英雄的动人故事的最令人满意的结局。

阿赫摩斯一世、阿蒙霍特普一世、图斯莫西斯一世——士兵阿赫摩斯效忠的三位君王——解放了埃及并开创了现代学者称为新王国的帝国时代。这个时期，埃及的影响向东延伸至叙利亚的幼发拉底河，向南拓展至1000英里之远的努比亚境内的



“神勇金牌”——典型的奖赏——是法老对战场上勇敢无畏精神的嘉奖，该苍蝇形项链是用一磅精金雕刻而成的，此处所示为其真实尺寸。为其次子暂时摄政期间即带底比斯军突入敌阵的那郝忒普王后，就曾数次被授于“神勇金牌”。

第四大瀑布。埃及人民面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尽管法老依然把疆界那边的地方称为化外蛮夷，但法老甚至普通平民也开始把眼光投向国外、寻求机会，以提高财力和声誉。

埃及的法老们远在新王国建立之前就曾开发过富庶之邦努比亚。为保护利润丰厚的金、铜贸易，古王国时法老即在下努比亚设立了永久驻军。中王国的强大君主们重申了驻军的重要性，在自第一大瀑布（埃及传统疆界）跨过布恩一直到第二大瀑布南端的塞姆那，建立了一系列的军事要塞。

要塞外绕深沟，内砌八码厚的土砖高墙，在远古世界，这种结构的堡垒是最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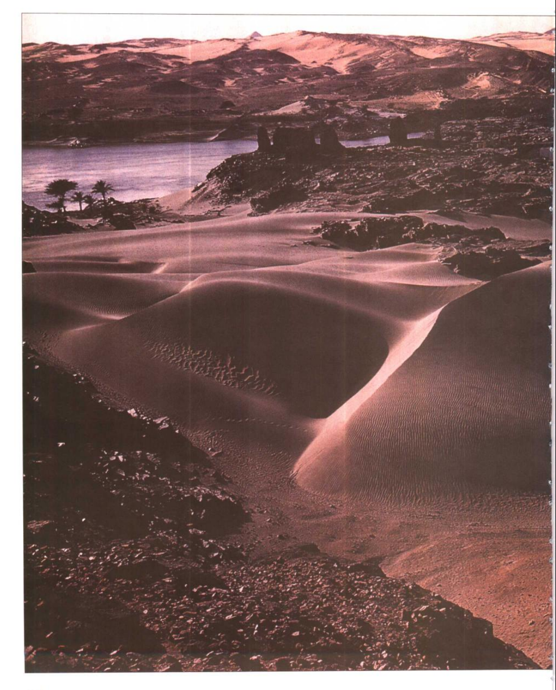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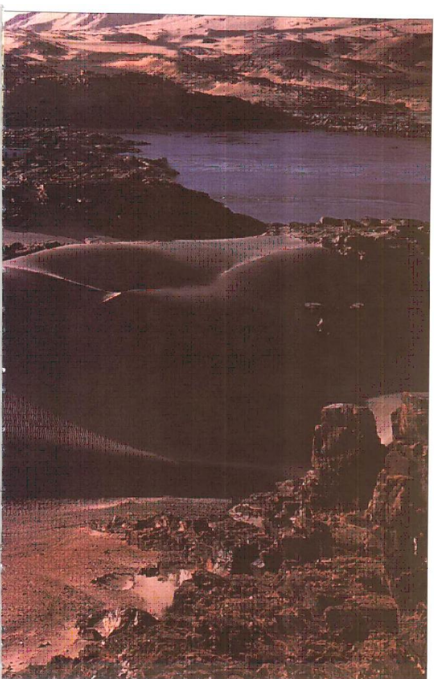
固的要塞。这些要塞不仅监视着河上贸易，为进入沙漠进行军事行动和采矿探险提供支持；而且，像金字塔一样，它们也是象征埃及力量和威望的不可忽视的存在。傲慢的埃及官员对努比亚人的看法，刻在第二大瀑布以南标志埃及南疆、禁止当地居民（贸易商人及特使除外）通过的界石上："他们不是值得尊敬的正常人，他们是怯懦的卑鄙小人。"

居于堡垒中的埃及人一般都有此先入之见——的确完全不真实——并尽量少同其他游牧部族往来。一位埃及巡逻队长报告："我们发现32名男子和三头驴子"；另一封信件讲述追踪到了三名麦得捷人并审问其来历的事。其他麦得捷人自动到一个要塞"要效忠国王陛下"，说"整个沙漠快要饥饿而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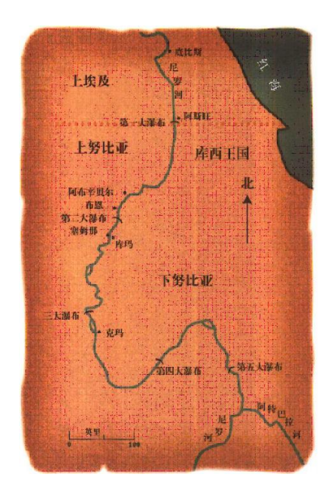
中王国崩溃后，上努比亚库西王国进犯并占领了要塞。直至一个世纪后希克索斯人被逐出埃及，埃及人才能再次将疆域推进至第一大瀑布，夺回要塞。这一带重大的堡垒群曾为图斯莫西斯三世做过巨大贡献，也一样继续为新王国做出贡献，使新王国可以自由地向其他方向展开征伐和贸易。

图斯莫西斯三世于公元前1482年登位数周后，便遇到帝国东北边境发生的危机——以卡迪什国（叙利亚境内欧龙特斯河上游的一个城邦国家）国王为首的叛乱。叛乱背后的真正指使者是米坦尼国王，他正想借此机会将其势力伸展到叙利亚中部、幼发拉底河以南的地区。他们的联盟军队已在向南推进，正在战略要地即今





抵御来自努比亚王国库西的威胁而在塞姆那和库玛构筑的巨大堡垒始建于4000年前，经漫漫岁月的剥蚀，现在仅剩遍地瓦砾，断壁残垣。从这幅鸟瞰照片上可以看到，沙丘逼近塞姆那花岗岩尖岬，库玛静静地安卧于对岸渡头。要塞的长墙从未被敌军冲破，然而，1970年，阿斯旺大坝围成的那塞湖，却使这两座传奇要塞永远地沉寂湖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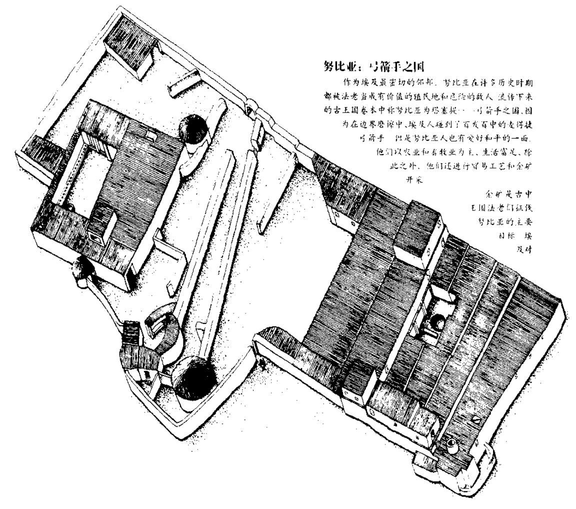
天以色列境内的迈吉多市集中。迈吉多在圣经中称阿麻歌登（Armageddon），扼埃及通往北部远方地区的咽喉要路。

图斯莫西斯不能忍受对其权威的这种威胁。尽管他刚刚三十来岁，但是已经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军事领袖和战术家了；同时他还是很强壮和高明的射手，底比斯附近的石柱上记载着其运用弓箭的功绩。据石柱记载，他通过射击立于高竿上的靶子，展示了他的神威。尽管国王的靶子"是一只熟铜板，有三只手指厚"，但是他的射击非常有力、准确，竟然箭头穿铜而过，在"另侧露出三手掌宽的箭杆"来。

现在国王向着"那卑鄙的敌人"——卡迪什国王进军了，身边带了几名军中文书。他们每天做远征行军记录，并于日后将其制入卡那克神庙碑刻之中。除士兵之外，图斯莫西斯那年春天从埃及带出来的部队还有一只数百头的驴队和牛拉大车，都是满载补给品——面包、水果和一罐罐的食油。每个连队约250人，走在连队之前的是旗手，他手擎木制涂漆军旗，战时将作为军队聚拢地点的标志。

到图斯莫西斯时代，战术已是极为复杂。战斗已不再是一群群手持矛盾的士兵简单地冲向对方，乱杀乱砍的景象了。图斯莫西斯及其将军们用兵作战时，一般将部队分成两翼、中军和预备队三部分。灵活协调地调动各部，以期有效地进攻敌军的侧翼，或在关键地点杀入敌阵。

战车部队——一个新兵种——可能是当时最伟大的战术改革。这种轻便、机动性高的战车由木料、皮革和柳条做成，可载两名战士：驾车手驾驭双马战车，并用大型木革盾牌保护立于其身侧的战士；战士则使用其复合弓弩和黄铜锋箭作为火力，向在范围300至400码以内的敌人射击。在战车上还配有一个长盒，内盛一打左右的标枪，供战士在近距离内使用。



努比亚：弓箭手之国

作为埃及最密切的邻邦，努比亚在许多历史时期都被法老当成有价值的殖民地和危险的敌人。流传下来的古王国卷本中称努比亚为塔塞提——弓箭手之国，因为在边界磨擦中，埃及人碰到了百发百中的凌得捷弓箭手。但是努比亚人也有爱好和平的一面。他们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生活富足。除此之外，他们还进行贸易工艺和金矿开采。

金矿是古中王国法老们征伐努比亚的主要目标。埃及对尼罗河谷努比亚段居民的军事胜利保证了黄金和其他珍贵矿物源源不断地向北运往埃及。

中王国时期，埃及沿尼罗河修建了一系列要塞，加强了对下努比亚（左页地图上第一和第二大瀑布之间的地区）的控制。除了在布恩和塞姆那的大型要塞之外，如上图为在阿斯卡建立小型殖民区时用作埃及军官指挥下的努比亚部队指挥部。该哨所有粮仓、伙房、炉灶、埃及式酿酒坊、烤制坊以及牛羊的畜圈。军官及其妻子儿女住在套房里，每一家庭占两三间房，配一个小院。除监视河上运输之外，驻军还密切注意未在埃及控制之下的努比亚游牧部落的土匪。

从各要塞和驻军地，埃及人在不安地注视着正在崛起的强大对手——上努比亚王国，埃及人称其库西，都城位于克玛。库西人有发达的文化，处于自蓬特之弥诺克立特范围广大的贸易网内。埃及人非常痛恨这个新敌人，居然想用巫术——打碎刻有"库西"和"库西国王"的泥制牌匾——破坏库西日益增长的实力。

新王国法老的武装力量——也可能是巫术——终于将库西人牢牢地控制在掌握之中。努比亚人被送往埃及法老军队中当兵，或当卫兵巡逻民用或宗教建筑。库西崇王的贡物和远在西方和南方的其他非洲国家的交易货物，都沿河而下流入底比斯皇家宝库里，其中包括乌木、象牙、紫晶、动物及动物毛皮，还有每年数额庞大的黄金税收收入。

库西王国的被征服，将埃及疆域扩展至南部的第四大瀑布，使得埃及人可以当尼罗河努比亚殖民点进行殖民。努比亚王子被送至埃及宫廷，学习接受其征服者的宗教和文字。

然而，也应考虑到库西人：第三中间期时，埃及对努比亚的控制消失后，库西国王皮耶侵入埃及，并自称法老，建立了库西王朝，统治埃及近一个世纪之久。

在战车之后的是数量众多的步兵。从战场配合的角度来看，一队队坚强的长矛手，可以利用战车撕开的突破口迅速插入敌阵；而如果战车进攻不成，又可以为车上之人提供安全保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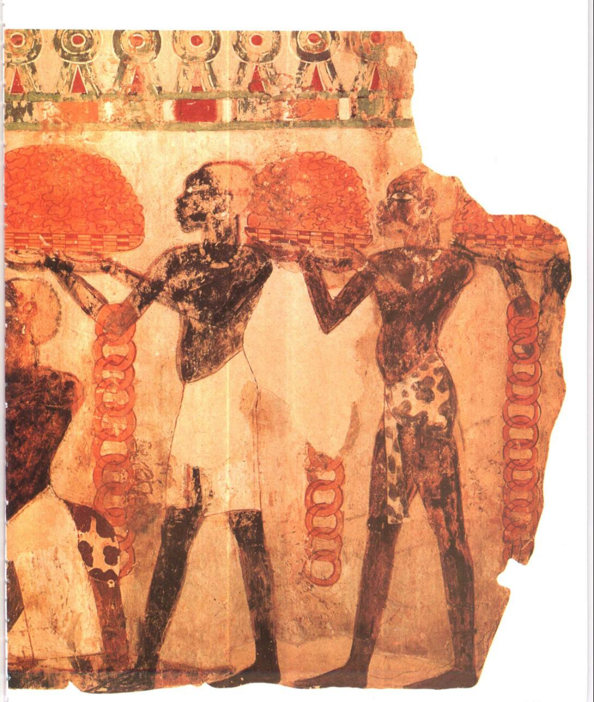
图斯莫西斯的部队沿西奈北部海岸东进，每日行军约15英里。入夜，兵士们将盾牌立起，围成方形围墙，然后在围墙内搭起帐篷，比较安全地就餐、就寝。国王的营帐内设一镶金王座，使图斯莫西斯可以一边舒服地休息，一边听着军官们向他报告白天的情况。

10天后，部队行军至海边军事基地加沙，继续行军11天后，他们已到达叶海姆，离迈吉多仅有四天的行程。在那里，图斯莫西斯同他的最高将领们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讨论了三条进军路线。他的所有将领们都赞成那两条迂回路线——或向北，或向东——这样可使他们在同敌人遭遇之前，万无一失地在开阔的平原上排兵布阵。

将领们向统帅指出，那条经过名叫阿鲁那的小镇向北的直达路线，会使部队经过一个狭窄的山口才能到达迈吉多。"走这样一条狭窄的路会怎么样呢？据报告，敌军就守在山口那边，而且数量上占有优势。那我们不是得让马一匹跟着一匹地行军，部队和辎重人员拉成长长的行军队形宿营？难道我们要冒着先头部队已同敌人交火，而后队士兵仍然待在阿鲁那而无法投入战斗的危险？让我们充满信心的统帅愿走哪条路就走哪条吧；但别让我们走那条前途未卜的路。"图斯莫西斯回答说，"刚才说的路（他指那两条较远的、迂回的路），谁愿走谁走"，但他是决定要走阿鲁那那一条。图斯莫西斯解释说，选择安全的



这是出自底比斯陵墓一幅壁画的画面。谦恭的努比亚人向法老表示臣服，献上一篮篮的当地珍宝和串串金环。图斯莫西斯三世统治时期，努比亚在文化上已被同化，成为埃及帝国文化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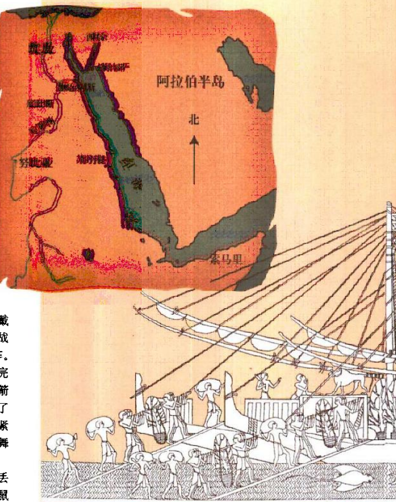
道路会使敌人认为"他开始害怕我们了。"

为了消除军官们对他勇气的怀疑，随军文书指出："陛下已决定走在部队的最前面。"图斯莫西斯带领先头部队安全走过山口，进入眼前的阿鲁那山谷后，军官们请求道："让我们充满信心的统帅听我们这一次吧，就算让统帅关照我们，等一等部队的后卫部队。"图斯莫西斯听取了他们的请求。那夜，国王及部队在叙利亚军西南方安营扎寨，距迈吉多城前的叙军仅有几百码远。

第二天，图斯莫西斯挥其左翼前往迈吉多西北，切断了叙军退路后，战斗打响了。他将其右翼部署于城南，将战车部队——约1000多辆——集于中军。国王陛下立于部队前面的"一辆镶金嵌银的战车上"，头戴"开普徕仕"（皮制的蓝色征战王冠），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叙军还未及将其车马准备完毕，埃及战车便已射出如雨箭矢，冲入敌军右翼，将其打了个措手不及。接着埃及步兵紧随其后，向敌投掷标枪，挥舞战斧长剑，渐渐楔入敌阵。

叙军战线崩溃，迈吉多丢下马匹车辆金银之类抱头鼠

在一次勇敢的商业和探险的冒险活动中，埃及历史上第一位神授女君王哈兹普塞特派出了一队预先制好的商船前往传说中的国家蓬特。蓬特确切的位置已经无可稽考，但其很可能就在如下图所示自今天苏丹港至索马里的虚线上的某地。下图中，帆船正在装上异域货物，准备回国。



哈赦普塞特的篷特探险

哈赦普塞特继承了一个繁荣昌盛的帝国。其祖父阿赫摩斯一世已经赶走了希克索斯人；其父图斯莫西斯一世征服了第四大瀑布以南以及东至幼发拉底河的广大地区。如今，暂居摄政王之位，以待其年幼的侄儿长大成人即位。哈赦普塞特却向更广阔的区域放开眼睛。

篷特是一个远在埃及帝国疆域之外的国度，极可能在红海沿岸，今日的苏丹与索马里的交界附近。这个埃及人称作“上帝之邦”的国度，到处是奇珍异宝。很久以前，即在古中王国时期，埃及的商人曾到过那里，但从那以后埃及人很久没有到过那里了。

毫无疑问，旅途充满了凶险，要受海陆两种煎熬：需五艘“比布鲁斯”（源自黎巴嫩港口比布鲁斯）式大船，一小队士兵和工人，并要穿越沙漠，跨过大海，历时接近一年，才能往返一次。为防有人忘掉其细节，哈赦普塞特就像一位深谙公共关系的国家元首一样，命令一个艺术家小组将航程做成壁画刻于底比斯山德艾尔巴赫利她神庙的墙上。

哈赦普塞特在位第九年，即公元前1495年的夏天，探险队离开底比斯出发。时间的确定是非常关键的：红海在夏天有一股强劲的海流向南流动，最纯的没药和乳香树脂在秋季早期收获。五艘大船——拆开以方便运输——同要跟篷特人贸易的货物，如布料、玻璃镜和武器等一起装上牛车。然后，大篷车、驴子和牛车向东出发了，他们跨越沙漠贸易古道，穿过干燥缺水、尘土飞扬的瓦迪和码码特或瓦迪噶瑟斯，向红海迤逦而去。

在梅尔萨伽瓦西斯港，哈赦普塞特的探险家们将船只重新装好，便扬帆南指，开始了600英里的海程。这五艘船按照埃及标准来讲并不很大，大约不到当时最大船只尺寸——200英尺的一半，每艘船携船员约40人，其中包括30人的划桨手。那时代，若没有风，划桨手就必须面向船尾，手握柳叶状、大宽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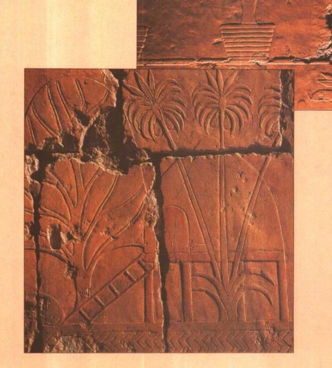
的桨，摇起船来，并发出乐声为号，时而吹笛，时而敲锣，有时又摇串铃。

船紧靠西海岸而行，顺风时每天航行30英里，人力操桨时就慢多了。有如独木舟形的船身，仅有5英尺的吃水，费力地躲避着岸边的珊瑚礁。船长立于内舷一侧，用竿子探测水深，以防搁浅。到了夜晚，船队泊于异邦的海岸。

这个小型船队到达篷特后，埃及人看到，那里的人居住在层叠的蜂窝状结构的建筑里。而且，如果那些哈赦普塞特神庙的艺术家们的话可信，他们和各种各样的野兽——黑豹、长颈鹿、猩猩、猴子甚至还有犀牛——和谐地相处、生活。

探险队停泊在岸边数月，一边购货装满船舱，一边等待有利时机返航回国。只有到那时，满载的船队才能胜利返回底比斯，带回乌木、眼部化妆品、象牙、猩猩、猴子、狗、南方黑豹皮以及所有"上帝之邦"的芬芳的树木和大量的没药脂。

甚至有数位酋长也随船来向伟大的哈赦普塞特表达敬意。他们向这位两地之君致以恰如其分的礼仪，并在阿蒙神面前曲膝伏首："愿永生之神将大地置于她的脚下！"最令哈赦普塞特高兴的是自篷特带回的活熏香树——共有31棵，还带着完整的根和原生的土。她援引阿蒙的命令"在房内为他建一个篷特"，她命令将树种植于德艾尔巴赫利她神庙的花园内。



哈赦普塞特葬仪神殿的精雕细刻的壁画上，描述了这次旅行的每一段行程，这里所示的是她珍视的盆栽熏香树，棕榈摇曳下的円门小屋以及伸臂以示欢迎的当地女王。阿蒙神像的下方石座上也刻有文字："我赐给你所有篷特人以及上帝之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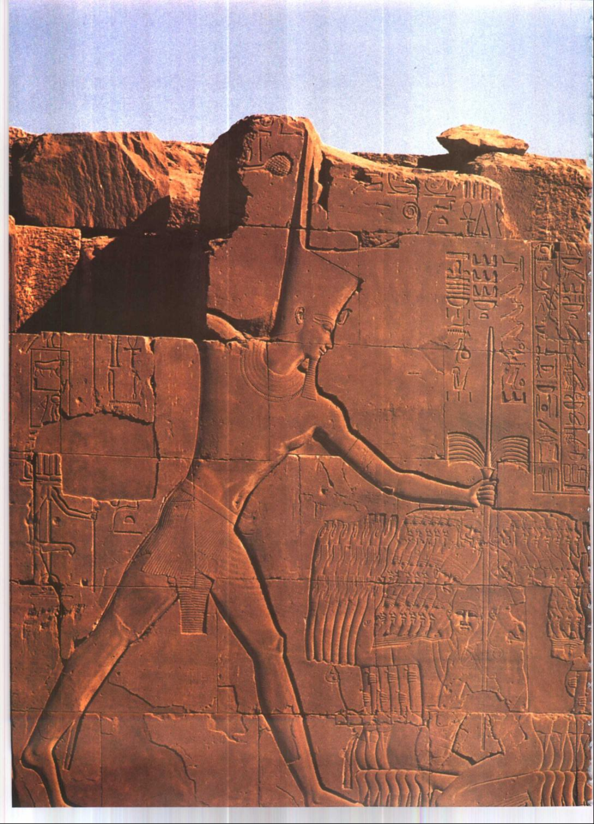


窜。战场上，叙军有83人被杀，340人被俘。由于城内居民早已闩死城门，所以城上士兵只好丢下绳子把逃回的同胞拽上城去。用这种方式救起的逃命者中就有卡迪什和迈吉多等头子。埃及军的追击由于士兵对战利品的贪欲而陷于停顿。“如果陛下的王师没有倾心于敌人的财产，那么此时已经拿下了迈吉多”，一位文书深感痛惜。

图斯莫西斯指出，“拿下迈吉多就是拿下1000座城市”，命令包围迈吉多。七个月后，迈吉多终于失守，除卡迪什头子偷偷溜走之外，所有贵族发誓效忠后都获释放。为保证这些人言行一致并缴纳适当的黄金和其他财富的贡品，图斯莫西斯三世每年都到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进行一次远征，并作为定例连续进行了20年。

外交是新王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特征，因为同强大的邻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一直存在。其他的大帝国不断地向埃及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统治地位进行挑战，在当地居民挑起反叛或占领有争议地区。尽管这种挑衅通常通过谈判解决，但有时又有必要诉诸其他的、费用较高昂的手段。

这种帝国扩张、蚕食埃及领地的形势在拉美西斯统治早期就隐隐出现了。刚刚进入公元前13世纪，赫梯王国就已经取代米坦尼，成为埃及



占有叙利亚的主要威胁。赫梯人正在向南扩张，从现在的土耳其（其家乡）一直南扩到叙利亚。早在拉美西斯之父塞提一世统治时期，他们已夺得卡迪什城——埃及及其对手之间长期以来一直争夺的战略要塞。塞提早已将赫梯人赶出卡迪什，然而他一走，卡迪什就又宣誓向赫梯人效忠。叙利亚的东部和北部也仍然是摇摆不定的地区。

拉美西斯继位后第四年，率军进入叙利亚作战，迫使赫梯各诸侯向埃及称臣。赫梯国王做出反应，在卡迪什聚集了庞大的军队，要与拉美西斯分庭抗礼。面对如此挑战，拉美西斯决定进军卡迪什，进行决战。

尽管拉美西斯还较年轻，却早已表现出一种做事张扬的倾向。进发卡迪什之前，他便要确保这将是有史以来记录最为完整的战役。他命令宫中书记以散文、诗体和专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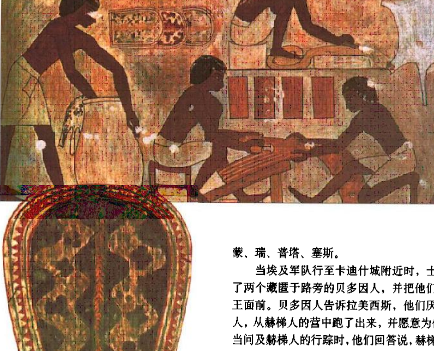


“陛下在他们自己的阵地上杀掉了他们；他们横七竖八地躺在他的马蹄下；是陛下自己，没有别人帮忙”

壁画三种不同的叙述体记录该事件，并于事后刻于阿拜多斯、露克撒、卡那克、阿布辛贝尔及葬仪神庙——拉美塞姆。今天至少有该战争的15种版本留存于世，或是雕刻于神庙中，或是书写于草莎纸上。然而，当拉美西斯要求他的书记们着手工作时，他并不是对超然的历史记录感兴趣，而是因为该记录应使他的神话不朽，应给拉美西斯增加更大的荣耀。

图斯美西斯三世以战杖重惩胆小懦弱的迦南人，卡那克阿蒙神庙的浅浮雕上这样记录着。尽管此类场面以前被认为纯粹是象征性的，但现在有证据表明，有时战俘可真地用来祭神。

埃及军队花了一个月时间，跋涉490英里接近卡迪什。普通士兵自豪地昂首阔步，但也淹没于行军的宏大的气势之中。拉美西斯的部队包括：四个师约5000人，每个师都配上一个埃及主神的名字——阿



保护我免于敌人的伤害

在近乎全裸的战士与手持剑矛的敌人交手的时代，坚固的盾牌就意味着生死之分，胜败之分。像其他早期文明的武器制造者一样，埃及人制造出的皮木盾牌，能挡住除最锋利的黄铜刀刃和箭头之外任何武器的进攻。

以上底比斯陵墓绘画，显示了新王国时期盾牌制作过程及成品：一张新鲜生猪皮，刮净浸泡后切割成张，然后展开夹紧，敷于粘合木板上（上图）。再钉一根皮带，以便行军时挂在肩上，遭遇进攻时遮挡箭雨。

蒙、瑞、普塔、塞斯。

当埃及军队行至卡迪什城附近时，士兵捉到了两个藏匿于路旁的贝多因人，并把他们带到国王面前。贝多因人告诉拉美西斯，他们厌恶赫梯人，从赫梯人的营中跑了出来，并愿意为他效劳。当问及赫梯人的行踪时，他们回答说，赫梯国王木瓦塔利斯将部队屯于100英里以北的阿勒坡，“非常害怕法老，不敢到南部来”。

此言正中拉美西斯下怀，而且深信不疑。他走在部队的前面，身后的队伍绵延数英里。拉美西斯率军进发卡迪什，好像太平年间在埃及的演习一般。阿蒙师团轻率地渡过欧龙特斯河，在卡迪什西北安营扎寨。他们既没有派出侦察部队去证实贝多因人的口供，也没有等待其他三个师赶来，以便在遭遇不测时相互策应。

拉美西斯在其金制王座上刚刚落座，侦察员又抓住两名游牧人。经一顿鞭笞，他们才招认是赫梯人的探子，并供认了惊人的情报。原来，敌人有十多支联盟部队——照拉美西斯的说法，人数比海边的沙子还多——并不在遥远的阿勒坡，而是埋伏在卡迪什另一侧。原先那两个俘虏是狡猾的

赫梯国王木瓦塔利斯特意派遣的奸细，意在引诱埃及人北进入套，拉美西斯就真的上钩了。

拉美西斯不是勇敢地承担失误责任——责任完完全全在他身上——反而责备他的将领们“无论在何处都未能独立识破敌人。”然后，他立即派出信使，通知5英里以南的瑞师团立即加速行军。

但为时已晚。“正在陛下同各部首领们训话的时候，邪恶的‘辅’已经攻过来了——他的步兵、战车队以及盟国部队——他们涉过卡迪什南部的浅水处，陛下的部队尚未察觉，却已冲进来了。”埃及部队的战车可载两人，而坚固的赫梯战车更像运兵车。两名执长枪的士兵立于驾车手之后，行至战斗激烈处，跳下战车，加入白刃战。

这时，瑞师团数列纵队正蜿蜒在河北的平原上，队形根本无法抗敌。赫梯军的战车群横扫毫无准备的埃及队列，给予了致命的打击。瑞师很快被一分为二，一部分士兵退回来路，另一部分向北撤到拉美西斯营。赫梯军重上战车，追击后者。不久便包围了拉美西斯及其师团。

这件盔甲由约450片青铜鳞片织造而成，代表了新王国晚期战车弓箭手的战时盔甲。铜鳞片是一片片搭盖缝合而成，呈宽松外衣状，并有一皮领保护脖颈。

即使受到突然袭击，陛下仍然英勇无畏：“国王陛下见到他们，立即站起身，发怒了。他抓过武器，披上铠甲，俨然就是塞斯，神威无比。陛下独自冲了出去，看到敌人，他怒眼圆睁；向着敌人，他的威力爆发了。陛下冲入辅及其盟军的军阵中。陛下杀掉了辅的全部敌军。陛下在他们自己的阵地上杀掉了他们；他们横七竖八地躺在他的马蹄下；是陛下自己，没有别人帮忙。”

这就是官方，即拉美西斯的记录版本。然而事实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拉美西斯的确亲自对包围他们营地的赫梯军进行了果断勇敢的反击。但尽管他抱怨自己的部

队太胆小——"我的部队都弃我不顾，无一战车在我左右"——其实，在冲刺中，他的贴身卫兵营一直都紧随左右。

是好几个事件共同挽救了战局。恰如两个世纪之前在迈吉多作战的的埃及人一样，赫梯人早早地停止了战斗，开始抢夺国王军营的财物；他们正为抢掠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匿路那部队——一支由战车队和步兵组成的执行特殊任务的埃及军队，取道沿海线路，于最危急的时刻赶到了。现在埃及的战车发挥了其轻便灵活的优势，向敌军前沿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猛攻。

拉美西斯第三师也及时赶到了，向敌军后方发起攻击，将其再次赶回欧龙特斯河。一位敌军指挥官——阿勒坡王子——差点儿淹死在河中。他喝了满肚子的水，士兵只好将他头朝下脚朝上向外倒水——至少我们在留给后人的埃及壁画上看到的是这种窘态。尽管拉美西斯声称获得巨大胜利，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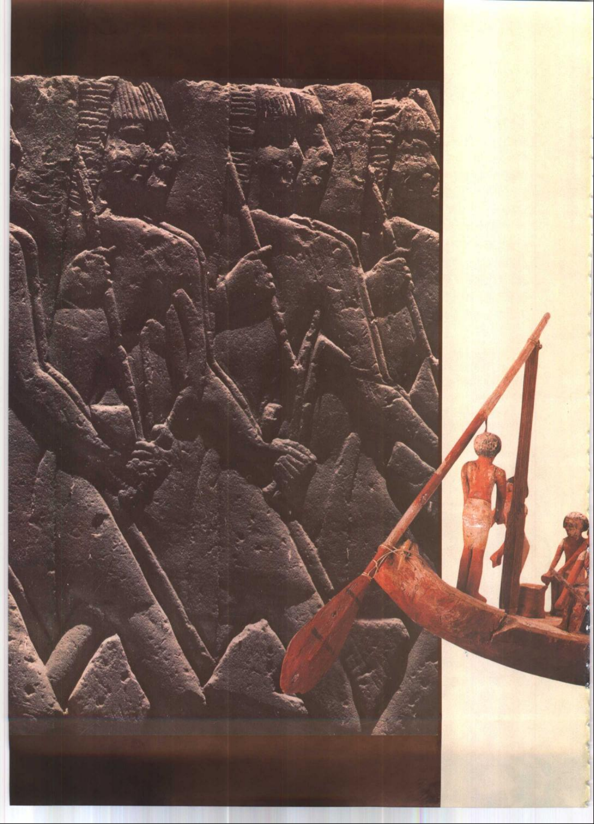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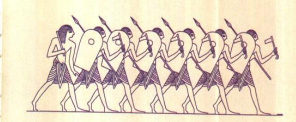
实际上是平分秋色，这从埃及军掉头回国，卡迪什仍归赫梯人之手看得出来。此后敌对形势渐渐恶化，16年中发生了频繁的战争，直至公元前1269年，拉美西斯和他老对手的王兄、继承者哈图希利斯三世，缔结了重要的“和平与兄弟关系”条约，冲突才归于终止。13年后，两位国王又进一步巩固其联盟，哈图希利斯将其长女送与拉美西斯为妻。她到达叙利亚南部的两帝国边界，携有令人瞠目的嫁妆：金、银、铜器、奴隶和望不到边的马群，还有一队由步兵和车队组成的仪仗队。两军的兵士们相互在对方之前游行，然后一起欢宴，“面对面地吃呀喝呀”，碑刻这样记载着，“再也没有争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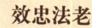
到两个世纪后新王国结束时，埃及帝国风光不再。这个神奇帝国，此后的历史一直充满外敌的侵略统治：首先是来自南部的库西人，后来是亚述人、波斯人，最后是亚历山大大帝统治之下的马其顿人。随着公元前312年托勒密王朝的建立，埃及又一次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军事帝国。但这段故事更应属于希腊人而不是埃及人。

卡迪什战役数年之后，拉美西斯二世在叙利亚北部再战赫梯人。本图描绘了埃及军强攻重兵防守的城市塔朴尔的情形，胜券在握的法老驾战车处于最显要的位置，战场上，身穿彩条军服的赫梯守军的尸体到处都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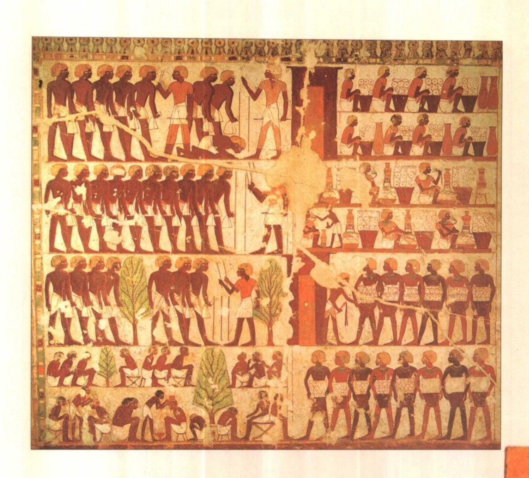
效忠法老

“那么，让我给你们讲一讲步兵的故事。步兵生活很苦，像个孩子任人打骂，活动范围也仅局限于军营内。疼痛的鞭打加于其身，残忍的责打呈于其目，撕裂似的疼痛显于其眉。步兵就像一根纸草任人放倒捶打，无人怜惜。好啦，我来给你们讲一下他到喀露去的征程和在山上的行军情况。步兵喝的水，吃的干粮，都挂在肩膀上，像驴子的驮背；水的气味难闻极了，而且一停止行军就得站岗放哨。和敌军相遇时却像剪羽的小鸟一样，使不出一点儿力气。如果他能成功地返回埃及，也会像一根被苦艾浸蚀的树枝，浑身是病了。他躺在驴子的背上，一动不动，被驮回埃及。”

这是新王国的一位军中文书对士兵命运的深刻描述。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严酷的生活：艰苦，通常是野蛮的训练之后接着就是长期的出家在外，远赴他乡，甚至有可能在战斗中遭遇残死。但是，埃及法老统帅下的代代兵士，历经他们份内之苦，知难而上，终于创建了古代历史上雄霸一方的强大帝国。

左图中，拉美西斯三世葬仪神庙的墙壁上，沙岩浮雕中，一排排步兵（如上图）身着整齐的军装，阔步前进，开往战场。下图所示之舟，载着埃及水军（半数为桨手）在尼罗河上南下北上。





在出土的新王国时期军官墓浮雕上所展示的是：训练指导员正在指导新兵的步态（左上），其他新兵则在理发处等候（左下）。右上角，八名下级军官坐于按其官阶分发的啤酒罐的一侧；下方，四名高级军官在喝着啤酒，以荷叶打着扇子。右下角的两排士兵正在运送一篮篮的各样烤制品。

这幅底比斯墓葬绘画的复原图上，未来国王阿蒙霍特普二世正在接受个人弓箭训练。图右为他拉开一张普通弓，而图左为他在使用一张威力强得多的复合弓瞄准，靶子上已经射中数箭。



部队的训练

新王国时期，埃及军队是由三部分组成的：弓箭兵、步兵和战车队。新兵通过接受一系列的特别训练，掌握其中一项军事技能；并在生理恫吓训练后，能适应战场的残酷和混乱的情况。

埃及人对于狩猎时经常使用的普通弓箭非常熟悉。但是复合弓——一种由木条、兽角和兽筋混合制成的弓——却需要大得多的力气才能使用。新弓箭手需进行指定的特别训练以增强肌肉力量后，再由教师教他们正确的姿势，开弓的力量以及如何调节箭的角度来确定箭的射程。

步兵在训练场上花费无数的时间，列队并肩前行，他们的指挥官向他们大声地喊着号子，有时还使用鞭笞的惩罚。然而这种令人生厌的枯燥训练会在战场紧要处得到报偿——在那里整个集体必须保持或变换队形，以应付弓箭的射击和战车的冲刺。

战车队是军队的精锐，所以通常被比作军队的上层社会。战车队要求长时间地训练集体冲刺。驾车手要学习如何驾驭狂奔之中的两马小队跨越不平的地面，同其他战车保持一致，运用盾牌保护自己与身旁的弓箭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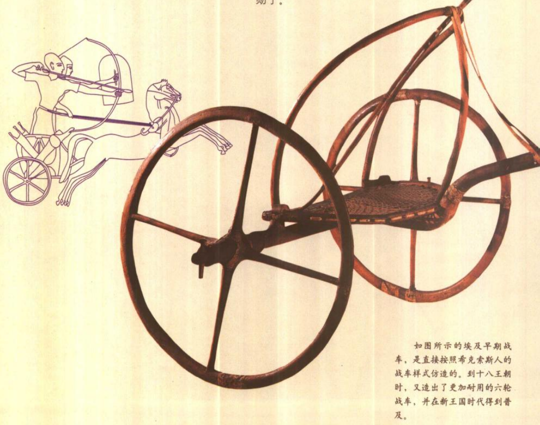


战争的器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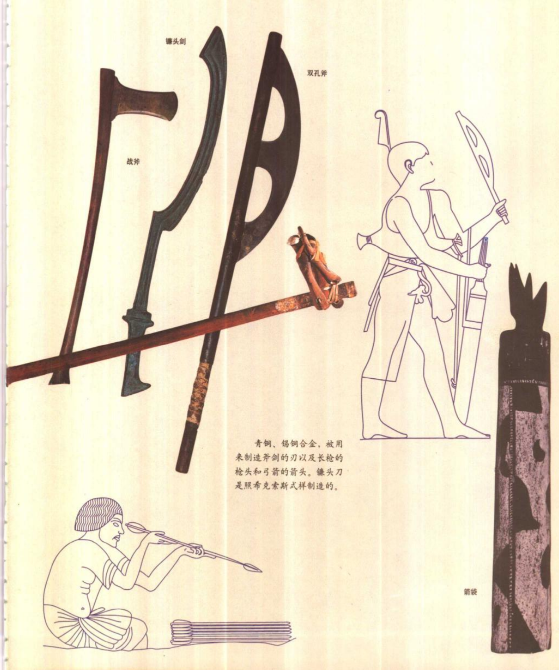
希克索斯人对尼罗河的征服引发了埃及战争技术的革命。为了与入侵者在同一状况下作战，埃及人仿照希克索斯人对武器的发明，也造出了青铜刀剑、复合弓弩及同样举足轻重的战车。

埃及人真心地欢迎战车，并不断改进其设计，力图用木料替代各组成部分甚至车轴，找到战车制作的最佳方法，以增强战车的稳定性。这些精致的战车都需精心地维护。一片十九王朝的草莎纸，记录了一位战车手到修理工场去时看到的情形：

“你被带到军械库和制作间。可以看到，工人们在仔细照看你的战车，使战车部件不致松动。战车的拉竿打饰一新，所有其他部件装配如初；他们为套件涂上胶合剂，并固定好车轭；用凿子刻好，装上军徽；为战车的鞭子装上手柄，同时再准备一只鞭头。这样战车就能快速冲到关口加入战斗，建立不朽功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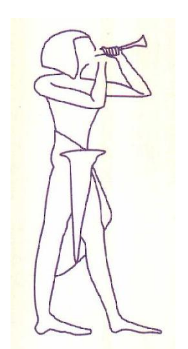
如图所示的埃及早期战车，是直接按照希克索斯人的战车样式仿造的。到十八王朝时，又造出了更加耐用的六轮战车，并在新王国时代得到普及。



青铜、锡铜合金，被用来制造斧剑的刃以及长枪的枪头和弓箭的箭头。镰头刀是照希克索斯式样制造的。



上图的这座楼阁，位于荷伦希布国王军营的中心位置，是为一位高级军官准备的。一名士兵在打扫泥土地面，另一名士兵在军官监督下，正往地上洒水压住扬起的灰尘。下图为拉美西斯二世在卡迪什的军营，更为详细地展示了行进中的埃及军队的军营生活。



宿营生活

法老的部队行进于敌国土地上，入夜宿营时，要在其外围设一环形防线。现在所知的营帐布局情况，都是按拉美西斯二世的命令刻制的，以记录他与赫梯人作战的神庙墙壁浮雕。左下图阿布辛贝尔大型雕饰显示了战前夜晚埃及军在城门外宿营的情况。

营帐外边为一矩形木制盾牌组成的寨栅。在寨栅内部，有士兵把守入口（最左方），其余人等正常宿营生活：生火造饭、修理工具、喂饮马匹、集拢牛羊等等。图画的右面中心部分是法老本人的内帐，其中的金色椭圆形代表拉美西斯二世。内帐左面，两名埃及士兵正在鞭打行军途中抓到的奸细，逼其吐露敌军情报。图画的和谐气氛被从右侧冲入、进行袭击的赫梯人马打乱。赫梯战车突破盾牌长墙，埃及步兵立即舞枪御敌。

士兵可收到木制的、经粉刷漆饰而成的供给面包象征物。根据面包种类的不同，象征物的形状也可不同。其上的标示可能代表官方的记录，表示象征物持有者已经领到过多少面包了。



奥西里斯、生殖及死后永生之神，周围全是象征重生的标志。头戴富有特色的王冠，冠顶饰有太阳盘，手持弯柄杖和连枷。浑身为白色亚麻布紧紧包裹，脸庞和双手皆为象征生命之色的绿色。他身体两侧各有一只何露斯的眼睛（通常绘于坟墓的入口处，以使死者看到外面的世界）。栅柱上挂着盛满乳的豺豹皮（前方），以待重生庆典时使用。

第四章　往者已矣



曾几何时，有一位名叫戴嫡（孟菲斯地区一位僧侣的妻子，生活于公元前20世纪）的妇女，一直在担心她那久病的侍女——伊米尔。没有伊米尔的帮助，戴嫡一个人无法料理好家务，丈夫胤德弗对此明显的不关心更使她心焦万分。胤德弗一点也帮不上忙，既不照管家庭杂务，也不关心病中的雇工，一切都落到戴嫡一个人肩上。

到最后她终于支撑不下去了，她便坐下来给她那漠不关心的丈夫写了一封信，责备他对自己的痛苦麻木不仁。戴嫡责问道："你为什么想要自己的门槛冷冷清清，如果你再不尽义务，咱们的家就完了；难道你不知是这个雇工在男人的世界里帮忙维护咱们的家吗？"戴嫡没有用草莎纸，而是直接写到一只粗糙的红色陶碗上，先在碗的内面写，当内面盛不下她悲苦的倾诉时，她就再往外面写。

尽管戴嫡埋怨丈夫对她的烦恼漠不关心，胤德弗有充分的理由保持沉默：他早已死去多时了。按照戴嫡的看法——当时的一个普通而又平常的观点——死亡并不一定妨碍她丈夫帮助家庭渡过难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胤德弗在冥界中应对戴嫡帮助更大才是。女仆所受的病痛被认为是邪灵恶咒的结果，只有死去的丈夫出面阻止，戴嫡才能使女仆恢复健康。戴嫡请求道："你就不能时时为她驱邪吗？为她驱邪！照顾好她！将她从一切有害的邪灵手中夺过来吧！这样咱家和孩子们才有活路"。

戴嫡许诺说一旦家庭恢复正常，他的灵位前就会供奉适量的、与家道相应的奠酒。但是戴嫡又强调说，这只有胤德弗答应她的请求才行。她祈求道："为她驱邪，现在就做！"在碗上写完信，戴嫡将碗盛满食品，置于胤德弗墓前。这样，她就肯定丈夫不会看不见信。当丈夫的灵来享用供物时，他就会读到这信并按照戴嫡所请求的去做，或至少戴嫡希望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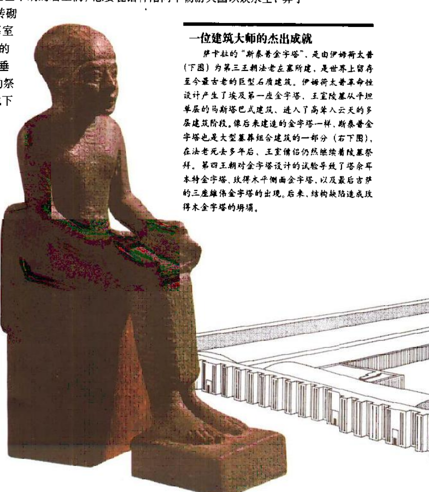
类似书信在古代埃及是屡见不鲜的。生者和死者保持着一种密切的关系；那些已到了下世的男男女女，不仅仍然是本族的一分子；而且在听到族人请求的时候，亦应倾力相助。无论哪个历史阶段，埃及人都对此深信不疑，戴嫡即是一例。他们

认为人死后灵魂仍在，为了使其能够复生，其遗体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存完好。多少世纪以来，埃及人发展了一整套关于来世之旅的复杂的观念体系。现存的埃及文化史料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似乎就是对永生的追求。这源于他们对生命的热爱，以及跳出尘世轮回、希冀永恒生命的向往。为此目的，埃及民族倾注了巨额财富，也为大量人口提供了工作机会。

埃及人是以修建陵墓开始其来世的准备的。为了使陵墓能够持久，这些“永生之居”通常是用更耐久的石头修建的，这要比他们相对较短的现世所住的土砖房子来坚固多了。那些修建、装饰并在死后居住于巨大的陵墓之中的心比天高的王公贵族，甚至还有那些盗墓人，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引导产生了不仅是对必需品、同时也是对奢侈品的强烈需求。墓地本身可以是简单的土砖结构，可以是凿岩而成的墓室，甚至可以建成豪华富丽的神庙建筑群。在古王朝和古王国时期，法老的陵墓具有重大意义。这些早期的君王们，想要在诸神陪同下畅游天国以娱永生，葬于今称马斯塔巴的土砖砌制的平顶长方形墓室中。这是一种简单的结构，暗藏着一条垂直通道连接着精致的祭堂、陵墓祈祷厅和地下的墓室。第三王朝左塞统治时期，马斯塔巴为高大宏伟的巨形阶梯式金字塔所取代。此即后世所谓正式金字塔的前身。

一位建筑大师的杰出成就

萨卡拉的“斯泰普金字塔”，是由伊姆荷太普（下图）为第三王朝法老左塞所建，是世界上留存至今最古老的巨型石质建筑。伊姆荷太普革命性设计产生了埃及第一座金字塔，王室陵墓从平坦单层的马斯塔巴式建筑，进入了高耸入云天的多层建筑阶段。像后来建造的金字塔一样，斯泰普金字塔也是大型墓葬组合建筑的一部分（右下图），在法老死去多年后，王室僧侣仍然继续着陵墓祭拜。第四王朝对金字塔设计的试验导致了塔余耳本特金字塔、玫得木平侧面金字塔，以及最后吉萨的三座雄伟金字塔的出现。后来，结构缺陷造成玫得木金字塔的坍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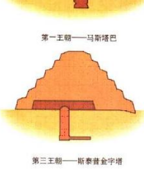


金字塔象征着创世时期从太古洪水中探出水面的古冢。还暗示日光照耀下来形成的通向永生的台阶，强调了法老在埃及最重要的宗教——对太阳神瑞的崇拜——中的重要地位。到第五和第六王朝

时，由于法老支持国教瑞神教，宁愿将财富用于为太阳神建神庙，而金字塔建得比较小了。在中王国时期，十一王朝的尼布赫泊特尔·门图霍特普二世在底比斯附近德艾尔巴赫利的峭壁上开辟了自己的陵墓，沿着其上的陡壁建了自己的墓葬——一个华美的三层建筑座落，顶部还建有一座马斯塔巴。其中的一个新做法就是，墓室没有建在马斯塔巴内，而是凿进梯形建筑后面的山腹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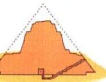
在新王国时期，就已经不再建造金字塔了。底比斯籍的十八王朝的缔造者们，希望归葬于其祖茔之中，躲避无时不在的盗墓者的威胁。于是他们在底比斯尼罗河西岸，修建了一座庞大的皇陵。从图斯莫西斯一世开始，埃及的君王们都安葬在那里。那里有一系列的迷宫式的坟茔，均深深地凿入崖壁之内，今称“王陵之谷”。这种凿壁式陵墓，比金字塔更和谐地融入底比斯秀美的山水之中，但并不是更安全，因为最终还是被劫掠一空。不少轰动一时的盗墓事件同高雅的戏剧一样，成了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这些故事揭示了，无论多深的忌讳，甚至对冥界的恐怖，在需要或贪欲面前，都显得多么脆弱。

官高位显的贵族，或富甲一方的乡绅，也都需要奢华的陪葬品装点墓室。早在第六王朝，有一位名叫委尼的宫廷弄臣，做了上埃及的总督，曾为三任法老的廷臣。也和他同僚的做法一样，在阿拜多斯礼拜厅的围墙上，刻上50幅雕制精美的象形文，描述自己的丰功伟绩，以及殉葬品的不同凡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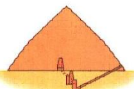


第一王朝——马斯塔巴

第三王朝——斯泰普金字塔



第四王朝——最早的正式金字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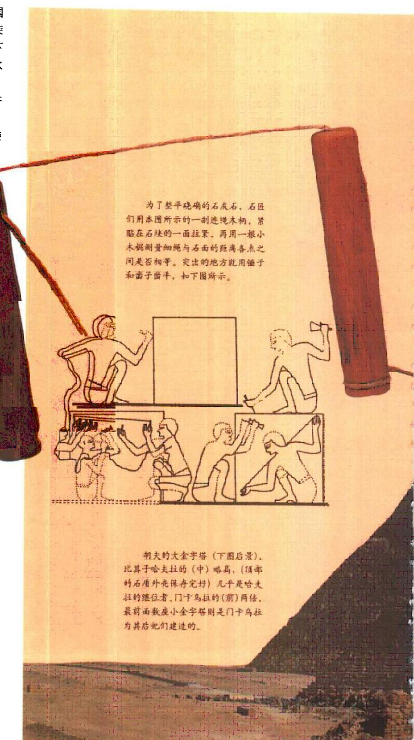


第四王朝——本特金字塔

和瑰丽奢华："我曾向国王陛下我主请求，赐我荣耀，赐以都兰石棺。陛下即遣一携玺使者，带水手，扬征帆，船载以还；配以盖、楣、框、入口并祭酒台。"

因为国王赐宠臣如委尼者以陪葬品，该描述表明法老待委尼以极高的礼遇，委尼也极愿把这一点说到家："人臣之荣尽矣，"他说，"皆因吾于陛下，恪尽本职，故深铭其心，惟吾是信。"对于委尼和受此恩典之人，与国王亲密关系的声明恐怕不仅是为炫耀。国王作为神的体现，被认为是今世和下世稳定和繁荣的核心。委尼努力要将自己的名字和神授君王相联，是出于在下世继续这种联系的强烈愿望。

并不是每个人都像委尼那样有皇家权势，然而即使是景况稍逊之家，也想努力建造装修一座像样的坟墓。对许多埃及权贵们来说，准备墓葬成为他们的考虑中心和主要开支。当埃及人在某些节日



为了整平硗确的石灰石，石匠们用本图所示的一副连绳木柄，紧贴在石块的一面拉紧，再用一根小木棍测量细绳与石面的距离各点之间是否相等。突出的地方就用锤子和凿子凿平，如下图所示。

胡夫的大金字塔（下图后景），比其子哈夫拉的（中）略高，（顶部的石质外壳保存完好）几乎是哈夫拉的继位者，门卡乌拉的（前）两倍。最前面数座小金字塔则是门卡乌拉为其后妃们建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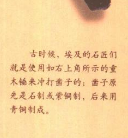
建造大金字塔

胡夫于公元前 2606 年继位后不久，即命令皇家工程总管为自己修建陵墓，并要求比任何前人的都要大。尼罗河以西，古王国国都孟菲斯对面吉萨平原上的一块地面，曾被选定为胡夫金字塔的地基，经测量、平整后，挖出底部的石灰岩床以建墓室（该计划后来被废弃）。随着第一块石头从附近的采石场采下，数千人便开始修建砌道、盖起营房和库房，开挖从高原脚下连到尼罗河的运河。同时行文向附近省份发出命令，征集更多的劳动力，安排调运工具、木材、绳索、食品、炊具以及无法计数的其他物品。

在胡夫统治的整整 23 年中，金字塔建筑工地上便满是工人，为争取在法老去世之前完成建筑而忙忙碌碌。胡夫和他的建筑师们也使这项工程变得更加繁杂。皇家设计人员数次改变计划，扩大规模，并决定将墓室从原来的金字塔下转移到金字塔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采石场的锤凿声叮叮当当，一只只运石船则从尼罗河上游的都兰和阿斯旺运来材质优良的石灰岩和花岗岩。

从日出到日落，滑撬工人们拖着重达数吨甚至更重的巨块石头，运至金字塔脚下的登台区域。在那里，石匠们将石头加以砍凿，把石头整理至要求的尺寸，然后冲敲整平石面，切齐边角。再把巨石重新装上滑撬，沿着位于渐渐成形的金字塔侧面的土块碎石斜路慢慢拉到所需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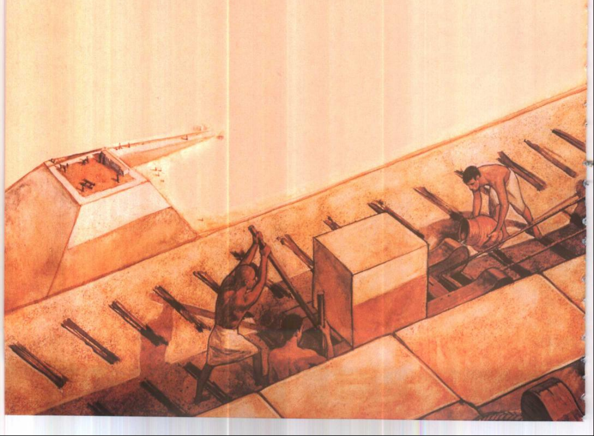
随着金字塔越砌越高，一



古时候，埃及的石匠们就是使用如右上角所示的重木锤来冲打凿子的；凿子原先是石制或紫铜制，后来用青铜制成。

队队工人将石料用滑撬运至指定地点，非常严密地砌在一起。石块之间吻合缝隙只有一页纸之厚。工地下面劳作的工人分属工具制造间、仓库管理间、炊事烤制间、屠宰间、酿酒间、物资运输队、工程护卫队等，都由始终在密切注视着的文书们——皇家工程管理人员——娴熟地指挥着。任一时间，都有人在从事这项巨大的工程。他们中有不少人是职业匠人，终年受雇，在吉萨劳动。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农民——不是奴隶——作为民工，在尼罗河每年的泛滥期间，许多人做工以代税，或代服军役，或代替其他必须向法老或国家应尽义务的劳动，比如，掘灌渠。有些人以服务于法老而自豪，在大石块上刻下了他们劳动队的名字——“胜利小组”、“耐力小组”等。

吉萨的管理制度，可能比起此后的德艾麦地那工程毫不轻松——那时，工人们工作九天，休息一天。此外，金字塔建筑工人还面临着另外的困难，他们行走于腐水之中，常常受到虫豸的叮咬。冒着中暑、蚊虫叮咬和骨折的危险，有的甚至遇到致命的事故。但这种付出并不是毫无报偿。定量的面包、啤酒、元葱和大蒜每天三次按时发放，而且他们还能挣到小麦和大麦种子。幸运的是，在长长的工作周结束时，工人们会得到一顿烤鱼或烤禽肉的美宴，可以大口吃肉，大口喝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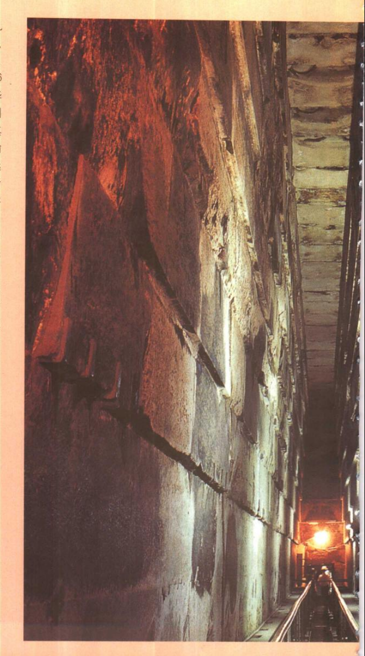




建造大金字塔的工人们正在将一块巨石拖上斜坡道——有人在坡道路面洒水，以减小磨擦——另外，台上的工人正在把一块巨石推动入位。左边地图所示为该墓葬的全景，其中包括胡夫后妃的小金字塔（其中有一座位于下图最左方）。虚线所示为胡夫之后两位法老的金字塔。

这种持久努力的结果，就是几乎是超人类规模的金字塔的建成。整座金字塔底部占地面积13英亩，几乎是正四边形，四边长度平均756英尺，误差只有几英寸。建造完毕后，堆砌石230万块以上，总高达到482英尺。其外壳光滑的石面——其中许多被后来建造金字塔的工人偷去了——在太阳下熠熠闪光，当远处的农民停下手中的活计，抬头看着胡夫奇迹的时候，看见的是金字塔耀眼的光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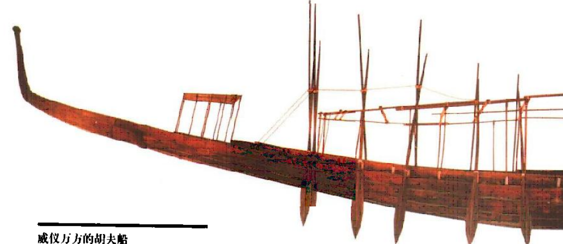
大金字塔为后来多少世代誉为世界奇迹，但对胡夫及其后人们来说，其意义却是超脱世俗的。在不为外人所见的金字塔深处，是容纳法老遗骸的墓室。而这也是一个暂时的栖身之所，待侍臣留下法老的遗体于墓室之中，封上入口离去之后，胡夫的精神就会在太阳神瑞的陪同下，走上他期盼已久的天国之路。





胡夫驾崩后，侍臣携其棺椁经大金字塔脚下的祭堂院落（见下示意图），进入金字塔内，走过巨穴似的大型墓道（左图及下图7），径入法老墓室将其安放于石棺之内。然后沿大型墓道的凹槽放下沉重的花岗岩巨石关上墓室门。最后，侍从们通过一条窄窄的斜道出口走出金字塔，并封上出口，做好伪装。虽有如此精心的预防措施，但后来盗墓贼还是成功地进入金字塔，将其洗劫一空。

1.大金字塔外观
2.法老墓室
3.法老神灵雕像室
4.地下墓室（遗弃）
5.下行走廊
6.上行走廊
7.大型墓道
8.通风孔（通向天国）
9.祭堂



威仪万方的胡夫船

这艘造型大方的船叫做“胡夫王船”，是专为古王国鼎盛时期的法老胡夫建造的。那瘦长略弯的船身、那修饰成纸草束外形的优美的船头和船尾饰品，都模仿了载太阳神瑞横过天空的神圣纸草筏（见神话传说）。这艘船的建造，心理上可能是出于让驾崩法老作相似的空间旅行。船体上的绳索痕迹，表明该船曾至少有一次浸过水，可能是国丧期间，从孟菲斯皇宫至吉萨墓地，它载运过胡夫的木乃伊。若此，则遗体应置于船舱之内，再用盖于格架之上的沾湿芦苇挡住炎热。在近船尾部，桨手头顶也搭了类似的遮盖层。正式入葬之前，该船被拆为从数英寸长的船钉到75英尺的雪松船舷多个部分，共计1224块。近4500年来，这艘船一直在大金字塔脚下的石槽中封存着，直到1954年，这个位于吉萨沙土底下的秘密石槽被发现时，也才发现了该船。

拜祭族人墓地和宴饮、向死者祭献供物以庆祝弃世后的永生时，墓地地址问题也成为家族活动的焦点，这种方式将其死去的家人融入了现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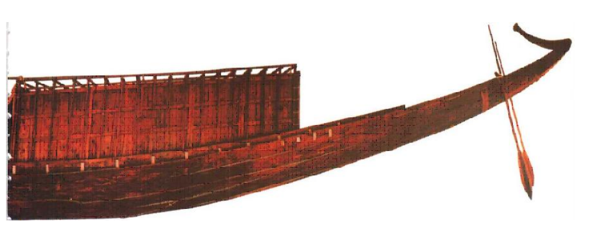
在有权有钱人家为自己谋求永生的时候，埃及的下层人民却不得不倾其所有，仅争取有个合适的安葬。一文不名的最下层人民在坟墓上根本花不起钱，通常是无力置棺，掩尸沙坑。而有时被盗而废弃的旧墓却成为穷人家方便便宜的坟墓。甚至有些高大的金字塔也有一两具无名尸体藏于角落。

伟大也好，卑贱也罢，坟墓是今世和下世交汇的地方。坟墓是人死后其三种灵魂形式魃、卡和阿赫的尘世居所。魃常被绘成人头鸟身，是个人独特性格的本质，在人死时脱离人体，白天同太阳神一起遨游长天，晚上回归坟墓进人死者身体，赋予他自己的特性。卡，被人们想象成一个人的生命力。人死后，卡离开人体周游于阴世，而且此后一直需要营养，这些营养由生者的所献的祭品提供。然而，只有通过阿赫，戴嫡的丈夫才能帮助家人。因为阿赫是能够同生者相互沟通并代表生者调解阴间和阳界的精神。这三种精神形式，共同组成我们所称的灵魂。

死者的精神并不是自动达到快乐永生的，而是要经过一系列操办良好的葬礼仪式取得的。死者的精神一旦脱离了身体，在通往永生的道路上会面临着超乎寻常的危险：惩罚之神隐伏于黑影；巨蛇盘身于当道；骇人魔鬼让你惮于前行。

在通往下世之路上遇到突然出现的危险时保护自己的咒文，可以在葬仪经文中找到。在诸多葬仪经文中，最为流行的是《亡灵书》，其中包括新王国时期及以后经常使用的咒文 192 种。《亡灵书》揭示了从今世到下世的路途上灵魂应掌握的秘诀，展示了该过程中文字、名字和碑刻的力量。

通向下界的路途上，如果灵魂了解某些危险关卡的正确程序、能背诵合适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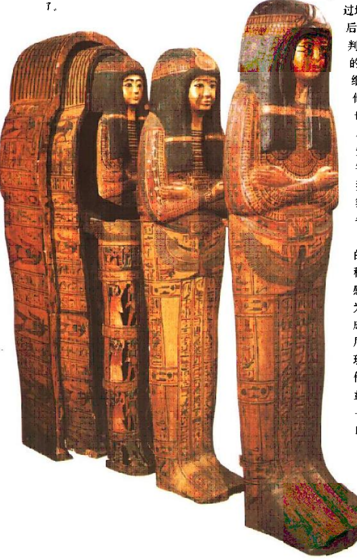
语，他将一路顺利。比如，《亡灵书》就有被砍头而死的人的咒语，还有一篇是避免死者不致被迫吞食大便的咒语。有的咒文可使死者保持最完全的感觉，比如，有一篇咒语，在情况需要时，可使死者显示猎鹰神之形。这种变化提高了其人的能力，使其能随处运动，与猎鹰神何露斯同呈一形，并转借过来部分神力。

在一个人为其下世做准备的过程中，他可以命人为他制作一份自己的《亡灵书》，也可以在适当位置插入自己的名字后使用既有文本。无论哪种方式，都要置于其墓中以备危险途中查寻。安尼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其墓中发现了一本保存完好的草莎纸本的《亡灵书》。公元前14世纪，安尼及其妻子荼荼死后被葬于底比斯。荼荼是"阿蒙神的乐师"——新王国时期有良好社会地位的妇女的常见头衔——这表明她参加神庙仪式，并于仪式过程中演奏乐器，或摇一种可能发出卡塔声的乐器（今称铁摇子）。安尼的头衔表明他是一位身居要位的官员，是皇家兼神庙官员之一："忠诚的皇家文书、诸神圣供物计算文书、阿拜多斯双粮仓总管、底比斯大公圣供物文书。"

将安尼的名字插入到文中适当的地方，并附配有符咒的小插图，这些都是描述如何使用符咒，以安全走完冥间旅程的图示。在诸多待做的事务之中，名字尤显重要。在去永生的路上，每当走过大厅或大门时，安尼应知道所遇见的每块石头和木头的名字。比如有一幅插图，两侧的门框问安尼："除非你说出我的名字，否则我就不让你进去。"由于精心准备，安尼立即作答："真理之国的准绳。"左右门楣也要求得到确认，安尼分别答道，"体现真理正义的天平盘"以及"量酒之天平盘。"因不愿被他人胜过，门槛和门闩也要求安尼说出自己的名字——"盖伯之牛"和母亲之趾。

曾有一次，安尼被要求说出自己的两只脚的名字。"你不能踩我，"满脸威胁的地板说。"为什么呢？"安尼问道。"因为我干净"，地板却有自己的理由，"因为我们不知道踩我们的脚是谁，告诉我。"正确回答是"走到闵面前的人"和"乃非赛的纹派特。""看来你认识我们"，地板满意地说道，很明显，这个回答消除了其敌意。"踩上吧。"安尼显露了对冥间的知识，赢得了入门权，显示了他对阴间知识的

这些雕绘华美、嵌套整齐的棺材，是一位拥有万贯家财的贵妇塔穆特奈夫勒的。古中王国时期使用的是较简单的矩形棺材，而到新王国时，这种木乃伊形的棺材已经很普遍了。



卓识。

备足钱物举行适当的葬仪，并准备一份必备的亡灵咒文，看起来每个人都可获得永生。然而最终的决定因素还是其终生的品行。亡灵在去天国的路上须要面对二真堂的审判。这种经历会令人忧心忡忡，如安尼的插图所示：在经过地下世界其他心惊胆战的经历之后，安尼现在等待在威严无比的审判议会前为自己辩护。他身穿华美的服装，脚踏白色拖鞋，眼睛描画细致，体飘没药油香，走进二真堂，他紧低着头站在大厅中央，一动也不敢动。至少有42人的审判团从陪审席齐刷刷地向他瞪视着，安尼必须叫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奥西里斯及紧立于他身后的妻子伊西丝从其审判座上仔细观察着安尼。审判托特侍于一侧，准备记录圣裁。

大厅中央有需要面对的最大的危险，因为在那里，要在天平上称的正是安尼自己的心。作为情感的寄所，智慧的宿地，心脏被认为携带着亡灵的记忆。所以，心脏成为安尼得救的惟一见证。当安尼的心脏被放入大天平盘时，真理和正义之神玛阿特的一根羽毛作为另一只砝码放人另一只天平盘。这可真正是不折不扣的心灵与真理的较量。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欺诈或瞒蔽都会招致下地狱的判决。注视着天平等待判决，令人不寒而栗，更何况天平旁卧伏着可怕的怪物阿密特，在等待吞噬死者。这种四不像的怪物，长着鳄鱼的头，狮子的鬃毛和前腿，河马的后腿和尾巴，张着大嘴，垂着

长长的涎水，一发现安尼通不过考验，就会跳上前去吞下他的心脏。

在到达二真堂之前，安尼即为这一场合做了准备。旅程一开始，安尼便向他的心喊出了自己的请求："哦，母亲赐我之心哟，可别升起来与我作对哟！不要在法庭上抗拒我哟！不要在天平卫士面前坑我哟！"尽管形式上是个请求，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控，因为这种符咒是为了保证死者之心的合作，无论多么令人不可思议。

现在，到了向令人生畏的法官陈述的时候了，可以想象，安尼开始陈辞时声音有点发颤。安尼依次向42位法官表述自己无罪，他申述的方法是所谓的反向证明。即没有犯过所列各罪："我没有对人民犯罪"，他说，"我没有虐待牛。我每天都不强求份外之事。我没有亵渎神灵。我没有做神所憎恶之事。我没有向主人诽谤仆人。"这种陈述持续好长时间。可能是安尼在进行中增添了勇气，也因为这种陈述不应畏畏缩缩地去照本宣科，往下每读一项自己的正直行为，他的声音就会越响亮："我没有使人痛苦。我没有让人流泪。我没有杀生。我没有使人不幸。我没有糟践神庙内的供品。我没有手淫使自己不洁。我没有在旷野中欺蒙神灵。我没有夺孩童口中之奶。"



奥西里斯死而复生的经历

象征了善对恶的胜利以及所有埃及人永生的希望。根据古老的神话，奥西里斯非常强大并受人高度崇敬，使他心怀叵测的兄弟塞特非常嫉妒，欲要谋杀奥西里斯。在一次宴饮中，塞特送给奥西里斯一副装饰非常华丽的棺木，当奥西里斯进去试尺寸的时候，塞特猛然关上棺盖，将棺材投入尼罗河中。后来塞特继承了王位。他不知道奥西里斯的妻子伊西丝捞起了棺材，把它藏在了沼泽地中。后来塞特发现了这个秘密，他就找到这地方，肢解并抛掉了奥西里斯的尸体。伊西丝及其姐姐乃菲塞耐心地收集起奥西里斯尸体的每一部分，只有其生殖器没找到，因为已经被鱼吃掉。伊西丝将奥西里斯的块块尸体制成木乃伊，重做了一只阴茎放上，在托特神的帮助下，使丈夫复活了。他们又生下一子，即何露斯，然后奥西里斯到冥界做了冥王。伊西丝则继续留在大地上秘密养育他们的儿子。何露斯成年后，为父报仇，废黜了塞特，成为埃及一代新国王。但在战斗中，塞特打坏了何露斯的一只眼睛，托特为其重装了一只，后来这只重装的眼睛就成为生者死者的护身符。故而，在位的法老多被人们比作何露斯，而已故法老呢，则被比作奥西里斯。久而久之，埃及人都希望在躯体和精神上成为奥西里斯，像他那样在来世生活。

慷慨陈词终于触及牲畜归属和捕鱼权益这种问题，现在这种情形，很少有人能列举一系列的断言而不出现矛盾。然而这本咒文却充满神奇的咒语，所以其效果应是万无一失的。

经过长长的期待，诸神审判团的回复终于宣布了："所言一切属实，奥西里斯的文书安尼公正，正直，他没有犯过罪，也没有欺骗众神。不应让阿密特对其惩罚。"这时，那头鳄鱼头怪兽，最后贪婪地看了一眼放置于天平盘子内的心之后，不声不响地走开了。众神审判团宣布："将奥西里斯所赐面包和啤酒发给他，同时在'献

迄今为止，已知最早的金字塔铭文是第五王朝法老乌纳斯铭文。这些象形文刻于墓室壁上和顶上并涂以蓝色，以保证法老乌纳斯“永生都居住于光明的国度。”



神圣的经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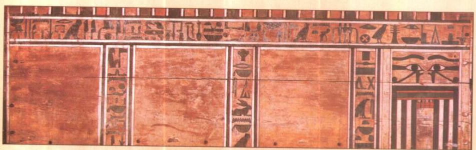
古代埃及人相信，正确的语言能帮助他们获得永生。死后不知道在阴间诸神审判时如何申诉的人就永远地迷失了。而那些掌握了适当的祷告文和咒语的人，却会受到保护和美化，并能受神福佑，进入天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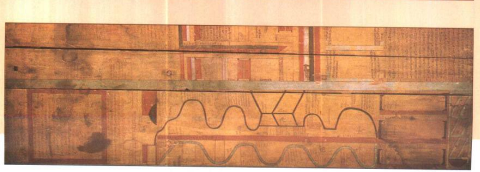
在古王国时期，金字塔铭文是为王室所作，并刻于其墓室壁上（左图），以使他们能够有太阳神陪伴升入天堂。在一篇经文中，国王谦卑地称自己为瑞的奴仆。另一篇中，该国王吹嘘他已夺得诸神之心，占有了他们的智慧，赢得了永生。亡灵在走向永生的途中，会面临重重挑战，有时还要奋起反击。

在第一中间期，普通贵族都喜欢在其木棺（下图下部）上绘上路径和图示，这些路径和图示或来自金字塔铭文，或来自其他宗教经典。人们不再认为只有法老自己才配享有永生。他们也能成为与瑞相伴的神。“我定要驾彩船飞渡长空”，在这种棺材的一篇经文中亡灵这样念道：“我就是跨越长空的永生之主”，棺材上的经文也将亡灵比作下界之神奥里西斯，他统驭阴间，并能给亡灵以自由——只要它能正确说出那个恐惧世界的咒语。

到了新王国时期，许多埃及人举行葬礼时，都以绘有咒语的亚麻衣或纸草的卷轴陪葬。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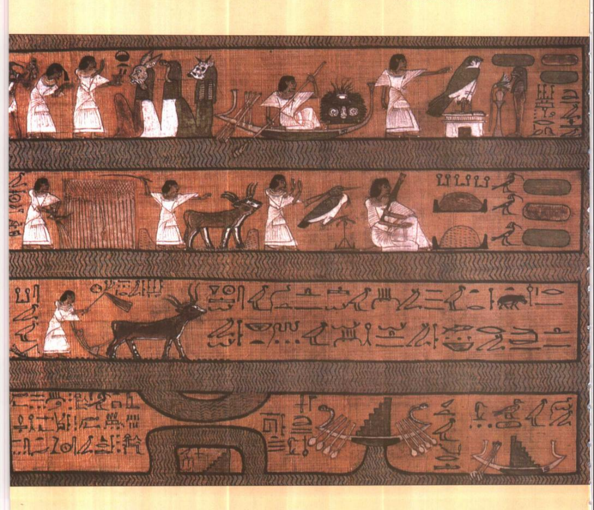
猎鹰神何露斯的眼睛（下图为一位名叫嘉的官员的棺材，右侧所绘何露斯的眼睛）既可保护死者安全，又能赐他审视的能力。下图，棺材底板上的地图为“亡灵之国”安全线路地图，并配有从餐桌礼仪至驱逐毒蛇及鳄鱼的各种指导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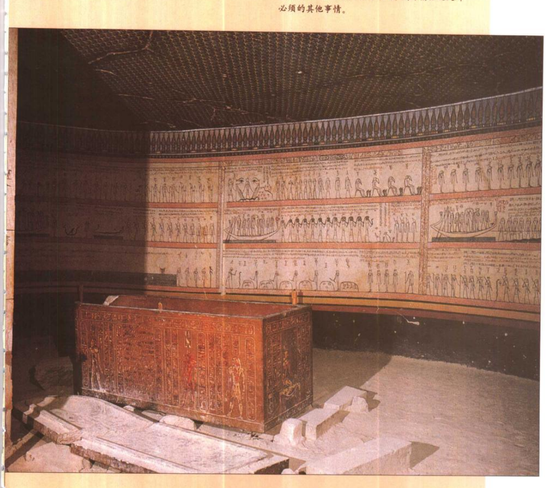


近200余种咒语编制成一本经书称作《白日之章》或《亡灵书》。如果能够买一本此书，它就成了保佑买书人下世幸福的宝物。只要把经文一起下葬，死者就在受审判时知道如何应答，也知道如何能够祈求永生。

这个阶段的王室都于“王陵之谷”内墓室的墓壁或墓顶上雕有特别的葬仪经文。其中一篇经文，名为“阿牟督特”，是一篇指引经历阴间重重危险的图示指南。这篇经文详细记录了太阳西沉后，太阳神瑞每天夜里12小时的地下事务。它描述了瑞照亮了地下世界，第二天早上又成功升起——象征着法老本人的复生。



左图，仿《亡灵书》而为文书安尼图示的历程：为诸神献祭供品（上）；在"献祭之地"中收获谷物；做能使其通过审判、成为福佑之灵所必须的其他事情。



上图，"阿年督特"经文刻满了"王陵之谷"内图斯莫西斯三世的墓室壁。这种图示性记叙由12部分组成，每部分又分三个场面，象征着瑞在地下世界度过的12个小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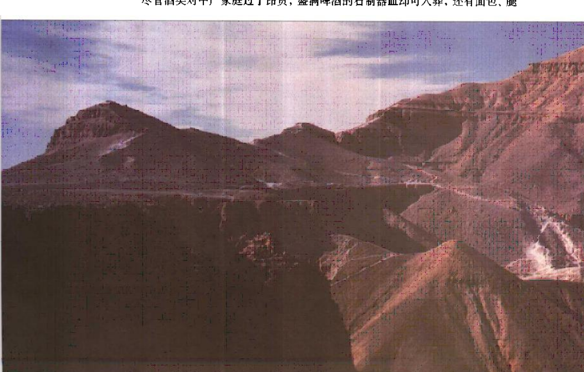
祭之地’中授予其一块永久地产。”

在安尼的插图本中可以看出，有效的咒文是保证灵魂永存的必要前提。然而，咒文中的神力固然十分重要，但最为关键的是要保存好尸首本身。对那些有钱置办的人，就是将尸体木乃伊化，而即使是最穷的人，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存好尸体，因为干燥的沙漠吸干了尸体的水分，遏止了腐烂。

穷人跟富人一样，也想购置一副棺木以备来世，而有时，对穷人来说，一副棺木就解决了全家人的问题。早在古、中王国时期，棺材都是方形木制的；而在中王国时，人体形或木乃伊形的棺木逐渐流行起来，成为后来新王国时期使用最广的形式。为较穷的人制作的一般棺木，都是已经刻好葬仪经文，但留一处板面以刻死者名字。奇怪的是，不少人的棺材上的这些地方，可能是他们不识字，却没有名字。

即使是最为朴素的丧葬，也至少应有一两件个人物品，比如一只手镯或项链，或是圣甲虫宝石座的戒指。另外，梳妆盒也应为亡灵备好，可能配有一瓶香水或化妆品以及一根涂脂棒。数件个人用品及盛满食品酒类的陶罐置于随葬物品的周围。对那些能办理得稍为好一点的人来说，个人用品可能会包括几件家具、还有其生前所用的工具和器械。乐师会将其乐器带到地下世界，女裁缝师会同其布料线盒一同入葬，而祭品供果也丰富得多了。

尽管酒类对中产家庭过于昂贵，盛满啤酒的石制器皿却可入葬，还有面包、腿



子肉，有时还有烤禽肉。这可能需要数年才能攒足操办这样一个葬礼的费用，但这被当时的人认为是非常值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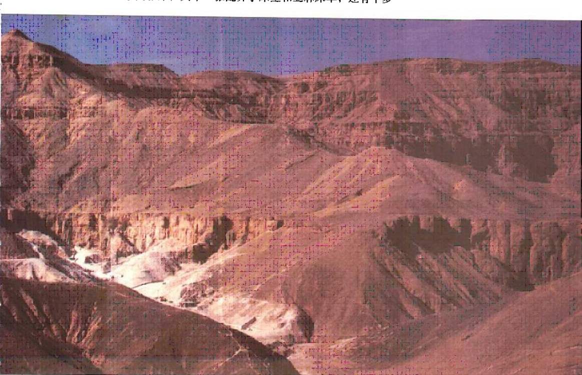
按客户要求制作的棺木通常是富人的，一般都要求有个人特色的铭文和雕饰。他们的随葬物品也有更加昂贵的家具和珠宝。一位豪富的官僚可能会葬入他的文书盒，一位军人可能会将其一只兵器带入下面的世界。

不一定非得出生在上流社会才能享受高规格的葬礼。在德艾麦地那——底比斯附近造墓工人居住的村落，一位极出色的年轻人名字叫卡，娶了马丽特做他的新娘。通过自己的努力，卡逐步晋升为工程主管，曾为公元前15世纪十八王朝的三位法老效命。最后，他运用使他进至位极人臣地位的小心与谨慎安排自己下世的生活。

卡为自己定做了两件一套的木乃伊形棺木，内棺镶着金箔，并嵌有精致的琉璃以象征青金石、玛瑙和绿松石。卡的一只微型雕像矗立于随葬品之间，注视着陈列丰富的草莎纸、圣甲虫和护身符。这些葬品中，有些是朋友或上级官员作为礼品送的，因此其上刻有他们的名字，而不是卡的。

仅卡的陪葬家具一项就可以配齐一个家庭。他在与妻子马丽特的墓中配上了两张床，其中一张配齐了床垫和亚麻床单，还有十多

坐落于沙漠荒山之间的就是“王陵之谷”（前景）、新王国时期的王室之墓均深凿于山谷的陡壁之上。埃及的统治者们将陵墓安置于尼罗河对面的峡谷之中，远离古都底比斯，希望以这种方式躲避盗墓者。雄视宏大的沙漠墓地的是当地最高山峰，金字塔形的顶峰在古埃及被崇拜为亡灵的保护女神。



历史悠久的动物木乃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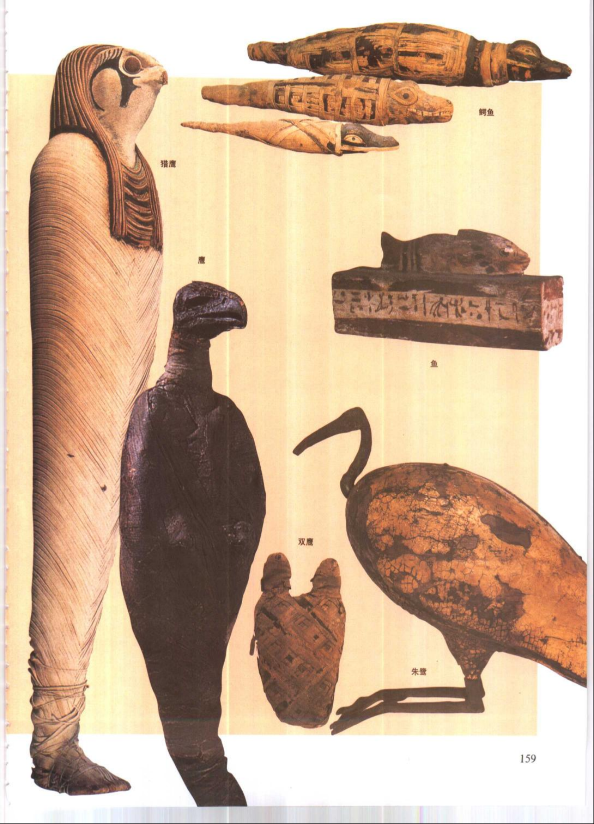
埃及人将动物及其令人敬畏的神力与诸神联系起来。自从第一代法老以来，威严的猎鹰就代表何露斯——法老的保护神。到末朝时期，埃及人都在特殊的墓穴中埋葬与诸神相关的动物以敬拜神。大家涌至布巴斯提司——猫神巴斯太特的祭拜中心——纷纷献上自己的木乃伊猫。其他祭拜处，朝拜人群给豺狗头的安努毕斯神奉献木乃伊化的狗；鳄鱼献给鳄鱼神所比克；鱼献给奥西里斯（其躯体有一部分被鱼吃掉）；朱鹭献给朱鹭头神托特。极多的学识热爱者都向托特奉献，致使托特的祭拜墓穴竟然容得400多万只朱鹭木乃伊。许多这类和其他的灵鸟是笼养后售与崇拜者的，崇拜者然后将其涂以防腐香料——通常加以精美的包裹和面具——然后将其献到托特墓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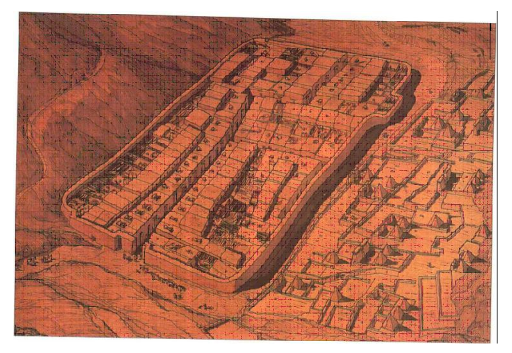


家猫

野猫

狗


鳄鱼
猎鹰
鹰
鱼
双鹰
朱鹭



代尔迈迪纳村落，为新王国时期"王陵之谷"陵墓的数代建筑工和装修工居住的地方，是根据过去建筑遗迹加以艺术复原而成（见上图）。村子四面围墙入口（前景）直通村子主大街，两侧是一条条小巷，约70座房屋整齐地排列两旁。围墙外边是村民的墓地和祭堂。

把椅子和一套灯架、陶器架。卡希望享受下世生活时照样吃喝拉撒，所以，墓中还建造了卫生间，内有一凳子，中开一宽缝，下面的浅盘盛满了沙子，等待仆人倒掉。卡还想死后继续剃剃身上的体毛，因为在他的盥洗用品中，有一只剃须刀和一只镊子。

他希望自己在地下世界的体格形象是一位年轻人，因为他生前使人制作的小型雕像就是一位年轻人。为使自己不致衣衫不足，卡令人为他陪葬了100余套衣服，其中包括50余条缠腰带，18件短上衣，26条褶迭裙，并有两套长袍。其妻马丽特进人下世，头戴乌黑结辫的假发，携一大化妆盒，其玻璃雪花石膏罐分别盛着面油、面膏和眼影。

同其他不太富裕的人一样，卡也将其职业用具带人下世。卡带上了数只大箱，里面盛满六色调色板、笔、书写板、印章戒指、腕尺、刨平木材用的锛子，以及一台天平，天平的横铜杆上悬着两只称盘等。为卡在那个世界不致挨饿，卡辟有一间食品储藏室，内藏腌制肉、酒和烤成各种动物形状的面包、蔬菜团、枣子和葡萄、大蒜和大葱、杜松油、小茴香，甚至还有烧灶用的牛粪。

在准备最后的安息之地的同时，像卡这样的坟墓主人会提前设坛打醮，这是一种长期的礼拜式，目的是使死者的名字长存于生者心间，以保证他／她进入阴世之后获得永生。祭拜堂的僧侣，即通常所说的卡僧侣，是墓主雇来使奠酒和祭果等按礼摆放，适当的礼拜仪式按时进行的专职人员。恰如墓地本身一样，维持礼拜仪式

也需要一大笔开支。通常墓主会捐赠一笔财产，一般是一大块耕地，称为礼拜堂地产，该地产的产出既用来支付礼拜人员的个人薪俸，也用来置办祭拜供品。

由于这种耕地不征税，所以造成了类似今天的减税性慈善捐赠的漏洞。打醮的僧侣，通常为死者的亲戚，主持着礼拜的正常运行，于是他便取得了一种对墓主来说极其重要的角色。一位贵族曾写道："他会比你的儿子给你带来更多好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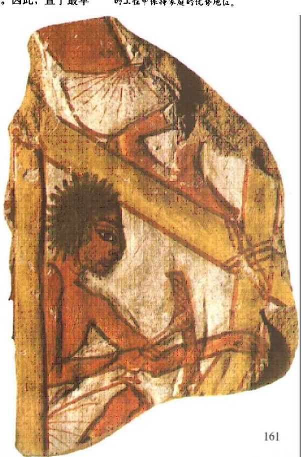
祭堂礼拜厅是向公众开放的，这一点与墓室不同。被称为假门的一种建筑结构是用以接纳死者灵魂的，从理论上讲，即使隔有一定距离，死者灵魂也可以从墓室直接到祭拜堂。死者灵魂的到来不会惊吓生者。来访者会被邀请入堂、游观，为已故的男子或女子做个祷告。有些墓室碑刻（称为"向生者的请求"），恳求行人为死者献上一段祈祷，强调虔诚的效用，虽不需要钱财上的付出，却赢得神灵的喜爱。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死者永生的又一保证，如果受俸僧侣玩忽职守，那么这些进祭堂的来访者的祷告和供品则会予以补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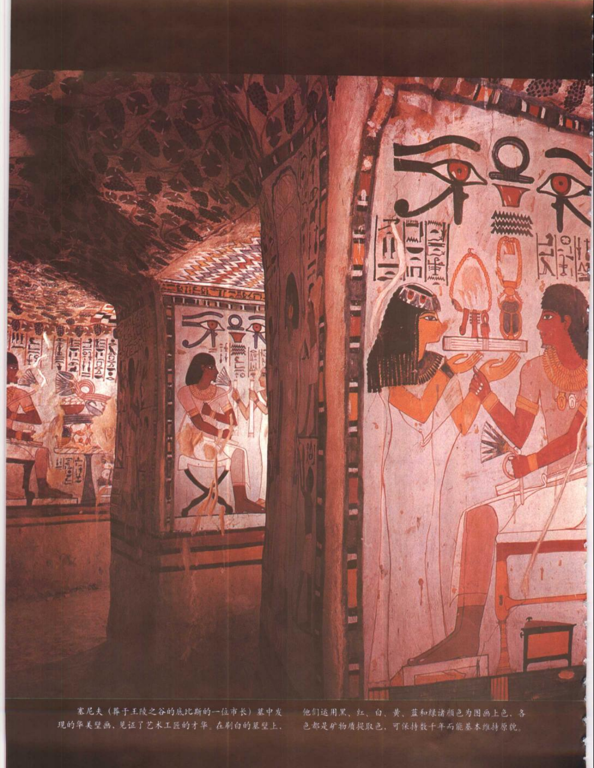
坟茔会夷平，约定会打破，一个人的后代会忽略其职责，神奇的咒语、雕塑、绘画却会长存。因此，置于最早的坟茔中的简单的个人物品，后来包括肖像、雕塑等象征性物件，当诸神在下世要求劳动时，玩偶大小的仆从和工匠便会替代死者出工。

墓室壁画常常会绘上男女侍从准备供品，捧向死者。如果实际供奉由于某原因要停止，壁画就会向灵魂提供给养。供桌上总是摆满了供奉果品是墓室壁画的另一特色，尽管有时真供桌上空空如也。

后来，人们也开始以象征方式向灵魂提供供品，因为即使是最朴素的陪葬对盗墓者也是一种诱惑，除了防守最为严密的墓穴，他们会闯入所有可能的墓室，将死者所有有价值的物品洗劫一空。卡和马丽特是最幸运的亡灵了，他们周游地下世界数千年，而其陪葬物品完好无损。对好些人来说，生前无论什么供品都是白费力气，因为他们不幸被盗贼光顾。盗墓贼会劫掠墓室，卷走所有值钱物品，甚至为了搜寻藏于其内的珠宝和金子，会用马车拉走木乃伊，而且极有可能在劫墓

代尔迈迪纳未剃须的木工正在使用锛子削平木料。除木工之外，皇陵技工中还有画工、绘图工、石工、雕刻工。技能父子相传，以便在法老的工程中保持家庭的优势地位。





塞尼夫（葬于王陵之谷的底比斯的一位市长）墓中发现的华美壁画，见证了艺术工匠的才华。在刷白的墓壁上，他们运用黑、红、白、黄、蓝和绿诸颜色为图画上色。各色都是矿物质提取色，可保持数千年而能基本维持原貌。

过程中，就将毫无防御能力的尸首肢解了。

一般来讲，盗墓贼是技术较高，组织良好的埃及人。其中许多是底比斯人、西底比斯人以及神庙某部门的一小撮用心不良之人。在极少的场合下，盗墓贼正是造墓人：代尔迈迪纳（王陵之谷边缘上的一个镇）有些王室造墓工人，在公元前12世纪末拉美西斯九世统治时期，被发现与皇陵被盗有染。这个时期，一帮团伙约有8个人，包括石匠用以打破墓室之墙，打水之人帮着打通并运走赃物，铁匠将所劫来之金属熔于一炉，还有一名船夫，盗墓队就凑齐了。实际上，也是他驾驶外逃车辆，将他们团伙及其赃物从王陵之谷转移到尼罗河东岸。

守墓的工作需要特别机警，很多情况下，甚至一件盗窃案已经发生了也极难发现。盗墓团伙通常都是从后墙进入，而不去动墓门上的封条。许多情况下，盗墓者根本无须担心会被抓住。对见钱眼开的僧侣或高官行以数额丰厚的贿赂，就会使当局从另一条线寻找下去。

进入墓室之后，盗墓贼们可以明目张胆了。在厚厚的石墙的掩护下，他们可以也常常将墓室翻得一片狼藉，打翻棺盖，踢翻供台，从镶金的棺材上刮下金箔，甚至木乃伊都可能被撕成碎片。有些盗窃案中，盗贼们可能是怕死者进行报复，对尸体也残酷糟蹋，而一般情况下，盗贼只是很快地找出藏在木乃伊亚麻裹布中的珠宝。对某些厚颜无耻的盗贼来说，他们先是将墓室付之一炬，过后再来从余烬中拣出熔而复凝的小金粒。

"我们到了阿蒙的第三任祭司詹尼佛的坟墓，"拉美西斯九世统治时期一个盗贼说，"我们打开棺木，取出内层，揪出木乃伊扔到墓室的一个角落。我们将内层棺木拖到船上，连同其他物品，运到阿蒙霍特普岛去。晚上我们将这些东西烧掉，然后带着在灰烬中拣到的金子逃走了，每人拿到4开特的黄金。"

4开特黄金约相当于1.25盎司，在代尔迈迪纳，一名工人劳动一个月才挣得与此等值的谷物，所以不难看出，坟墓中的财富——特别是在歉收年月——怎样构成了一种诱惑。在底比斯，由于官员对此不闻不问，盗墓所得物品逐渐渗入城市的商业之中。因此，每当一个盗墓人被逮捕时，当局会发现他们陷入了政治上的雷区——没有一位官员希望大众认为他玩忽职守，但严密的审讯又会牵涉出高层的合谋人。

公元前12世纪的末叶，底比斯一位名叫琶瑟的市长，下决心要把这饱受盗墓困扰的城市恢复法律秩序。琶瑟似乎有点自视甚高，给自己加了个颇有份量的头衔："法老直属市长"。而法律规定，盗墓诸事属于西底比斯市长，同时身兼王室墓地警署长官的琶斡罗管辖。所以，当两位原告——居于西岸代尔迈迪纳的两位文书哈鄎和琶巴萨——要向琶瑟而不是向琶斡罗告发一件盗墓案的时候，琶瑟感到向对手挑战、造福于当地、兼善于国家的黄金时机到来了。

向底比斯市长琶瑟告发河对面的盗窃案，两位原告希望发起一场调查，而不会引起西岸代尔迈迪纳的注意，因为最近一件盗墓案牵涉到这儿的几名村民。这两位文书提供的也是另一团伙的盗墓人名单。但尽管如此，对他们来说这仍然是件非同寻常的行动，因为他们的陈述一旦被认为有假，他们就会被判刑甚至被处死。从法律角度讲，保卫皇家陵墓的安全是琶斡罗的责任，野心勃勃的琶瑟抓住此机会，欲

陵墓的装饰

国王一登上王位，其陵墓的修建工作就开始了；但要完成一座王室陵墓，却需要比法老在位更长的时间。当泥灰匠抹平刷白了新辟的墓壁与墓顶后，陵墓的内部装修就开始了。画工们在已备好的墙面上画上红格子，将所绘图案的大体轮廓也用红色描上。第二步，绘画大师用黑色添上需要改正的部分。壁画雕塑师用铜凿将背景部分的石头凿去，以突出人物的轮廓形象。荷伦布布法老的早亡迫使工匠放弃其墓室的壁画雕塑（左图）。雕塑师的工作仅完成了一半。如果他们完成了，漆工就会带着漆和各种厚度的漆刷（下图）进来，给人物形象和象形文字上色。在漆黑的深山洞内，工人的工作时间是按蜡烛的燃烧时间来测定的。蜡烛都截成一定长度，当蜡烛燃烧尽时，他们就到了下班的时候了。

向国王一显其能。

琶瑟发起了一场以维齐尔哈姆卫塞特——法老本人之下的最高长官——为首的调查活动。维齐尔命令由法庭官员和军队指挥官们，包括琶斡罗组成的调查小组前往底比斯墓地察看。那天远程跋涉前往王陵之谷的可不是心情愉快的人。他们中好多人觉得此行会劳而无功，还有，8月的烈日直射无边的黄沙，令人胸闷气短，苦热难耐。但是，官员们还是尽职地执行了维齐尔的命令。他们发现，约500年前（即公元前1635年之前）的撒贝卡姆撒夫二世之墓已被洗劫一空。"墓室中已不见其主，王后的墓室也是如此"，官方对此事件的记录这样写道，"盗贼向他们的墓葬下了黑手"，然后调查小组列举了几个嫌疑犯的名字。在几个疑犯中有一个铜匠名叫裴哈路，也是两年前另一墓盗的疑犯之一。裴哈路的上次受审，如果按照习惯方式，是用刑具进行毒打，以及损伤四肢。不足为奇的是，他立即招供了，他承认曾经从拉美西斯三世的王后伊西丝的墓中盗取陪葬品。

由于维齐尔开恩，裴哈路又被拉出来了。他明天要带上这位铜匠，亲自到现场去查看。裴哈路被倒缚双手，蒙上双眼，由维齐尔的卫兵带到皇室陵墓的中心后，他又被松了绑并要找出王后伊西丝的陵墓。由于已在其押缚者手中偿到审讯的滋味，裴哈路无心欺骗维齐尔。这位受到指控之人观望形势后，径直往附近的陵墓形建筑走过去。如果维齐尔希望得其犯罪的实证的话，他是注定要失望的。因为裴哈路指了一座开着门的尚未完工的墓地，当然里面也没有任何陪葬品。

维齐尔命其犯人再试一次，裴哈路鼓起勇气，又往回走了一段路，这一次他指认了一名文书所废弃的小屋。怕维齐尔生气，裴哈路几乎是绝望地请求维齐尔宣布其无罪："我不认得这个地方"，裴哈路抗议说，"除了刚才我向你指认的这座敞开的坟墓和这座房子以外。"

这好像使维齐尔很满意。尽管这个铜匠先前承认，他乐意接受他显而易见的清白，因为伊西丝王后陵墓上的密封印记的确看上去完好无损。但是真相却被他忽略了。尽管王后陵墓的入口没有显示出破坏的痕迹，但墓室却被人从后面闯入，木乃伊本身也被撕碎，扔得到处都是。

至少到目前为止，琶斡罗市长占了上风。琶瑟市长的指控似乎被否定了，琶斡罗也成了被人冤枉的谨慎的好官。然而每个人都清楚撒贝卡姆撒夫二世之墓被盗了，所以认为琶斡罗控制了局势。

为了庆贺这个令人欣喜的结局，琶斡罗的支持者举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庆功会，庆功会在琶瑟市长的门前达到高潮。市长不高兴了，"你们在我的家门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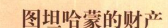
欢呼。"他向着乱糟糟的人群喝道，"而撒贝卡姆撒夫二世却被搅得不得安宁"。

就在这时，代尔迈迪纳的首席陪审员大声呼喝反驳。说谷中所有陵墓都完好无损，墓中尸身"保护得当，足保不朽。"这种颠倒是非的无耻行径使琶瑟市长怒不可遏，受伤的自尊忍无可忍，于是他打出王牌。直到现在，哈缌和琶巴萨两位文书的告发之事还不为人知，现在为了恢复他受到伤害的高傲，琶瑟脱口说道，是来自代尔迈迪纳的两位文书向他透露的消息。

这就相当于埃及人的开火口令。立刻，在河对面，琶斡罗市长开展了一场损失控制运动。因为这两位文书在他的手下，所以琶斡罗市长必须立即行动，以支持自己的声誉。他举行了新的审判，逮捕了另外好些人，并许诺说要进行更严密的调查。对于哈缌和琶巴萨来讲，恰如可怕的梦魔变成了现实。现在一切迹象都暗示着是监守自盗，很少村民能逃脱维齐尔的愤怒。经挨家挨户的搜查，从伊西丝王后的陵墓中所盗之物一件件现形于光天化日之下，也查出了另外八名疑犯。对于告发并引起这次搜查的文书哈缌，这次搜捕却是一个痛苦的转折，他的兄弟、陵墓画师蓬杳瓦来特及其三个儿子都受到指控。

现在，维齐尔最阴暗的怀疑得到了证实，他便以自己手中最有力的武器开始进行反击。他切断了代尔迈迪纳的粮食供应，力图查出所有犯罪人的名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维齐尔将逮捕的八名罪犯关押在一座空的粮仓里。其他葬物也都渐渐地搜到了，这些葬物包括37磅多银，近两磅金以及七磅多的金银合金，称为镍





图坦哈蒙的财产

尽管“王陵之谷”数百年来屡遭盗墓贼的劫掠，但充满财宝的图坦哈蒙墓室却在他同伴们遭受的大规模洗劫中得以幸免。他在位九年，18岁驾崩，影响较小。可是，图坦哈蒙进入地下世界时的陪葬品却数量惊人，其中有一只面具，是由22磅黄金打制而成。各种样品已有部分在此后数页中列出或绘出。



豺狗神安努毕斯

包金王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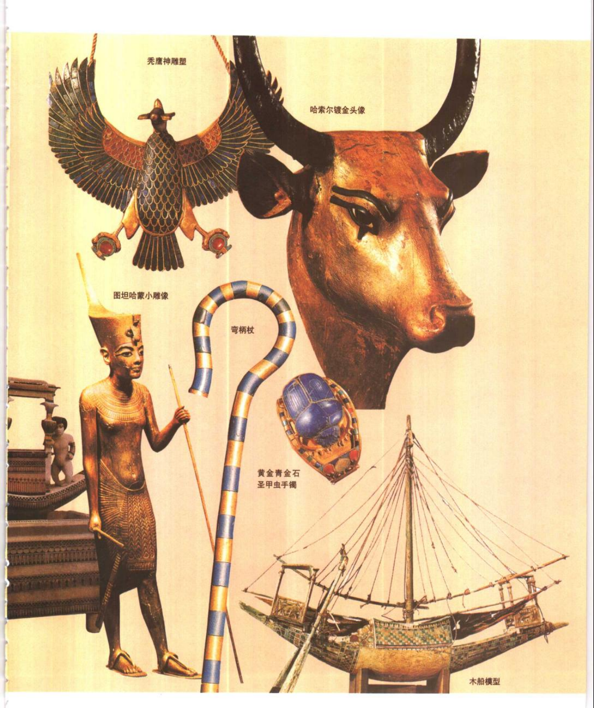
方解石制船

饰面木拖鞋

金扇

彩陶水罐

方解石花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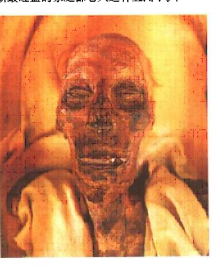

秃鹰神雕塑
哈索尔镀金头像
图坦哈蒙小雕像
弯柄杖
黄金青金石
圣甲虫手镯
木船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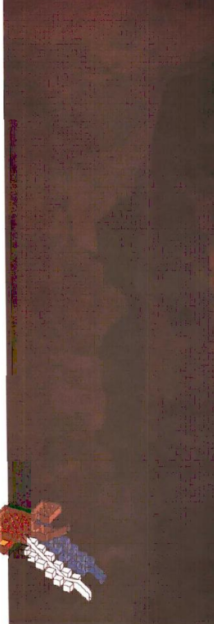
银。还找回了大量的精致亚麻布，还有油、铜制乌木制花瓶，甚至还有王室棺木的残片。对普通陵墓工人来说，这无疑是无以记数的财富。即使分作八份，一夜盗窃所得利益也会相当于25到50年工资的收入。

被指控人承认了其盗墓罪，但无疑是由于加重了拷打的结果。他们供认了向底比斯和西底比斯各个层次的人——从神庙僧侣、王室官员到理发师、挑水人——行贿的事实，甚至底比斯最旺盛的家庭都卷人这种丑闻中。不用怀疑，底比斯政府的声誉也定会大打折扣。

在进行调查的时候，对该村的粮食禁运仍未解除。村民们试图用鱼和储存粮食勉强应付，但禁运很快就耗尽了他们的储存。“陵墓工人停止工作了”，一位文书记录道，“他们又累又饿，疲惫不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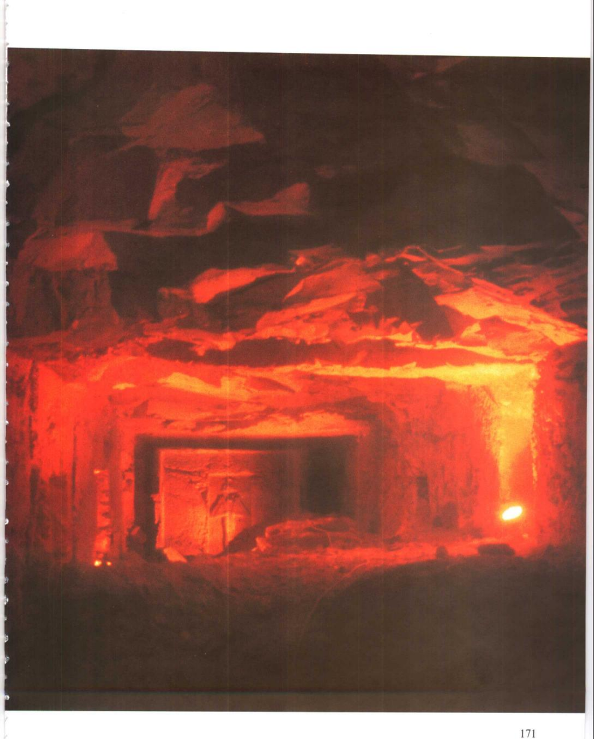
这些偷来的财富没有给盗墓者带来多少快乐。他们的确炫耀过某些奢侈品，比如优质的衣物、新拖鞋、油炸肉、好啤酒，但除了这些小小的奢侈，他





家庭墓葬

传说中的拉美西斯二世（上图即其木乃伊，外面缠裹的亚麻布已打开）生了至少100多个孩子，其中约有52个是儿子。有人认为，“王陵之谷”一座有100个墓室的陵墓中，拉美西斯有数个儿子同葬于此。在最近发掘的陵墓（右图）的背侧，矗立着一座奥西里斯雕像，静静地注视着如陵墓布局图（插画）所示意的T字形墓道的交叉处。陵墓的前部是一座立柱大厅，通向大厅的两间墓室内还可隐约显示出壁画和浮雕，大体分辨得出拉美西斯向诸神祇介绍其年幼的王子。下行的通道中有一条可能通向拉美西斯的墓室。



们主要的钱物大都用于贿赂社会上层的人物了。琶斡罗及其手下170名织工和炼油人，经过坚持不懈的工作，琶斡罗终于讨还回了每一件被盗物品。

最后，维齐尔将所有的村民招到王室陵墓。命令打开伊西丝王后墓的密封门，让村民自己看一看他们的伙伴把墓室糟蹋成什么样子了。数日后，工人委员会成员们前来请示宽恕，最后维齐尔原谅了他们。他最后宣布道，“你们、墓地的工人们，是无罪的。”至于盗墓者的命运，我们不得而知。村史记录表明，他们再也没回过家，极有可能已被处决。琶瑟市长，骄傲自大，野心勃勃地发起了这场大搜查，却没有留名青史；他的对手琶斡罗，却继续在底比斯执掌权柄多年。他控制陵墓盗窃的蔓延，偶尔还会有一帮盗墓贼被抓，被处决，但这个问题他已控制不了了。那之后再也没有一件被盗物品被送回原处。拉美西斯九世在受困扰的工人们盗完其墓之前就无法永生了。

该事件过后约一个半世纪，整个底比斯陵墓都遭到了严重的抢掠，不得不成立一特别委员会来估算损失。



“宏伟圣德王室陵墓中所有先王都完好无损，保护得当，足保永生”。

迄今为止，除极少数外，底比斯皇陵大都遭受洗劫，而且没有希望恢复墓室往日的辉煌。令人欣慰的是，其中有不少王室木乃伊倒是未遭盗墓贼的破坏。大部分只是被胡乱地放置一边，几个被残酷地扯裂，但没有一个被破坏到面目全非。因此，应立即采取行动，阻止进一步的破坏。

该委员会还面临一项艰巨的任务。王室祖先的木乃伊，被一个接一个地集中到一座废弃的墓中。阿蒙霍特普一世、十八王朝的一位法老被当地人奉为保护神，其遗体被人用斧头劈成数片，以从硬化的熏香树脂中盗取珠宝。拉美西斯二世的爱妻、拿伏塔丽王后的臂和腕上曾挂满圈、环、手镯，最后也被人掠走。神庙僧侣们整理着被打破的木乃伊，摆平零乱的肢体，再用新裹布重新包好这些历经劫难的躯身。

悲哀伤心的工作做完后，一队肃穆的葬礼队伍在夜幕中走向西底比斯那漆黑的崖壁。中王国早期德艾尔巴赫利的一条古墓道内，屡受惊扰的法老遗体终于秘密地重归安息。众多棺椁安置完毕，精疲力竭的神庙僧侣们封上墓室，回过头来，在火把的照亮中向城内走去。他们身后的墓地则被一片宁静笼罩着。历史上再一次把埃及人民的热情和精力引导向保护他们的祖先，也保护他们的文明。埃及不久便失去了在中东优越的地位，但埃及人民心中却期望着他们珍视的文化永垂不朽，维护着它并使之又辉煌了1000年。之后，它便陷入先是希腊，再是罗马，最后是基督教的影响之下。



来世之旅

对于千千万万的埃及人来说，福乐永生就是白天同太阳神一起遨游于苍穹，夜间则回到供奉充足的陵墓中去的旅游。死后只要躯体得到良好处理，适当的葬仪得到遵行，这种理想是完全能够实现的。离世之时，灵魂，或称“卡”，离开躯体，待70天的熏香期一过，再回到躯体之中。此后数页所示这一过程的插图都是出自神圣经文录《亡灵书》，公元前13世纪有一位名叫安尼的文书，其墓中就准备了一本。根据死者的购买能力，防腐过程可繁可简。若是位富人，防腐人就会将其处理得像乃丝木塔奈卢（左图），这是一位妇女，身裹精致亚麻布，外层饰以彩釉珠织网，并配珠宝避邪符。

僧侣头戴豺狗头神安努毕斯的赤土陶面具（上），正在检查防腐处理情况。突出的口部下方有两个眼孔（左），僧侣是透过这两个眼孔来检查防腐处理过程的。

“王的躯体呀，不要腐变，不要溃烂，
不要发出臭味吧！”



防腐僧侣的夺天神技

尸体防腐人是生活、工作于城外工作间的僧侣，其工作间称为卫百特，或称“洁净之地”。他们受过专门训练，工作起来如做手术般娴熟，如仪式般有序。首先切开尸体，取出内脏。所取出的内脏置于礼葬瓷罐中（右上）。礼葬瓷罐是由雪花石膏刻制而成，罐壁上刻有使诸器官能回到重生躯体的咒文。一旦放入罐中，诸器官就受到何露斯之子的保护，其头像雕于罐盖之上：豺狗神杜缪台夫卫护着胃脏，狒狒神哈皮卫护着肺脏，猎鹰神开百赫瑟努夫卫护着肠，人之神依木塞提卫护着肝脏。取出内脏之后，防腐僧侣将尸体内外用盐（当地人称泡碱）填塞覆盖，完毕后待其干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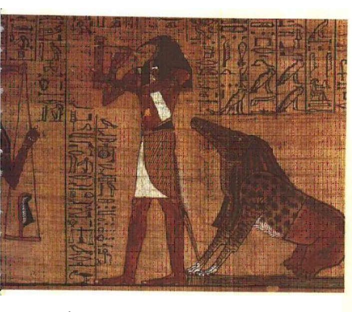
心脏留于原处不动，脑浆则自鼻孔被用钩子钩出扔掉，然后用漏斗（上）将树脂由鼻孔注入脑壳，可防止头颅被压扁。用一柄特制燧石刀（上）自肋下左侧腹部先开第一刀，然后其他刀口就可用普通刀顺势切开，这从该早期木乃伊身上可以看得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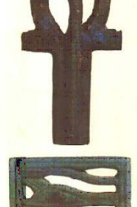
木乃伊裹尸布内，防腐僧侣在死者心脏部位放了一只圣甲虫护身符。心脏是取得地下世界进门权的关键部位，所以该护身符反映了其重要性。下图所绘为嵌于金座之上的碧玉。最下方金板刻有防腐僧侣的雕刻文，为着安全，上面雕有何露斯的眼睛，两侧雕有该神之四子。

“以哈拉可提布缠裹。
在左右脸部各缠22层，直缠到耳部。”

安尼《亡灵书》（左图）的一个场面上，安努毕斯在天平上用代表真理的玛阿特女神的一根羽毛衡量安尼之心。智慧之神、朱鹭脑袋的托特在记录着称量结果，在他身后，鳄鱼头怪兽阿密特在等待着，一旦天平向安尼倾斜，即会扑上吞噬安尼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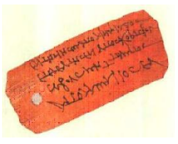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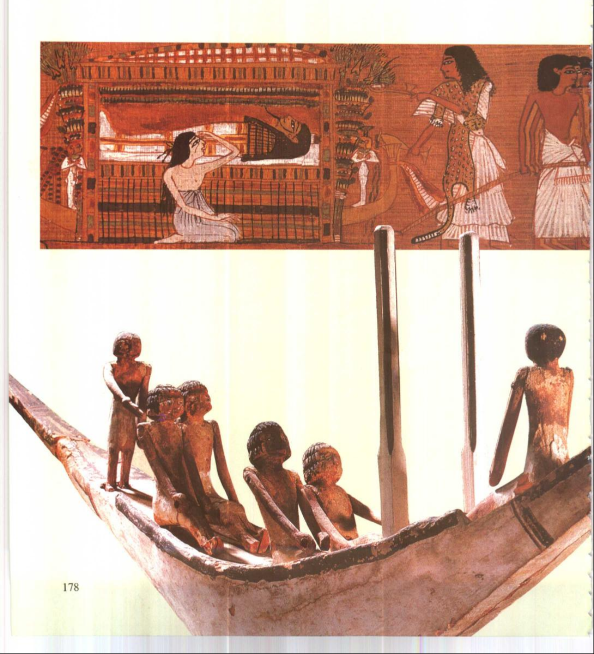
裹以亚麻　佑以咒文

死者躯体脱水后，内塞草类或亚麻以呈其形，敷以香脂，涂以焦油或树脂。防腐人用多达400码的亚麻布依据经文所定程序缠裹死者躯体。首先是包起头部；接着，缠好每一个脚趾和手指，有时会附一标签（如右下方图示），题以保护性咒语并附之大脚趾。然后缠好双腿和双臂，双臂模仿死神奥西里斯之姿势交叉胸前。每一层的缠裹都涂上树脂定型。再后来将墓葬面具套上头与双肩，然后继续进行下一步；最后将木乃伊置于棺木（上页最左方图）之中等待入葬。



安放于木乃伊缠带之内的还有其他护身符，通常是珠宝护身符，有时达到100件之多。最为常见的是（如上图）保护之神何露斯的眼睛，除此之外还有代表生命之呼吸的安克。翟得（djed）柱左上为奥西里斯的脊椎骨，是稳定和忍耐的标志。

“西去，西去，我们走向正义的国度。”



充满象征符号的陵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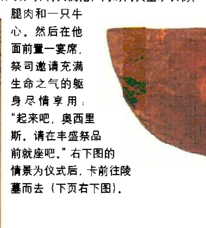
冥世被认为位于西边每天太阳落下的地方，所以死者通常被埋葬的地方是尼罗河西岸。左图所示的葬礼队伍为一头牛正拉着木乃伊前往墓地，僧侣及其亲戚在前后相陪。棺木的一侧，他的爱人在痛哭流涕。墓中为他配有各种各样陪葬品，比如配有一艘微型木船（左下图），其上的船员肃立待发，准备超度亡灵。这些高贵的灵魂离世后乘船到阿拜多斯的奥西里斯墓上朝拜。

墓室雕像，如奥依博豪尔王的雕像，使得卡可以呈现人的外形。这位大步向前的国王，头顶一双举起的手臂以示其体内是卡。

死者亲属会在墓中设下宴乐用品，如本图中在底比斯一位富人墓中发现的支架上的干鱼和禽肉等。这些食品是供养死者的卡的。

木乃伊的复生

葬仪队伍到达墓室后，就该举办最为重要的“开口”典礼了。躯体死亡时灵魂便离躯体而去。为了获得重生，常呈鸟形的魃（人独特性格的本质）就必须回到原来的躯身，将生命之气自口中重新呼入其体内。开始前，先将木乃伊立姿放好。祭司并不是真正打开木乃伊的嘴巴，而是用诸件法器三触其面，以乳擦抹其体表，并将其拥抱；同时向其呈示衣物、牛后腿肉和一只牛心。然后在他面前置一宴席，祭司邀请充满生命之气的躯身尽情享用：“起来吧，奥西里斯。请在丰盛祭品前就座吧。”右下图的情景为仪式后，卡前往陵墓而去（下页右下图）。



叉刀（左上图及下图）为“开口”典礼中所用法器之一，与剪断初生儿脐带的可能为同一工具，因此更加强了重生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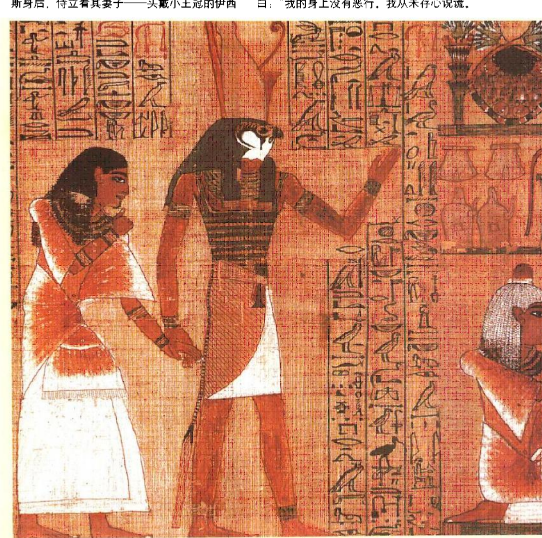
“我有生命。我很强盛。我再次苏醒。
我的躯体不会湮灭，
在这里我得到永生。”



被称为沙瓦布提斯（左）的俑，是放在墓中给死者做奴仆的。为了让其在冥世尽忠职守，这些女俑身上都刻有：“任何时间若有人招呼，你都应回答：‘我就去做。’”

正义的报偿

文书安尼，其心仅相当于一根真理的羽毛，在本幅图画中出现了两次，一次站立于最左边，另一次跪于图画中心。因被判为诚实之人后，他还要到奥西里斯面前接受最后发落。安尼戴上假发，由何露斯牵手带领进入冥王堂，跪于“永生之主”面前。奥西里斯手握象征权力的连枷与钩子，正襟危坐，宣布判决结果。奥西里斯身后，侍立着其妻子——头戴小王冠的伊西丝；伊西丝的一侧是身着红衫的姐姐乃菲塞。何露斯诸子被绘成立于莲花之上的小人出现于画面。何露斯宣布，安尼已在托特和玛阿特面前接受了审判：“我向陛下转交安尼。他的心是诚实的，已经过天平的考验。他也没有触犯过诸神。”在他获准成为奥西里斯一员之前，作为谦卑的最后一次表示，安尼再次宣布自己的清白：“我的身上没有恶行。我从未存心说谎。”



“向您致敬，庄严、伟大、万能之神，
万世之主。请您恩准，赐我永生。”



鸣 谢

下列人士和机构对本书的编纂提供了宝贵的帮助，出版者谨致谢意：

Elvira d'Amicone, Museo Egizio, Turin; Carol Andrews, Department of Egyptian Antiquities, British Museum, London; Ramsey Attullah, Photographic Service, British Museum, London; Achille Bianchi, Rome; Jean-Luc Bovot, Département des Antiquités Égyptiennes, Musée du Louvre, Paris; Maurice Bucaille, Paris; Rosemarie Drenkhahn, Kestner Museum, Hannover, Germany; Dina Faltings, Germa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airo; Joanna Galas, Muzeum Narodowe, Warsaw, Poland; Jean-Claude Golvin, Paris; Francois Gourdon, Antony; Cristiana Morigi Govi, Museo Civico Archeologico, Bologna; Zahi A. Hawass,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Giza Pyramids and Saqqara, Cairo; A. A. M. van der Heyden, The Netherlands; Heidrun Klein, Bildarchiv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Berlin; Wojciech Kolataj, Polish Archaeological Mission, Alexandria, Egypt; Jean-Paul Lacombe,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Olof Landstrom, Stockholm, Sweden; Jacques Livet, Paris; Gioia Meconcelli, Museo Civico Archeologico, Bologna; Roland Mourer, Muséum d'Histoire Naturelle, Lyons, France; Ingeborg Muller,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F. Pawlicki, Center of Polish Mediterranean Archaeology, Cairo; Lino Pellegrini, Milan; Luisa Ricciarini, Milan; John G. Ross, Cortona, Italy; Anna Maria Donadoni Roveri, Museo Egizio, Turin; Brigitte Schmitz, Roemer und Pelizaeus Museum, Hildesheim; N. J. D. Smith, London; John Taylor, Department of Egyptian Antiquities, British Museum, London; Elisabetta Valtz, Museo Egizio, Turin; Tania Watkins, Department of Egyptian Antiquities, British Museum, London; Kent Weeks, ARCE, Cairo.

图片提供

本书所用图片由下列人士和机构提供：

封面：Scala Art Resource, N. Y

Cover; Gianni Dagli Orti, Paris. 1; Egyptian Expedition,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Rogers Fund, 1915, neg. no. 15.5.19a. 2-5; Eberhard Thiem, Lotos Film, Kaufbeuren. 6, 7; A. A. M. van der Heyden. 8-11; Cartouches from *The British Museum Book of Ancient Egypt*, edited by Stephen Quirke and Jeffrey Spencer. ©1992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8; Gianni Dagli Orti, Paris (2); Jürgen Liepe, Berlin, courtesy Egyptian Museum, Cairo; Gianni Dagli Orti, Paris; R. M. N., Paris/H. Lewandowski; Bildarchiv Steffens, Mainz. 9; Borromeo/Art Resource, N. Y.; Gianni Dagli Orti, Paris (2); Peter A. Clayton, Hemel Hempstead, Hertfordshire, England; Eberhard Thiem, Lotos Film, Kaufbeuren. 10; Jürgen Liepe, Berlin, courtesy Egyptian Museum, Cairo; © British Museum, London-Claus Hansmann, Munich; Eberhard Thiem, Lotos Film, Kaufbeuren; Kumasegawa Artephot, Paris. ©Kurgan-Lisnet/Gamma Liaison, Inc., N. Y. 11; Eberhard Thiem, Lotos Film, Kaufbeuren (2); Archiv für Kunst und Geschichte, Berlin, photo by Erich Lessing; Eberhard Thiem, Lotos Film, Kaufbeuren. 12; Erich Lessing/Culture and Fine Arts Archives, Vienna, Austria; John G. Ross, Cortona, Italy; Giraudon, Paris; Nimatallah/Ricciarini, Milan; Bildarchiv Steffens, Mainz; Eberhard Thiem, Lotos Film, Kaufbeuren. 13; Maps and crowns by John Drummond, Time-Life Books (TLB) staff. 14, 15; Gianni Dagli Orti, Paris. 15, 26, 44, 63, 70, 77, 94, 103, 109, 123, 127, 137, 170; Floral molds © British Museum, London. 16, 17; Guido Alberto Rossi. 18, 19; Michael Holford, Loughton, Essex. 20; From *A History of Egyptian Architecture*, by Alexander Badawy, © 1966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21; Archiv für Kunst und Geschichte, Berlin, photo by Werner Forman, courtesy British Museum. 22, 23;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Rogers Fund, 1948 (48.105.52). 24;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Ägyptisches Museum und Papyrussammlung, photo by Margarete Büsing. 25; © Victor R. Boswell Jr./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Image Collection. 27; ©British Museum, London. 28; © British Museum, London; Eberhard Thiem, Lotos Film, Kaufbeuren; R. M. N., Paris. 29; C. M. Dixon, Canterbury, Kent—Archiv für Kunst und Geschichte, Berlin, photo by Erich Lessing/courtesy Musée du Louvre, Paris; Images Colour Library, London; Pelizaeus Museum, Hildesheim. 30; ©British Museum, London; Eberhard Thiem, Lotos Film, Kaufbeuren. 31;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Rogers Fund, 1930. 32, 33;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purchase gift of Patricia B. Lassalle, 1968; Eberhard Thiem, Lotos Film, Kaufbeuren, courtesy Egyptian Museum, Cairo—© British Museum, London. 34; Eberhard Thiem, Lotos Film, Kaufbeuren—Erich Lessing/Art Resource, N. Y., courtesy Museo Egizio, Turin; © British Museum, London. 35; Eberhard Thiem, Lotos Film, Kaufbeuren; © British Museum, London (2)—© John G. Ross, Cortona, Italy. 36, 37; Kenneth Garrett. 38; Board and Trustees of National Museums and Galleries on Merseyside, Liverpool; The Field Museum, Chicago, Ill., no. 74522. 39; Werner Forman Archive, London, courtesy Carol Reeves, Richmond, Surrey; Werner Forman Archive, London. 40; Kenneth Garrett, courtesy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London. 41; Michael Holford, Loughton, Essex, courtesy Carole Reeves, Richmond, Surrey—Christian Larrieu, Musée du Louvre, Paris. 42; © British Museum, London. 43; From *Pharaoh's People, Scenes from Life in Imperial Egypt*, by T. G. H. James, © 1984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45; Jürgen Liepe, Berlin, courtesy Egyptian Museum, Cairo. 46; R. M. N., Paris. 47; Ashmolean Museum, Oxford—Werner Forman Archive, London, Egyptian Museum, Berlin. 48; Jürgen Liepe, Berlin, courtesy Egyptian Museum, Cairo. 49; Line drawing by Henry George Fischer/redrawn by John Drummond, TLB staff; Scala, Florence—Gianni Dagli Orti, Paris. 50; Abdel Ghaffar Shedid, Munich. 51; J. E. Livet, Paris; Eberhard Thiem, Lotos Film, Kaufbeuren. 52; Brooklyn Museum, neg. no. 43.137. 53; Werner Forman Archive, London/Egyptian Museum, Cairo—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Ägyptisches Museum und Papyrussammlung, photo by Margarete Büsing (2), Michael Holford, Loughton, Essex. 54, 55; Lauros-Giraudon, Paris;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Ägyptisches Museum und Papyrussammlung, photo by U. Hoffman. 56, 57; Mitsuo Nitta; Petrie Museum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London—©British Museum, London. 58;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Ägyptisches Museum und Papyrussammlung, photo by Jürgen Liepe; Petrie Museum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London—Museo Egizio, Turin (2). 59; Art by John Drummond, TLB staff—©British Museum, London (5). 60; Line drawing by Juanita Homan, Rubicon Press, London/redrawn by John Drummond, TLB staff,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gift of Edward S. Harkness, 1928 (28.9.5)—Michael Holford, Loughton, Essex.

61;Eberhard Thiem,Lotos Film,Kaufbeuren.62,63;Gianni Dagli Orti,Paris.64,65;Tom Van Eynde,Jürgen Liepe,Berlin,courtesy Egyptian Museum,Cairo.66;Jean-Claude Golvin,Paris.67;Archiv für Kunst und Geschichte,Berlin,photo by Henning Bock.68,69;© British Museum,London; line drawing by Björn Landström,From *Ships of the Pharaohs*, by Björn Landström,©1970 Allen & Unwin,London—Eberhard Thiem,Lotos Film,Kaufbeuren (2).71;Abdel Ghaffar Shedid,Munich.72,73;Mitsuo Nitta;Eberhard Thiem,Lotos Film,Kaufbeuren—Michael Holford,Loughton,Essex.74,75;Jean-Claude Golvin,Paris;Eberhard Thiem,Lotos Film, Kaufbeuren.76;Drawing by Dina A.Faltings—© British Museum/Werner Forman Archive,London.78;Michael Holford,Loughton,Essex.79;Luisa Ricciarini,Milan.80;Giraudon,Paris.81;Jürgen Liepe,Berlin,courtesy Egyptian Museum,Cairo;courtesy Oriental Institute,University of Chicago;art by John Drummond,TLB staff.82,83;© Brian Brake/Photo Researchers,N.Y.;Michael Holford,Loughton,Essex;Eberhard Thiem,Lotos Film,Kaufbeuren.84;Art by John Drummond,TLB staff.85;Robert Harding Picture Library,London.86;Eberhard Thiem,Lotos Film,Kaufbeuren. 87;Eberhard Thiem,Lotos Film,Kaufbeuren (2);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Ägyptisches Museum und Papyrussammlung,photo by Margarete Büsing.88,89;Eberhard Thiem,Lotos Film, Kaufbeuren.91;Archiv für Kunst und Geschichte,Berlin,photo by Erich Lessing,courtesy Cairo National Museum.92,93;Laenderpress,Mainz.95;© British Museum,London—Michael Holford,Loughton,Essex.96,97;© British Museum,London—Gianni Dagli Orti,Paris (2);Eberhard Thiem,Lotos Film,Kaufbeuren;Jürgen Liepe,Berlin,courtesy Egyptian Museum,Cairo.98,99;Michael Holford,Loughton,Essex;Eberhard Thiem,Lotos Film,Kaufbeuren (2).100,101;Art Resource,N.Y.(2);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Agyptisches Museum und Papyrussammlung;Giraudon,Paris.102;Krystyna Michalowska.105;Gianni Dagli Orti,Paris.106;John Sarr.108;From *The Royal Mummies*,by G.Elliot Smith,©1912(Musée du Caire)/courtesy Ashmolean Museum, Oxford.110,111;Jürgen Liepe,Berlin,courtesy Egyptian Museum,Cairo.112,113;Georg Gerster.114;Map by John Drummond,TLB staff.115;From *Ancient Nubia:Egypt's Rival in Africa*,by David O'Connor,©1993 University Museum,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Philadelphia.116,117; Michael Holford,Loughton,Essex.118,119;Map by John Drummond,TLB staff;Bildarchiv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Berlin.120,121;Eberhard Thiem,Lotos Film,Kaufbeuren (2);Gianni Dagli Orti,Paris.122;© John G.Ross,Cortona,Itdy.124,125;© Yigael Yadin Estate.126,127;Reconstruction by James Putnam,London.128,129;Erich Lessing/Culture and Fine Arts Archives,Vienna,Austria;from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Ancient Egyptians*,by Sir John Gardner Wilkinson, 1878 New Edition by Samuel Birch,Murray—© British Museum,London.130,131;Abdel Ghaffar Shedid,Munich;line drawings by Ann Jones,London (2)—© Yigael Yadin Estate.132,133;Line drawing by Ann Jones,London;Nimatallah/Artephot,Paris;Hubert Josse,Paris (3)—G.T.Martin,Cambridge,England,© Yigael Yadin Estate (2).134,135;Museo Civico Archeologico,Bologna;from Music and *Musicians in Ancient Egypt*,by L.Manniche,©1991 British *Museum* Press,London—© Yigael Yadin Estate;Harvard University,*Museum of Fine Arts Expedition*,courtesy Museum of Fine Arts,Boston (4).136;Robert Harding Picture Library,London.138, 139;Gianni Dagli Orti,Paris;Andromeda Oxford Limited,Abingdon,Oxfordshire,art; by John Drummond,TLB staff.140,141;© British Museum,London—from *The Tomb of Rekh – Mi – Re at Thebes*,by Norman de Garis Davies,© 1973 Arno Press,New York;Michael Holford,Loughton,Essex;© British Museum,London (2).142,143;Inset courtesy Mark Lehner,Harvard Semitic Museum/redrawn by John Drummond,TLB staff—art by Laura Stutzman,Eloqui Inc.144,145;John G.Ross,Cortona,Italy;art by Fred Holz.146,147 ©Victor R.Boswell Jr./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Image Collection.148;R.M.N.,Paris.149;From *Egyptian Designs*,by Carol Belanger Grafton,©1993 Dover Publications,New York.150,151;Background by Ph.Plailly/Eurelios.Werner Forman Archive,London;©British Museum,London (2).152,153;Background by Ph.Plailly/Eurelios.British Museum,London.Eberhard Thiem,Lotos Film,Kaufbeuren.154,155;Tom Van Eynde.156;Michael Holford,Loughton,Essex—R.M.N.,Paris (2).157;Jürgen Liepe,Berlin,courtesy Egyptian Museum,Cairo;courtesy Muséum d'Histoire Naturelle,Lyons;R.M.N.,Paris (3)—Museo Egizio,Turin— ©British Museum,London (2).158;Jean-Claude Golvin,Paris.159;Eberhard Thiem,Lotos Film,Kaufbeuren.160;Brian Brake/Photo Researchers,N.Y.162,163;Werner Forman Archive,London-Gianni Dagli Orti,Paris;©British Museum,London (2).164,165;Background by Griffith Institute,Ashmolean Museum,Oxford—Mitsuo Nitta.166,167,Eberhard Thiem,Lotos Film,Kaufbeuren (3)—Robert Harding Picture Library,London—©Victor R.Boswell Jr./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Image Collection;Scala/Art Resource,N.Y.;Eberhard Thiem,Lotos Film,Kaufbeuren (2);Archiv für Kunst und Geschichte,Berlin;Eberhard Thiem,Lotos Film,Kaufbeuren (3);Robert Harding Picture Library,London.168,169;© Barry Iverson,Cairo;art by Joe Lertola for TIME;Sygma,N.Y.171;Museum of Fine Arts,Boston.172,173;Eberhard Thiem,Lotos Film,Kaufbeuren,© British Museum,London,© Victor R.Boswell Jr./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Image Collection—Erich Lessing/Art Resource,N.Y.,courtesy Musée du Louvre,Paris—Christian Larrieu,Musée du Louvre,Paris—courtesy Muséum d'Histoire Naturelle,Lyons.174,175;Michael Holford,Loughton,Essex,© British Museum,London (2);Gianni Dagli Orti,Paris (3)—© Barry Iverson,Cairo;Eberhard Thiem,Lotos Film,Kaufbeuren.176,177;© British Museum,London—© British Museum/Werner Forman Archive,London; Michael Holford,Loughton,Essex,Jürgen Liepe,Berlin, courtesy Egyptian Museum,Cairo.178,179;J.E.Livet,Paris;Christian Larrieu/Musée du Louvre,Paris—© British Museum,London;Giraudon,Paris,©British Museum,London.180,181;© British Museum,London.

参考书目

图 书

Adams,William Y.Nubia:Corridor to Africa.London:Penguin Books,1977.

The Age of God-Kings:Time Frame 3000–1500 BC,by the Editors of Time-Life Books(Time Frame series).Alexandria,Va.:Time-Life Books,1987.

Aldred,Cyril.*Tutankhamun's Egypt*.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72.

Ancient Egypt:Discovering Its Splendors.Washington,D.C.: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1978.

Andrews,Carol,ed.*The Ancient Egyptian Book of the Dead*.Transl.by Raymond O.Faulkner.London:British Museum Publications,1985.

Angeloglou,Maggie.*A History of Make-Up*.NewYork:Macmillan,1970.

An Introduction to Ancient Egypt.London:British Museum Publications,1979.

Arnold,Dieter.*Building in Egyp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Aufrere,Sydney,Jean-Claude Golvin,and Jean-Claude Goyon.*L'Égypte Restituée*.Paris:Editions Errance,1991.

Badawy,Alexander.*A History of Egyptian Architectur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

Baikie,James.*Egyptian Papyri and Papyri – Hunting*.London:Religious Tract Society,1925.

Baines,John,and Jaromir Málek.*Atlas of Ancient Egypt*.New York:

Facts On File Publications,1980.
Barbarian Tides: *Time Frame 1500-600 BC*, by the Editors of Time-Life Books(Time Frame series). Alexandria, Va.: Time-Life Books, 1987.
Benson, Douglas S. *Ancient Egypt's Warfare*. Chicago, 1994.
Bierbrier, Morris. *The Tomb-Builders of the Pharaohs*. London: British Museum Publications, 1982.
Breasted, James Henry: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ols. 2 and 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06.
The Edwin Smith Surgical Papyru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0.
A History of Egypt: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ersian Conquest.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09.
Brothwell, Don R., and A. T. Sandison. *Diseases in Antiquity*. Springfield, Ill.: Charles C. Thomas, 1967.
Bryan, Cyril P., transl. *Ancient Egyptian Medicine: The Papyrus Ebers*. Chicago: Ares Publishers, 1974(reprint of 1930 edition).
Bucaille, Maurice. *Mummies of the Pharaohs: ModernMedical Investigations*. Transl. by Alastair D. Pannell and Maurice Bucaill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0.
Budge, E. A. Wallis. *Egyptian Magic*. New York: Bell Publishing, 1991.
Casson, Lionel, and the Editors of Time – Life Books. *Ancient Egypt* (Great Ages of Man series.) Alexandria, Va.: Time-Life Books, 1978.
Cerny, Jaroslav:
A Community of Workmen at Thebes in the Ramesside Period. Cairo: Institut Fran.c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1973.
The Valley of the Kings. Cairo: Institut Fran.c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1973.
Clarke, Somers, and R. Engelbach. *Ancient Egyptian Masonry: The Building Craf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Clayton, Peter A. *Chronicle of the Pharaoh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4.
D'Auria, Sue, Peter Lacovara, and Catharine H. Roehrig, eds. *Mummies and Magic*: The Funerary Arts of Ancient Egypt. Boston: Museum of Fine Arts, 1988.
David, A. Rosalie:
The Ancient Egyptians: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2.
Discovering Ancient Egypt. New York: Facts On File Publications, 1993.
The Egyptian Kingdoms. New York: Peter Bedrick Books, 1988.
Davies, N. de Garis. *The Tomb of the Vizier Ramose*. London: Egypt Exploration Society, 1941.
Dayagi-Mendels, Michal. *Perfumes and Cosmetics in the Ancient World*. Jerusalem: Israel Museum, 1989.
de Cenival, Jean-Louis. *Le Livre Pour Sortir le Jour*. Paris: Musée d'Aquitaine et 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 1992.
Desroches-Noblecourt, Christiane. *Tutankhamen: Life and Death of a Pharaoh*.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9.
Dodson, Aidan. *Monarchs of the Nile*. London: Rubicon Press, 1995.
Dothan, Trude, and Moshe Dothan. *People of the Sea: The Search for the philistines*. New York: Macmillan, 1992.
Dunand, Fran.coise, and Roger Lichtenberg. *Mummies: A Voyage through Eternity*.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1994.
Edwards, I. E. S. *The Pyramids of Egypt*. Harmondsworth, U.K: Penguin Books, 1985.
Edwards, I. E. S., C. J. Gadd, and N. G. L. Hammond,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El Mahdy, Christine. *Mummies, Myth and Magic in Ancient Egypt*. New York: Thames and Hudson, 1989.
Egypt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87.
Egypt: Land of the Pharaohs, by the Editors of Time-Life Books(Lost Civilizations series). Alexandria, Va.: Time-Life Books, 1992.
Egyptian Museum Berlin. Mainz: Verlag Philipp von Zabern, 1992.
Erman, Adolf *Life in Ancient Egypt*. Transl. by H. M. Tirard. New York: Benjamin Blom, 1969.
Estes, J. Worth. *The Medical Skills of Ancient Egypt*. Canton, Mass: Watson Publishing, 1993.
Fagan, Brian M. *The Rape of the Nile*.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5.
Fakhry, Ahmed. *The Pyramid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1.
Faulkner, R. O., transl. *The Ancient Egyptian Pyramid Texts*. Oak Park, Ill.: Bolchazy-Carducci Publishers, 1969.
Foster, John L., transl. *Love Songs of the New Kingdo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4.
Frankfort, Henri. *The Birth of Civilization in theNear East*.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51.
Gardiner, Alan. *Egypt of the Pharaoh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Ghalioungui, Paul:
Magic and Medical Science in Ancient Egypt. Amsterdam: B. M. Israël, 1973.
"Medicine in Ancient Egypt." *In An X-Ray Atlas of the Royal Mummies*. Ed. by James E. Harris and Edward F. Went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The Physicians of pharaonic Egypt. Cairo: AlAhram Center for Scientific Translations, 1983.
Golvin, Jean-Claude, and Jean-Claude Goyon. *Karnak: Ägypten*. Tübingen: Ernst Wasmuth Verlag, 1990.
Grimal, Nicolas. *A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 Transl. by Ian Shaw, Oxford: Blackwell, 1992.
Grunfeld, Frederic V., ed. *Games of the World*.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8.
Gunn, Fenja. *The Artificial Face: A History of Cosmetics*. New York: Hippocrene Books, 1973.
Harer, W. Benson. "Health in Pharaonic Egypt." *In Biological Anthropology and the Study of Ancient Egypt*. Ed. by W. Vivian Davies and Roxie Walker. London: British Museum Publications, 1993.
Harris, James E., and Kent R. Weeks. *X-Raying the Pharaoh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3.
Harris, J. R., ed. *The Legacy of Egyp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1.
Hart, George:
Ancient Egypt.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0. Pharaohs and Pyramids: A Guide through Old Kingdom Egypt. London: Herbert Press, 1991.
Hawass, Zahi A. *The Pyramids of Ancient Egypt*. Pittsburgh: Carnegie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990.
Hayes, William C. *The Scepter of Egypt*. Part 1.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1953.
Haynes, Joyce L. *Nubia: Ancient Kingdoms of Africa*. Boston: Museum of Fine Arts, 1992.
Hicks, Jim, and the Editors of Time Life-Books. *The Empire Builders* (The Emergence of Man series), New York: Time-Life Books, 1974.
Hobson, Christine. *The World of the Pharaohs*. New York: Thames and Hudson, 1987.
Hornung, Erik:
Idea Into Image: Essays on Ancient Egyptian Thought. Transl. by Elizabeth Bredeck. New York: Timken Publishers, 1992.
The Valley of the Kings: Horizon of Eternity. Transl. by David Warburton. New York: Timken Publishers, 1990.
James, T. G. H.:
An Introduction to Ancient Egypt. London: British Museum Publications, 1979.
Pharaoh's People: Scenes from Life in Imperial Egypt. Chicago Uni

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Janssen,Jac.J. "The Role of the Temple in the Egyptian Economy during the New Kingdom."
In State and Temple Economy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Vol. 2. Ed. by Edward Lipinski. Leuven;
Departement Ori ëntalistick, 1979.
Janssen,Jack. and Rosalind Janssen. *Egyptian Household Animals*. Buckinghamshire, U.K.; Shire Publications, 1989.
Jenkins, Nancy. *The Boat beneath the Pyramid*. New York: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80.
Jones, Dilwyn. *Boats*. London; British Museum Publications, 1995.
Kaster,Joseph, ed. and transl. *Wings of the Falcon; Life and Thought of Ancient Egypt*. New York;Holt,Rinchart and Winston, 1968.
Kees, Hermann. *Ancient Egypt;A Cultural Topography*. Ed. by T. G. H.Jam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1.
Kemp, Barry J. *Ancient Egypt:Anatomy of a Civi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89.
Killen, Geoffrey. *Egyptian Woodworking and Furniture*.Buckinghamshire, U.K.; Shire Publications, 1994.
Kitchen, K. A. *Pharaoh Triumphant*. Warminster.U.K. Aris & Phillips, 1982.
Landström, Björn. *Ships of the Pharaohs*. London:Allen & Unwin, 1970.
Lepre,J. P. *The Egyptian Pyramids*. Jefferson; N.C.;McFarland, 1990.
Lesko, Barbara S. *The Remarkable Women of Ancient Egypt*. Berkeley, Calif.; B. C. Scribe Publications,1978.
Lesko, Barbara S., ed. *Women's Earliest Records from Ancient Egypt and Western Asia*. Atlanta:Scholars Press, 1989.
Lesko, Leonard H., ed. *Pharaoh's Workers; The Villagers of Deir el Medina*. 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Lichtheim, Miriam.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A Book of Readings*. 3 vol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1980.
Lurker, Manfred. *The Gods and Symbols of Ancient Egypt*.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0.
Macaulay, David. *Pyramid*. Boston:Houghton Mifflin, 1975.
Majno, Guido. *The Healing Hand;Man and Wound in the Ancient Worl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Málek,Jaromir. *In the Shadow of the Pyramids*.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86.
Manniche, Lise;
An Ancient Egyptian Herbal. 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9.
Music and Musicians in Ancient Egypt,London:British Museum Publications,1991.
Martin, Geoffrey T. *The Hidden Tombs of Memphis*.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1.
McDowell, A. G.*Jurisdiction in the Workmen's Community of Deir El-Medina*. Leiden;Nederlands Instituut Voor Het Nabije Oosten, 1990.
Meltzer, Edmund S., ed. *Letters from Ancient Egypt*.Transl. by Edward F.Wente. Atlanta; Scholars Press, 1990.
Mertz, Barbara;
Red Land, Black Land; Daily Life in Ancient Egypt.New York; Peter Bedrick Books, 1990.
Temples, Tombs and Hieroglyphs.New York;Peter Bedrick Books, 1990.
Milton,Joyce. *Sunrise of Power;Ancient Egypt,Alexander and the World of Hellenism*.New York;HBJ Press, 1980.
Montet, Pierre. *Everyday Life in Egypt;In the Days of Ramesses the Great*. Transl. by A. R. MaxwellHyslop and Margaret S. Drower.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1.
Moran,William L., ed. and transl.*The Amarna Letter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2.
Murnane,William J. *The Road to Kadesh*.Chicago;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90.
Newby,P.H. *Warrior Pharaoh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80.
O'Connor, David;
Ancient Nubia; Egypt's Rival in Afric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1993.
A Short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 Pittsburgh;
Carnegie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1990.
Parker, Richard A. *The Calendars of Ancient Egyp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0.
Parkinson, R. B. *Voices from Ancient Egypt*. 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Peet,Thomas Eric. *The Great Tomb-Robberies of the Twentieth Egyptian Dynasty*. Hildesheim; Georg Olms Verlag, 1977.
Pinch, Geraldine. *Magic in Ancient Egypt*. London;British Museum Publications, 1994.
Pritchard,James B., e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Quirke, Stephen, and Jeffrey Spencer, eds. *The British Museum Book of Ancient Egypt*. New York;Thames and Hudson, 1992.
Ramses II; Magnificence on the Nile, by the Editors of Time-Life Books (Lost Civilizations series).
Alexandria,Va.;Time-Life Books, 1993.
Redford, Donald B. *Akhenaten;The Heretic K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Reeves, Carole. *Egyptian Medicine*. Buckinghamshire, U.K.; Shire Publications,1992.
Reeves, C. N. *Valley of the Kings*. Lond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0.
Reeves, Nicholas.*The Complete Tutankhamun*. New York;Thames and Hudson, 1990.
Robins, Gay. *Egyptian Painting and Relief*. Buckinghamshire, U.K.; Shire Publications, 1986.
Rodenbeck, Max. *Egypt; Gift of the Nile*. New York;Harry N. Abrams, 1991.
Roehrig, Catharine H. *Mummies and Magic Boston*;Museum of Fine Arts, 1988.
Romano,James F. *Death, Burial, and Afterlife in Ancient Egypt*. Pittsburgh; Carnegie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990.
Romant, Bernard. *Life in Egypt in Ancient Times*.
Transl. by J. Smith, Geneva; Editions Minerva,1978.
Romer,John;
Ancient Lives. New York; Henry Holt, 1984.
People of the Nile.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1982.
Sadek,Ashraf Iskander *Popular Religion in Egypt during the New Kingdom*. Hildesheim; Gerstenberg Verlag, 1987.
Säve-Söderbergh,Torgny.*The Navy of the Eighteenth Egyptian Dynasty*. Uppsala; Almquist and Wiksells, 1946.
Schmidt, Heike C., and Joachim Willeitner. *Nefertari*. Mainz;Verlag Philipp von Zabern, 1994.
Schott, Sigfried.*Das schöne Fest vom Wüstentale*.
Wiesbad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der Literatur, 1952.
Shaw, Ian. *Egyptian Warfare and Weapons*. Buckinghamshire, U.K.; Shire Publications, 1991.
Shaw, Ian, and Paul Nicholson. *The Dictionary of Ancient Egypt*.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1995.
Smith, G. Elliot. *Catalogue Général des AntiquitésEgyptiennes*. Cairo. Institut Franc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1912.
Smith,William Stevenson. *Ancient Egypt*. Boston;Museum of Fine Arts, 1960.
Spencer,A.J. *Death in Ancient Egypt*. London;Penguin Books, 1982.
Stadelmann, Rainer. *Die Ägyptischen Pyramiden*.Mainz;Verlag Philipp von Zabern, 1985.
Stead, Miriam. *Egyptian Life*. London; British Museum Publications,

1986.

Strouhal, Eugen. *Life of the Ancient Egyptians*.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2.

Trigger, B. G., et al. *Ancient Egypt: A Soci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Vercoutter, Jean. *The Search for Ancient Egypt*. NewYork: Harry N. Abrams, 1992.

Vernus, Pascal. *Affaires et Scandales sous les Ramsés*. Paris: Pygmalion, 1994.

Vinson, Steve. *Egyptian Boats and Ships*. Buckinghamshire, U.K.: Shire Publications, 1994.

Watson, Philip J. *Egyptian Pyramids and Mastaba Tombs of the Old and Middle Kingdoms*. Buckinghamshire, U.K.: Shire Publications, 1987.

Wente, Edward. *Letters from Ancient Egypt*. Atlanta: Scholars Press, 1990.

White, Jon Manchip. *Everydcy Life in Acient Egypt*. London: B. T. Batsford, 1963.

Wildung, Dietrich. *Egyptian Saint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7.

Wilkinson, Charles K. *Egyptian Wall Paintings*.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83.

Wilson, Hilary. *Egyptian Food and Drink*. Buckinghamshire, U.K.: Shire Publications, 1988.

Yadin, Yigael. *The Art of Warfare in Biblical Lands*. Vols. 1 and 2. New York: McGraw-Hill, 1963.

期 刊

Blackman, Aylward M. "Oracles in Ancient Egypt".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12, 1926.

Capart, J., A. H. Gardiner, and B. Van De Walle. "New Light on the Ramesside Tomb-Robberies"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22, 1936.

Cerny, Jaroslay. "Papyrus Salt 124 (Brit. Mus. 10055)."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15, 1929.

Dodson, Aidan. "Rise and Fall of the House of Shoshenq." KMT. 1995.

Edgerton, William F. "The Strikes in Ramses III's Twenty-Ninth Year."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July 1951.

Faulkner, R. O. "The Battle of Megiddo."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28, 1942.

Gordon, Andrew H. "Origins of Ancient Egyptian Medicine." KMT, Summer 1990.

Gore, Rick. "Ramses the Great." *National Geographic*. April 1991.

Hamblin, Dora Jane. "A Unique Approach to Unraveling the Secrets of the Great Pyramids." Smithsonian, April 1986.

Leek, F. Filce. "Teeth and Bread in Ancient Egypt."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58, 1972.

Lemonick, Michael. "Secrets of the Prince's Tomb." *Time*, May 29, 1995.

Lesko, Barbara S. "Women's Monumental Mark on Ancient Egypt." *Biblical Archaeologist*, March 1991.

McIntyre, Glen V. "Rameses III & the End of Empire." KMT, Fall 1990.

Preston, Douglas. "Annals of Archeology: All the King's Sons." *The New Yorker*, January 22, 1996.

Reeder, Greg. "Up at the Giza Plateau." *KMT*. Winter 1991-1992.

Ringle, Ken. "Tomb with a View."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15, 1995.

Roberts, David. "Age of Pyramids." *National Geographic*. January 1995.

Schwabe, Calvin W. "Origins of Ancient Egyptian Medicine." *KMT*, Fall 1990.

Stevens, John M. "Gynaecology from Ancient Egypt: The Papyrus Kahun." *The Medical Journal of Australia*, December 20-27, 1975.

Smith, Stuart Tyson. "They *Did* Take It with Them." *KMT*, Fall 1991.

Urschel, Joe. "More Rooms Found in Huge Egyptian Tomb." *USA Today*, November 30, 1995.

Wente, Edward F. "A Letter of Complaint to the Vizier To."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20, 1961.

Wilford, John Noble. "Vast Tomb of Ramses II's Many Sons is Discovered."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6, 1995.

其他资料

Allen, James P., et al.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in Ancient Egypt." Yale Egyptological Studies 3, 1989.

Bonnet, Charles, ed. "Kerma, Royaume de Nubie." Exhibition catalog, Geneva: Musée d'Art et d'Histoire, 1990.

"The British Museum Book of Ancient Egypt." Catalog. New York: Thames and Hudson, 1992.

"Documents of the Egyptian Empire (1580-1380B.C.). Collection, Victoria, Australia: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1981.

"Égypte." Guides Gallimard, Éditions NouveauxLoisirs, October 1994.

Kemp, Barry J. "Temple and Town in Ancient Egypt." In "Man, Settlement and Urbanism." Seminar proceedings. London University, 1972.

Leca, A. P. "La Medecine Egyptienne au Temps des Pharaons." Discussion, Paris, 1971.

索引

（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